

南 華 大 學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安娜·卡列妮娜》女性形象研究

研 究 生：謝 季 君

指 導 教 授：李 明 濱 教 授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學研究所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論《安娜·卡列妮娜》女主人翁形象

研究生：謝季君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李明濱

鄭定國

陳章錫

指導教授：李明濱

所 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三年 六月 二 日

論 文 摘 要

《安娜·卡列妮娜》是托爾斯泰文學創作中藝術表現最完整的一部作品，透過雙線結構所交織而成的故事情節，對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從政治、經濟、家庭、道德各方面做了最廣闊的、真實的反映。這部小說除了在思想主題上極為尖銳外，小說中人物龐雜，但每一個人物都有著深刻的個人特色，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思考、談話，每一個人也都有屬於個人的喜怒哀樂。在托爾斯泰的生花妙筆下，不僅安娜、伏倫斯基、卡列寧、列文、吉蒂栩栩如生，即使是次要角色朵麗、斯季瓦、莉姬婭、培特茜、瓦蓮卡亦均活靈活現地躍然紙上。

在對《安娜·卡列妮娜》反覆研讀後，擬以「《安娜·卡列妮娜》女性形象研究」為題，論文共分為七章：

第一章〈緒論〉，共分三節，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內容、文獻回顧、研究步驟與方法。第二章〈女主人翁形象之塑造〉，共分三節，論述《安娜·卡列妮娜》成書的經過、安娜形象之轉變過程及意涵、托爾斯泰的婚姻觀、婦女觀對《安娜·卡列妮娜》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響。第三章〈安娜之肖像描寫〉，論述安娜外在形貌的展現。第四章〈安娜性格的展現〉，共分四節，論述安娜性格的養成時代背景、安娜性格的三大轉變、三大衝突、心理轉折。第五章〈他人眼中的安娜〉，共分四節，論述安娜在不同的角色眼中所呈現的形象。第六章〈從次要女性形象映襯安娜形象〉，共分四節，論述其他次要女性角色形象以突顯安娜在當代的與眾不同。第七章〈結論〉，總結本文的觀點，與筆者對此一形象的認知。

論《安娜·卡列妮娜》女性形象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5
第三節 文獻的回顧	6
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方法	12
第二章 女主人翁形象之塑造	14
第一節 成書的經過	15
一、普希金的影響	15
二、新聞事件的觸發	16
三、題材的擴大	16
四、創作嚴謹的要求	17
第二節 安娜形象轉變過程及意涵	20
一、安娜形象的轉變	20
二、安娜形象的創作意涵	22
第三節 托爾斯泰的婚姻家庭觀、婦女觀	
對女性形象塑造之影響	25
一、婚姻家庭觀對女性形象塑造之影響	25
二、婦女觀對女性形象塑造之影響	28

第三章	安娜肖像描寫	32
第一節	浮雕性的肖像描寫.....	32
第二節	多變性的肖像描寫.....	36
第三節	細節處的肖像描寫.....	38
	一、安娜「微笑」的肖像系列.....	38
	二、安娜「臉紅」的肖像系列.....	39
	三、安娜「哭」的肖像系列.....	39
	四、安娜「眯縫眼睛」的肖像系列.....	40
第四章	安娜性格的展現	42
第一節	安娜性格養成的時代背景.....	43
	一、俄國近代社會的轉型.....	43
	二、接受西方思潮的影響.....	45
	三、婚姻制度的轉變.....	49
第二節	安娜性格的三大轉變.....	54
	一、槁木死灰的婚姻.....	54
	二、飛蛾撲火的愛戀.....	60
	三、棄絕人世的覺悟.....	65
第三節	安娜兩大主要心理轉折的描寫.....	72
	一、從婚姻出走的猶豫.....	73
	二、在愛中迷失、毀滅的過程.....	81
第四節	安娜性格的三大衝突.....	88
	一、真誠性格與社會虛偽本質的衝突.....	88
	二、自我矛盾的衝突.....	92
	三、情愛與母愛的衝突.....	95

第五章 他人眼中的安娜	100
第一節 卡列寧眼中的安娜	100
一、上流社會必需品.....	100
二、不守婦道的背叛者.....	102
第二節 伏倫斯基眼中的安娜	105
一、虛榮的戰利品	105
二、為愛執著的女人	109
三、自由的枷鎖	110
第三節 朵麗眼中的安娜	113
一、善體人意的女子	113
二、勇敢追求的女人	114
三、走投無路的困獸	116
第四節 吉蒂眼中的安娜	119
一、令人仰慕的貴婦	119
二、奪人所愛的情敵	120
第六章 從次要女性形象映襯安娜形象	123
第一節 吉蒂的本份知足映襯安娜的反抗傳統	124
第二節 朵麗的消極忍讓映襯安娜的積極追求	132
第三節 莉姬婭的偽善映襯安娜的真誠	138
第四節 培特茜的朝秦暮楚映襯安娜的執著專情	142
第七章 結 論	147
參 考 書 目	151

論《安娜·卡列妮娜》女性形象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執教十年後，重返校園是個夢想的實現，而得以有幸地一窺俄國文學的殿堂則是個意外。長年以來，所接觸到的文學領域，一直以中國的古典文學為主，即使涉及外國文學，也僅止於英、美世界名著的一般性的閱讀，從未進一步深刻地了解不同的時代背景、文化差異下，作品豐富的意涵。進入南華大學兩年來，在指導教授李明濱老師的指導下，首次認識俄國文學的浩瀚，更為之深深撼動。

俄國卓越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曾說文藝必須具有「對現實的忠實性」，¹「藝術是現實的再現；因此，它的任務不是矯正生活，也不是修飾生活，而是按照實際的樣子把生活表現出來」。²他認為，「現實之于藝術和文學，正如同土壤之于它在不同的懷抱裡所培養的植物一樣」。³這相對於十九世紀襲捲俄國文壇、引領俄國文學超越國家界線，進而在世界文學上占有舉足輕重的現實主義文學而言是最貼切的說法。

俄國文學在普希金以前微不足道，自普希金以降，不到百年間，經果戈里嘲

¹ 轉引自《俄蘇文學史》第一卷，曹靖華主編，鄭州：河南出版社，1992年，頁243。

² 轉引自《俄蘇文學史》第一卷，曹靖華主編，鄭州：河南出版社，1992年，頁243。

³ 轉引自《俄蘇文學史》第一卷，曹靖華主編，鄭州：河南出版社，1992年，頁242。

諷式的喜劇創作而生氣盎然，屠格涅夫敏銳、細膩而優美的筆鋒繼之在後，緊接著近代文學的兩大巨擘——杜思妥也夫斯基與托爾斯泰以過人的才華、鋒利的筆觸對當時社會的畸形、醜惡和不義作了最深刻的揭露，高爾基就曾說：「托爾斯泰和杜思妥也夫斯基是兩個最偉大的天才，他們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個歐洲驚愕注視著俄羅斯……。」⁴嗣後契訶夫以語言簡練、寓意深刻的短篇小說，亦不遑多讓地使俄國文學傲視於世界文壇。

高爾基論及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時說：「西方任何一國的文學在生活中出現的時候，都不曾具有這麼大的力量和速度，發出了這麼強烈耀眼的智的光輝……讓世界都驚訝於它的美和力量。」，而托爾斯泰以驚人的創作力馳聘俄國文壇六十年之久，在其逝世後編成的全集多達90卷，其中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和《復活》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實踐「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的標誌。

托爾斯泰認為「為了使作品寫得好，就必需愛它裏面的那個主要的基本的思想。在《安娜·卡列妮娜》裡，我所愛的是家庭這個思想。」⁵因而在小說開頭的第一章托爾斯泰即開宗明義地寫下：「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個個不同。」在浩如涇海的俄國文學作品中，如此言簡意賅的兩句話，令我久久不能自己。

由未諳人事的小女孩，而今忝為人妻，身為人母，隨著生活閱歷的累積，再次研讀《安娜·卡列妮娜》倍感心潮難平，托爾斯泰曾說：「愛情是對人的試金石。」小說中的安娜身處於時代的夾縫中，時代的鐘聲把她從沉睡中喚醒，覺醒後的她以九死而無一悔的絕然走出禁錮她八年的包辦婚姻，以無比堅定的內心力量，向貴族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虛偽道德挑戰。安娜，在愛情中啓蒙了自我意識、成就自我，卻又因愛沉淪，再次喪失自我的空間，窒息生氣勃勃的生命激情。時至今日，仍有許多現代女性重演著安娜的悲劇。在掩卷深思之際，有關什麼樣的

⁴ 轉引自《俄羅斯文化史》，李明濱著，2000年，亞太圖書，第169頁。

⁵ 轉引自《托爾斯泰評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07。

愛情、家庭是幸福的？愛情和婚姻之間的衝突能否解決？在兩性之愛中如何保持和實現獨立完整的自我？真正的婦女解放之路為何？這種種問題不斷地以排山倒海之勢襲捲而來。婦女解放的真正道路，不應僅局限於形式上慾的滿足、情的迷醉，而應提高自己綜合素質，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實現人格和經濟的獨立，也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二、研究目的

《安娜·卡列妮娜》是托爾斯泰藝術表現最完整的一部作品。而當中對安娜形象的細膩刻畫，歷來一向為評論家所推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托爾斯泰有段名言：「人同河一樣。天下的水都是一樣的，可是每條河有的寬，有的窄；有的流得急，有的流得平穩；有時混濁，有時清澄；有時涼，有時緩。人也是一樣，人人身上都有種品性的根苗。不過，有時這種品性流露出來，有時那種品性流露出來罷了。人往往變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實，他仍然是他原來的那個人。」⁶安娜是托爾斯泰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最富有人性的光彩和魅力的典型代表，藉此，本文將有如下的意義：

- 一、希冀能透過本文的研討，除了側面的了解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社會變革外，更希望透過各個面像的剖析，展現安娜此一女性形象的複雜性與多樣性，讓讀者能全盤性地了解在西方文化與俄羅斯文化的選擇、融合與創新中，女性步出封建藩籬、活出自我的困惑與艱難、抗爭與迷失。
- 二、引進和評述與《安娜·卡列妮娜》的相關研究成果和成就，希冀能引發國人對俄國文學的興趣，發揮拋磚引玉之效。
- 三、透過《安娜·卡列妮娜》書中對婚姻、愛情、女性覺醒後出路問題的解析，

⁶ 轉引自王小璜〈論托爾斯泰創作中人物性格的結構特徵〉，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2期。

希冀引發現代女性對自我認知、自我解放以及自我追求的深思。

第 二 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托爾斯泰一生的創作汗牛充棟，《安娜·卡列妮娜》是一部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小說由兩條平行而又互相聯繫的線索構成：通過以安娜為中心的三角關係——卡列寧、安娜、伏倫斯基，把首都、上流社會、城市生活描繪出來，說明舊家庭關係、社會關係的瓦解；通過以列文牽動的另一個三角關係——列文、吉蒂、伏倫斯基，把農村的現實引了進來，說明資本主義發展以後農村階級關係的新變動。

小說中的人物繁多，但在托爾斯泰細膩的描繪下，均能各顯風貌，其中又以安娜這個頗具悲劇色彩的俄國婦女角色最動人魂魄，不知使多少讀者為之落淚、不勝唏噓。歷來托爾斯泰所塑造的藝術形象中，人們對安娜這個形象的評價分歧最多，有的把她譽為「最勇敢的最徹底的封建貴族婦女形象」，有的把她看成「需要道德自我完善的婦女形象」等等，但要正確評價安娜這個形象，就必須聯繫當時的歷史背景，即要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告訴我們，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首先要把它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文學藝術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要正確掌握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人物形象的意義，當然也要遵循這個原理。

因此，本篇論文以翻譯家王智量先生所翻譯，貓頭鷹出版社於2000年推出的《安娜·卡列妮娜》為主，作為分析論述的主要依據。有關時代的背景、作者的生平，則主要參照曹靖華主編的《俄蘇文學史》、李明濱教授所著的《托爾斯泰及其創作》、《俄羅斯文學的靈魂——托爾斯泰》等著作。這些均於筆者深入研究《安娜·卡列妮娜》主要女性形象時，給予最有力協助。

第三節 文獻的回顧

一、托爾斯泰作品在中國之概況

列文·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紀後半期俄國最偉大的作家，他一生創作大量思想深刻、藝術精湛的作品，把俄國現實主義文學推向高峰。晚清時期，托爾斯泰的作品便傳入中國，很快受到文藝界和廣大讀者的歡迎和重視。「五四」以後，托爾斯泰在中國的影響愈來愈大。

近代中國翻譯俄國文學的歷史，始於本世紀初。1903年，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作品首先輸入中國。緊接著契訶夫、托爾斯泰、高爾基、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安特列夫、杜思妥耶夫斯基、迦爾洵、庫普林、梭羅古勃等名家的作品也絡繹引進。到「五四」前夕，中國已翻譯俄國文學作品80餘種，其中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譯介最多，約有30多種，幾乎占了作品總數的一半。

20至40年代，托爾斯泰的所有重要作品都有了中譯本，有些作品還出現多種譯本。此期最重要的譯本是郭沫若、高植地翻譯的《戰爭與和平》、周揚翻譯的《安娜·卡列妮娜》、耿濟之翻譯的《復活》，托爾斯泰的三大名著從此以完整的面貌呈現於國人眼前。

「五四」以後中國文藝界和學術界對托爾斯泰的研究也呈現推進之勢。新文學界最早對托爾斯泰作出高度的評價的是沈雁冰（茅盾）。1919年2月，茅盾在《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紀後期歐洲文學界所以產生很大的變動，就是因為出現托爾斯泰及一批著名俄羅斯作家，他們帶來「俄國文學之勃興」，並「直逼歐洲向來之文藝思想而變之。且浸浸欲逼全世界三思想而

變之。」⁷隨後茅盾又發表《文學家的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的文學》等多篇文章，比較詳細地介紹托爾斯泰的生平和創作，成爲早期最有影響的托爾斯泰評家。

研究方面，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是中國學術在托爾斯泰研究上取得較大成績的一段時期。表現爲：

- 1、翻譯出版列寧論托爾斯泰的全部文章，並發表不少蘇聯學者讀列寧著作的體會札記，爲中國學者們認識托爾斯泰的創作提供有價值的思想資料。
- 2、引進大量的蘇聯學者研究托爾斯泰的論著，如高爾基著《回憶托爾斯泰》、古德濟著《托爾斯泰評傳》、貝奇柯夫等著《托爾斯泰評傳》、葛茲著《論〈戰爭與和平〉》、多賓著《〈復活〉的創作過程》等等。
- 3、中國大批的新學者湧現，壯大托爾斯泰研究隊伍，全面地展示中國學術界的實力。此期研究論文的質量遠遠超過以往的成就。王西彥、以群、卞之琳、戈寶權、呂熒、劉遼逸、李健吾、韓長經、程代熙、倪蕊琴等人均發表比較重要的論文。⁸

二、俄國文學在台灣翻譯和研究之概況

十九世紀以後的俄國文學一日千里，其成就在近代世界文學上有目共睹，然而俄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及引進，在台灣의出版界和學術界，其質與量均遠不如其他西洋文學（主要包括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德國文學、法國文學）。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過去的台灣對俄國認識及接受資訊的渠道過於貧乏、狹隘。再者，在台灣의學術領域裡文學翻譯的工作不被重視，因而有志之

⁷ 《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茅盾著，載《學生雜誌》1919年4—6號。

⁸ 參閱〈托爾斯泰作品在中國〉袁荻涌著，攀枝花大學學報，1998年3月，第15卷第1期。

士常不屑投入翻譯的行列，除此之外，台灣的出版商絕大多數從商業利益著眼，因此在選擇出版某一本書時，該書的市場銷售情形，讀者的口味與需求便成爲主要考量。在台灣，對於十九世紀俄國寫實主義文學家的翻譯較爲重視。首先，被翻譯作品最多的，當屬長久以來在歐美一向倍受矚目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其次，就是一直爲歐美所推崇，具有人道主義思想的托爾斯泰。

儘管台灣的俄國文學譯作，遠不及大陸，但在1956—1959年及1960—1970年台灣仍做出一番貢獻。根據大陸的李定先生所寫的《俄國文學翻譯在中國》一文，1956年台灣出版的《世界文學大系》中收入果戈里的《巡按》、（大陸譯《欽差大臣》），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以及契訶夫的名劇。1957年台灣出版托爾斯泰的《復活》，《安娜·卡列妮娜》和《戰爭與和平》兩種全譯本等8種作品，出版屠格涅夫選集，其中包括《羅亭》、《貴族之家》、《前夜》和《父與子》。1958年又新譯托爾斯泰的《幼年·少年·青年》並再版《安娜·卡列妮娜》，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在1959年也出現新譯本。

至於評述俄國文學作家的論著，所見不多。較具有份量的有王兆徽教授所著的《俄國文學論集》、歐茵西教授所著的《俄國文學面面觀》、《俄國文學史》及馬兆熊先生所著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十四家評傳》等著作，這些雖然不及大陸學者曹靖華教授所主編的《俄蘇文學史》三卷來的全面，但是對台灣熱愛俄國文學的讀者在了解俄國作家方面，仍起了極大的作用。

三、《安娜·卡列妮娜》相關論著與期刊研究之概況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反動批評家爲了想貶低安娜形象中所含的「反抗的因素」，認爲安娜只是「主要過著內心的生活」的婦女之一。爲了把《安娜·卡列妮娜》與七十年代的俄國社會現實對立起來，根本不談作品中提出的社會問題，

實質上就是把小說的全部意義說成只是其中女主角的一部私生活史而已；另一方面，當時資產階級自由派批評家又把托爾斯泰形容是「沒有任何崇高理想的為生活而生活的歌頌者」。他們不承認這部小說的社會意義，認為它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描寫安娜的愛情，把他說成是愛情的歌頌者。就連當時一般民主派人士也未正確地理解這部小說對上流社會的暴露主旨。

在二十世紀，對《安娜·卡列妮娜》一書愛情描寫的悲劇意義，也有不恰當的評述。美國反動派抽去托爾斯泰這部偉大作品的暴露因素，把《安娜·卡列妮娜》作為一部香豔小說來印行（例如：赫伯特·亞歷山大書店1948年版），抽掉小說的「靈魂」，整章整節地刪掉其中寫到社會問題的篇幅，企圖把《安娜·卡列妮娜》刪改為一部迎合小市民口味的「三角戀愛」主題的小說，嚴重歪曲這部小說的社會意義。⁹

綜上所言，或者由於政治立場的歧異，或者由於主觀認知的差異，《安娜·卡列妮娜》思想體系、驚人的藝術力量始終不曾被闡明。時至今日，這部藝術價值驚人的長篇小說，不僅成為俄羅斯文學和文化上的紀念碑，更因托爾斯泰在小說中痛斥的社會現象、所刻畫的人性，都跨越時空的限制，而被大家當作一部尖銳而富於現實意義的作品。

今人評論《安娜·卡列妮娜》者，以北京大學教授曹靖華主編，張秋華、岳鳳麟、李明濱為副主編的高等學校俄文系通用教科書《俄蘇文學史》和南華大學李明濱教授著的《托爾斯泰及其創作》（2001）、《俄羅斯文學的靈魂——托爾斯泰》（2002）、《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1998）、《世界文學簡史》（2002）最具參考價值。

目前，在台灣尚未有探討安娜·卡列妮娜此一爭議性人物的專書，即使在期刊論文發表上亦是為數有限，大部份資料的取得，除了前往國家圖書館、各大專院校圖書館蒐集之外，則有賴恩師李明濱教授自彼岸收集豐富的參考書籍，作為

⁹參閱《托爾斯泰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65—370。

研究的依據。

從為數有限期刊文獻與單篇論文來看，有關《安娜·卡列妮娜》的研究大致涵蓋了婚姻愛情主題的探討、安娜愛情悲劇的解析、安娜形象的剖析以及與多位中外文學中同為追求個性解放、人格尊嚴、愛情自由的女性形象（如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魯迅《傷逝》中的子君、《紅字》中的海絲特、《雷雨》中的繁漪）作一比較分析。

涉及《安娜·卡列妮娜》主題思想的期刊文獻與單篇論文，總體上的而言有兩種論述角度：一、認為偉大的作品往往是多主題的，而婚姻愛情這一主題只是眾多主題中的基本主題，並論及此一基本主題的現代意義¹⁰；二、認為托翁通過四個家庭的描寫，既揭露了俄國「誰之罪」的問題，也試圖回答俄國社會「怎麼辦」的問題。¹¹

有關安娜悲劇的形成是諸多學者探討的另一重點：其中有兩種主要的說法，其一、試圖從東西文化的相互撞擊、衝突與交融的角度來透視安娜的愛情悲劇。¹²其二、則大都從社會層面及內在性格著手進行剖析。¹³

至於論及血肉豐滿的安娜形象，概略地說，學者們大致有幾種觀點：一、從安娜的出身、文化素養、家庭生活、社會活動進行外緣因素的解讀。¹⁴二、從人性的弱點——自私，這一個角度切入，做最批判的揭露。¹⁵三、從社會驟變、自我意識的抬頭、自身內在的心理矛盾加以探究。¹⁶四、單一的由「愛情至上主義」

¹⁰ <《安娜·卡列妮娜》婚姻愛情主題探討>蘇明海著，淄博學院學報，第18卷第1期，2003年3月。

¹¹ <論托爾斯泰宗法制婚戀家庭觀>楊榮著，九江師專學報，總105期，2000年4期。

¹² <從西歐文化與俄羅斯文化的交融看安娜·卡列妮娜的悲劇>馬賢林，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總19卷第5期，1998年10月。

¹³ <淺談安娜·卡列妮娜的愛情悲劇>段士秀，長春大學學報，第10卷第4期，2000年8月。

<安娜悲劇成因新探>王士奇，新疆石油教育學院，第6卷第4期，2001年4月。

<矛盾的心靈歷程>劉桂榮，太原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1期。

<生命·人性·愛情>龍懷珠，安康師專學報，2001年第1期。

¹⁴ <安娜——一個多餘的女人>儲誠義，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第2期，1999年4月。

¹⁵ <一朵光彩照人的惡之花>鄭漢生，廣州師院學報。

¹⁶ <安娜·卡列妮娜形象剖析>楊欣，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第14卷第2期，1998年4月。
<安娜形象漫談>，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18卷第2期，2001年6月。

的觀點分析身爲一個人、一個女人內心對愛情的渴求。¹⁷

正因先進學者、評論家在此一領域豐碩的研究成果，筆者才得以從其中獲得觸發、啓迪。綜上可知，有關《安娜·卡列妮娜》女主人翁形象方面的期刊論文，大都僅著重在安娜此一女性角色概略性或單一角度的探討，對其他次要女性角色的論述則有如鳳毛麟爪，筆者期許本文能延續前人的腳步，除了對俄國文學史上最富於人性光彩與魅力的女性——安娜·卡列妮娜，從外在肖像到內在心理做一完整地研析外，並藉由分析次要女性形象進一步映襯安娜形象的特質。

¹⁷<論安娜之死>，遼寧大學學報，第28卷第3期，2000年5月。

第 四 節 研究步驟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步驟如下：

一、文獻蒐集：

- (一) 至相關的學術機構如中央圖書館、各個學校圖書館及學術網站搜尋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托爾斯泰相關評論、《安娜·卡列妮娜》有關的專書、期刊論文及學術著作。
- (二) 請託指導教授李明濱師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及大陸各書局借閱或購買相關期刊及書籍，作為研究之參考。

二、擬定研究大綱：

本研究綱要之擬訂，係以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妮娜》內容為經，主要女性形象之剖析為緯，最後作一總結，希望藉由本文可全面性地認識安娜此一女性形象的藝術價值與時代意義。

三、研究方法：

- (一) 外在研究法：一個時期的文學，總是凝結蘊含特定的社會心理和人心感受，積澱著特定的民族精神和價值。藉由此法進一步了解形成安娜形象的時代背景。
- (二) 內在研究法：透過托爾斯泰本人的著作及各方文獻的記載，了解其生平、婚姻愛情觀、婦女觀以及世界觀的轉變。以利分析創作安娜此一角色的形成與意涵。
- (三) 匯集各方資料，運用歸納、分析、比較等方法。歸納出本書中的主要女性形象的人格特質與類型；分析《安娜·卡列妮娜》主要女性形象

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所展現的各個精神樣貌；比較《安娜·卡列妮娜》主要角色與次要角色不同的性格與特質，以突顯安娜形象中真誠、執著、不妥協的人格特質及對生命價值的認知與實踐。

第二章 女主人翁形象之塑造

《安娜·卡列妮娜》完成於托爾斯泰創作力量最旺盛的時期。在作品中，托爾斯泰從貴族婚姻和家庭關係這個角度，精確而深刻地反映俄國十九世紀70年代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急遽變化的歷史特點，集中地批判整個上流社會，同時塑造了一個具有個性解放色彩的貴族婦女形象。安娜受啓蒙思想的影響，具有強烈的個性，要求按照自己的願望生活，她不願成爲包辦婚姻的犧牲者，因此便成爲貴族階級社會道德的叛逆者。爲了追求自由真摯的愛情生活，掌握自己獨立的命運和人生，她起而反抗社會的壓迫和束縛，義無反顧地揭露社會的冷酷和虛僞，並以死抗爭表現強烈的反叛精神。

托爾斯泰在開始執筆《安娜·卡列妮娜》這部小說之初，多次因內心對創作的矛盾、主題的轉變、出版的問題而無法繼續進行，甚至打算放棄，若不是事早已和編輯簽訂合約，可能早已受挫流產。在他後來寫的《我的懺悔》中，曾提及以身爲藝術家爲恥，從而否定自己過去所有的作品，而這種想法事實上早在創作《戰爭與和平》時業已萌芽，再加上《安娜·卡列妮娜》的創作期間，他企圖改良農村、編寫《論國民教育》的論文的延宕，至使這部作品遲至1877年才得以問世。但也由於托爾斯泰對創作態度嚴謹的堅持和對社會的關懷，使得這部作品得以拓展廣度與深度，以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完美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第一節 成書的經過

托爾斯泰創作《戰爭與和平》的意圖，是從歷史中去尋求現實問題的答案。但是寫完這部長篇之後，尖銳的社會問題依然觸目驚心，正如他在致親友信件裡所說：「這個時代真夠煩心的，無論你向那裡看去，到處都是問題，都是謎。而謎底呢，只有憑藉空想才能猜到。」¹於是，一部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妮娜》就此誕生。

一、 普希金的影響：

托爾斯泰對普希金的才華一向深感佩服，他曾對索·安·托爾斯泰婭說：「我向普希金學習許多東西，他是我的父親，我們應該向他學習。」在寫給戈洛赫瓦斯托夫的一封信也提及：「作家應該不斷研究這個寶藏（《別爾金小說集》）。」總之，托爾斯泰的無數次自白，都清楚地表明了普希金對他來說，是刺激他去進行創作的一個最有力的因素。別林斯基曾說：「一位偉大詩人對其他詩人所起的影響，並不是見之於他的詩反映在後者的筆下，而是見之於他的詩在後者身上激起了他們固有力量：就像陽光照在大地上的時候，並不會把自己的力量給予大地，而只是激起了潛藏在大地內部的力量。」²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可以說普希金是對托爾斯泰起了極大的影響。

¹ 轉引自《俄羅斯的靈魂——托爾斯泰》，李明濱著，牧村出版社，2002年，頁142。

² 轉引自《托爾斯泰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297。

《安娜·卡列妮娜》這部小說的開始寫作是受了普希金的直接影響，尤其是受他的一個未完成的文藝片斷——《賓客齊集在別墅中》的影響。這可以從他自己說的話來看，他說：「要寫作就應該這麼寫，……普希金總是直接了當地接觸問題，這種寫法能立刻把讀者引入故事內容裡。」《安娜·卡列妮娜》在最後定稿中，就連小說的開頭也同樣沒有任何「序幕」性的描寫，一開頭便把讀者吸引進了奧布朗斯基家那一大堆事件中。

二、新聞事件的觸發：

1872年1月4日7時，在托爾斯泰所住的莊園附近發生了一件社會慘劇，這位名叫安娜的年輕貴婦原本是莊園地主的情婦，因地主另結新歡，憤而離家，在臥軌自殺前留下憤懣的遺言：「你就是兇手，如果殺人犯還能得到幸福的話，你儘管和那個女人一起生活吧。如果你想見我，在車站的鐵軌上可以看到我的屍體。」³托爾斯泰曾趕到出事地點，目睹死者身體被壓成兩段、血肉模糊的慘狀。受到這件事的提示，托爾斯泰便把她的名字和結束生命的方式移植到未來小說女主角安娜的身上。⁴

三、題材的擴大：

最初托爾斯泰產生的念頭，是要寫一部關於一個高等社會中「失了足」的已

³ 轉引自《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曹資翰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1994年6月再版，頁3。

⁴ 參閱《托爾斯泰及其創作》李明濱著，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一版一刷，頁65。

婚婦女的長篇小說，藉以反映資本主義急遽發展下，俄國社會所產生一連串對家庭、道德觀轉變的景況。⁵托爾斯泰說：「他的任務是要把這個女子寫得只顯得可憐而不顯得有罪，而一當他想到了這個典型之後，所有以前已經想到的人物和男性典型便都圍繞著這個女子聚集起來，各人獲得了各人的位置。」⁶

但隨著1873年的夏天，托爾斯泰在他的莊園——薩馬拉省，目睹全區都遭到旱災的肆虐，田地上不見莊稼，只見一片枯黃的焦土，農民瀕臨飢餓而死的邊緣，薩馬拉省饑饉的可怕印象在作家的腦海裡留下深刻的痕跡，並且後來在重新考慮《安娜·卡列妮娜》這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曾經發生過影響。

《安娜·卡列妮娜》在長達五年的創作歷程中，書中的主題不斷的擴展、延伸。最後，托爾斯泰改變原來的構思，通過安娜這條線索，探討舊家庭與社會關係的瓦解；通過列文條線索，反映地主與農民不可調和的矛盾。全面的反映出在資本主義衝擊下，俄國所產生的一連串的政治、經濟、社會、道德的問題。

四、創作嚴謹的要求：

從薩馬拉田產上回來後，托爾斯泰曾寫信給斯特拉霍夫說：「您來信說您目前正期待我寫出一些風格比較嚴謹的東西——就像我在《啓蒙課本》中的嘗試那樣；可是我，說來慚愧，卻不得不承認目前正在修改以前信上已經告訴您的那部小說，而且是最輕率、最不嚴謹的風格。這部小說我原本是想寫著玩的，可是現在卻騎虎難下，不得不把它寫完，我怕它會寫得很壞。」⁷由此可見，托爾斯

⁵參閱《俄羅斯文學的靈魂——托爾斯泰》李明濱著，台北·牧村出版社，2002年，頁142。

⁶轉引自托爾斯泰及其創作》李明濱著，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一版一刷，頁64。

⁷轉引自《托爾斯泰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299。

泰這時還沒有丟開他最初那個帶有「私生活」性質的構思，重大的社會問題在小說中還完全沒有，但儘管如此作家還是希望在1874年初能將整部創作完成。

但是，直到預定的時間，小說還是未能如期完稿，托爾斯泰不僅未停筆，並且還以他素來就有的一絲不苟的態度，一次又一次地審視、修改已完成的章節。因此，當有人建議他將存稿中的一部份先行發表時，他堅決地拒絕，並說：「發表這部小說中的一章嗎？可是我還不斷地修改它們，而且我對它們還不滿意……我不能把任何署有自己名字的蹩腳東西發表出去。不管是爲了什麼目的，這樣做本身總是卑鄙可恥的。就像預告是帕提⁸開音樂會，收好了錢，臨了卻隨便叫個小姑娘上去唱一陣那樣。」⁹

1874年3月，托爾斯泰將原稿的開頭七個印張交給了印刷所，且預定在5月完稿。但這次的預期又再次落空，一是印刷的時間一再延誤；二是當時作家與莫斯科的教師就教學方法的問題展開一連串的爭辯，於是忙於寫一篇《論國民教育》的論文，但主要的原因還是托爾斯泰對小說的不滿。

1875年小說雖然在《俄國通報》上陸續發表。但托爾斯泰心理對已經寫好的東西感到強烈的不滿，有時他覺得自己的才華已在「減退」，同時他對自己的作品不感興趣，這也使他感到不安。1876年4月，他寫信給斯特拉霍夫自認說：「我對自己所寫的東西感到厭惡，就在眼前，我的面前就正好擺著準備在四月號上發表的稿子清樣，可是我怕我會毫無辦法去修改它們。¹⁰那裡面全部都很惡劣，全部都應當改寫，再改寫，改寫全部已經發表的東西，刪改一切，丟掉一切，放棄一切，對不起，下文不再發表了，我將設法寫點新的東西，不再像這部東西那麼非驢非馬，毫無條理。」¹¹

在這段對自己的小說所作的嚴厲指謫中，反映出偉大藝術家對讀者的巨大責任感，和對自己身爲作家責任的高度期許。1876年12月中旬，《俄國通報》

⁸ 帕提（1843—1919），意大利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⁹ 轉引自《托爾斯泰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00。

¹⁰ 這裡是指《安娜·卡列妮娜》第五部第七至十九章。

¹¹ 轉引自《托爾斯泰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05。

在中斷七個月之後又重新開始發表這部小說。

1877年4月全書成篇，由於托爾斯泰在尾聲文字中對支援塞爾維亞人的志願運動持否定態度，並且特別尖刻地嘲笑了一般斯拉夫主義者和卡特科夫一類可以用金錢收買的新聞界人士，因此卡特科夫拒絕發表，於是托爾斯泰向卡特科夫要回第八部原稿，自己預備把這部份用單行本印行出來。

1878年6月至7月間托爾斯泰與斯特拉霍夫一起整理這部小說，整理時托爾斯泰對雜誌上發表過的文字作了一系列重要的修改。斯特拉霍夫說：「列文·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對於自己那怕是最細微的表達方式都非常堅持，他不同意許多看來似乎是最最無關緊要的改動。從他的解釋中我看出，他是異常珍視自己的語言的，儘管他的文體表面看來似乎很粗率、很隨便，可是實際上他卻總是仔細斟酌每一字、每一句，並不亞於最嚴謹的詩人。」¹²

就這樣，《安娜·卡列妮娜》一書在托爾斯泰的腦海裡足足盤據了有五年之久，整個寫作過程可說是托爾斯泰思想和藝術緊張的探索過程。小說前後用過《年輕太太》、《兩段婚姻》、《兩對夫妻》等書名，最後才採用明確而簡單的現名《安娜·卡列妮娜》定稿。¹³

¹² 轉引自《托爾斯泰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08。

¹³ 參閱《托爾斯泰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299-308。

第二節 安娜形象之轉變過程及意涵

《安娜·卡列妮娜》小說中的人物，隨著托爾斯泰長時間的蘊釀、題材的延伸與擴大，經過五易其稿，不僅在次要角色上與最初的構想有所變更，在主要角色——安娜身上更是有三百六十度的轉變，這樣的轉變當然是隨著小說情節的更動、托爾斯泰所想展現的主題思想而作的變更，如此也更突顯托爾斯泰藉由安娜此一形象想傳達的意涵。

一、安娜形象的轉變

在《安娜·卡列妮娜》中，托爾斯泰通過起伏跌宕的情節和紛繁複雜的人物提出俄國十九世紀60至70年代許多尖銳的重大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通過小說中兩條主要情節線索體現：安娜——卡列寧——伏倫斯基和列文——吉蒂。從表面上看，兩條線索在小說中是平行展開的，只起著互相對比、互相烘托的作用。深入研究後就會發現，它們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而托爾斯泰正為這種天衣無縫的結構感到自豪。¹⁴

這兩條線索所反映的是一個統一的歷史進程在兩個不同的領域中的不同表現。這個統一的歷史進程就是動搖俄國「舊基礎的資本主義在俄國的迅猛發展」。這兩條線索正是這迅猛發展的資本主義如何動搖俄國舊基礎的具體化。一方面它

¹⁴ 《文學理論譯叢》第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231—233。

改變著貴族的傳統道德觀念，包括家庭觀念，動搖舊的道德基礎¹⁵；另一方面又破壞俄國的農業，動搖整個社會的舊的經濟基礎。具體的說，安娜——卡列寧——伏倫斯基這條線索側重反映愛情、婚姻、家庭、婦女地位等倫理道德問題；列文——吉蒂這條線索，主要是通過列文這個人物的探索，側重反映經濟、政治、宗教、哲學等社會問題。

安娜·卡列妮娜是小說的中心人物。作者力圖通過這個人物的塑造表現改革後俄國社會在倫理道德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在托爾斯泰之前，許多作家描寫過少女的愛情、初戀的激情、失戀的痛苦和生離死別的不幸。但托爾斯泰匠心獨運，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到一個已婚婦女的不幸愛情上，從而使傳統的愛情、婚姻、家庭等倫理問題具有更大的尖銳性和鮮明的時代特徵。

安娜在初稿中，她的外表和行動中充滿著感官的成分，在她的整個精神氣質上也含有某些品行不端的因素。這是個趣味惡劣的女人，毫無智慧、缺心少肝、賣弄風情，在宗教問題上假仁假義是她一貫的特性。相反地，卡列寧在開頭的幾次初稿中卻是用較最後定稿中柔和一些的色彩來描繪的。外表上他固然平庸，但因他善良甚至能夠引起某些同情。伏倫斯基也同樣用一種不同的、比較崇高的筆調來描寫。他可愛、聰明、甚至還會寫詩。¹⁶

由此可見，初稿中不論是安娜、卡列寧或伏倫斯基都具有他們在後來定稿中所沒有的特質。而後托爾斯泰漸漸地將小說的主題擴大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後，人物的性格、形象也就有了不同於初始的轉變。女主角開始具有非凡的魔力，成為高尚動人的、誠實的、真摯的人，而伏倫斯基和卡列寧則在安娜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鮮明耀眼的光芒下，顯得有點黯然失色：卡列寧成為一個麻木不仁的「官僚機器」，冷酷無情的官僚，他的全部生活都服從於一些冷靜的、理性的教條，伏倫斯基則成了彼得堡「花花公子」的典型，無論在精神上、智力上都顯得比安娜貧乏。這也就反映出這部愈來愈具有尖銳的社會暴露色彩的小說，在主題思想上已

¹⁵ 參閱《俄蘇文學史》第一卷，曹靖華主編，鄭州：河南出版社，1992年，頁548。

¹⁶ 參閱《托爾斯泰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01-302。

經過全盤的重新考慮。¹⁷

二、安娜形象的創作意涵

安娜追求愛情自由的行動恰好和俄國社會的變動相呼應，代表婦女爭取婚姻自主的要求，反映婦女追求新生活的渴望。若抽離時代背景的考量，就很容易將她的行爲僅僅看成個人情慾而加以譴責。換句話說，若聯繫時代的特點，就能顯而易見的看出這個形象的進步意義。安娜行動的社會意義可從兩方面加以探討。一是衝決封建禮教的藩籬，反映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要求；一是向貴族社會的虛偽道德挑戰。¹⁸

在漫長的男權社會裡，多少優秀的女性委屈地聽命嫁給不如意的丈夫，奴隸般、花瓶似地慘淡一生，沒有活出自我。女人全部的希望就在於押寶般找一個好丈夫，甚至連自己選擇的機會亦喪失了，一旦踏入婚姻，也只能在家庭中、臥室裡尋找自身的價值，而屬於女人自身的感情和願望則完全歸零。那麼當社會的發展透露一線亮光，當她驚覺到自己也是一個人、一個活人、一個女人時，她們怎能不傾盡所有，怎能不當成生命一樣去追尋呢？

安娜八年的婚姻如死水一般的沉寂，維繫著家庭關係的是封建的習俗和規矩。當社會風氣劇烈的變化，婚姻自主問題也合乎時宜地被提了出來，安娜受到時代的啓迪，越來越難忍受冷漠枯燥的家庭生活帶來的精神空虛，她竭力地壓抑內心的躁動，但對幸福的渴望卻越來越強烈。貴族青年伏倫斯基的出現，摧毀了她本來的價值觀念，久受壓抑的追求和欲望，摒退所有的利害考量，擊退所有理

¹⁷ 參閱《托爾斯泰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01—302。

¹⁸ 參閱《俄羅斯文學的靈魂——托爾斯泰》李明濱著，台北·牧村出版社，2002年，頁152—153。

智，她不顧一切地決心要爭取身為一個活人、一個女人該有的生活權利，客觀上來說，也就體現資本階級反封建的進步性。

再者，從向貴族社會的虛偽道德挑戰的角度來看。事實上，貴族社會的婚姻由於男女之間各方面條件的差別，其中就隱含著家庭破裂的因素，圍繞在安娜周圍的那個「渾然一體」的彼得堡社會，貌合神離的家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所有的「合法的」家庭外面都有許許多多「非法的」婚姻補充形式，那些貴族仕女王孫人人都有「外遇」。¹⁹安娜面對自己這樁無愛的政治婚姻，她只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和大多數貴族婦女一樣，一面維持著婚姻的體面，一面暗地裡與情夫廝混；二是恪守婦道，壓抑自己的真愛，清心寡欲了此一生。

安娜多年進出社交界這個圈子，當然了解這個圈子既有的行事作為。但在愛情的追求上，安娜要的不只是一樁風流韻事，她渴望的是真正的愛情。她尊重、珍視這份遲來的愛情，因此，她要求解除原有婚姻關係，公開地、正當地與伏倫斯基結合。

而這樣的行事作為，無異於像一根針一樣，深深地扎中了貴族社會痛處，讓他們富麗堂皇外表下的骯髒、腐朽無所遁形。安娜對愛情毫不遮掩的追求是對整個貴族社會的叛逆，那些高官貴婦們容不得這種純潔、真誠的行為。為了「維持貴族社會的秩序」，於是對她實行漫天蓋地的制裁。

在這個畸形社會裡，虛偽被視為當然，真誠反受到迫害，安娜在上流社會的打擊下，就像溺水的人一樣，抓住救命稻草般地想抓牢伏倫斯基的愛情，當安娜意識到喪失伏倫斯基的愛後，生命中最後的支柱也就應聲而到。殘酷的現實向安娜表明，上流社會的虛偽之網不是她一個人所能衝破的，環境一步步地剝奪她藉以生存的一切條件，也一步步地讓她深陷絕境、香消玉殞。

列寧在《列·尼·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文中指出：「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那麼他一定會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

¹⁹ 參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李明濱著，南華管理學院出版，1988年，頁108。

某個本質方面。」²⁰別林斯基也說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俄國生活的脈搏在搏跳著。」安娜作為藝術典型，之所以有魅人的感染力，就是因為她反映那個時代的本質、局限及其弱點。因此她的形象在當今仍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認識價值和現實提示。

²⁰ 轉引自論《俄羅斯古典作家》，盧那察爾斯基著，蔣路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292。

第三節 托爾斯泰的婚姻家庭觀、婦女觀對《安娜·卡列妮娜》女性形象塑造的影響

一部偉大的作品往往是多主題的，托爾斯泰所寫《安娜·卡列妮娜》即是一部如此的作品，一般通行的文學史都認為本書的主題反映十九世紀70年代俄國的社會變革。除此之外，不可否認的，婚姻愛情主題才是托爾斯泰書中眾多主題中的基本主題，因此，托爾斯泰的婚姻家庭觀、婦女觀勢必強烈的投射在書中四個家庭的形成，以及影響每一位女性角色的塑造，以下則加以論析。

一、 婚姻家庭觀對女性形象塑造的影響

托爾斯泰寫作《安娜·卡列妮娜》的年代，恰好是俄國社會急劇動盪和充滿複雜矛盾、鬥爭的時期，資本階級的個性解放、個性自由正衝毀著封建專制制度。

一種社會制度為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決定了舊的、治家格言型的家庭基礎的解體和家庭聯系的新形式的出現。在改革以前和特別是改革後的時期的個性的覺醒，明顯地表現在青年一代的自我意識和先進婦女的自我意識的急劇增長，這種增長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共鳴。²¹

²¹ 轉引自〈試論《安娜·卡列妮娜》的家庭思想〉，鄧楠著，見《藝術家托爾斯泰》，赫拉普欽

因而作為洞察入微的小說家，托爾斯泰在時代的感召和啓發下，亦將他的觸角與時代的脈動緊密相連。他既宏觀地透視俄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又具體地、精微準確地剖析社會的細胞——家庭。

托爾斯泰把自己的精神探索歷程與對社會組成細胞「家庭」的解剖有機統一，透過四個家庭的描寫——一是朵麗與奧布朗斯基已失去愛情的家庭；二是安娜與卡列寧從未有過愛情的家庭；三是列文和吉蒂建築在相知相惜愛情基礎上的幸福家庭；四是安娜和伏倫斯基「合情」卻「不合法」的短暫家庭——既表達自己對現實和未來的認識，反映社會歷史現狀，又生動形象地闡述他的婚戀家庭觀。

不管在《安娜·卡列妮娜》或在《戰爭與和平》中均可察覺托爾斯泰為社會提出人類理想的幸福模式和婚姻家庭模式，即是一個人只有在具備純潔的道德和完美的精神心靈，並積極行善，熱愛勞動，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時候，他才是最幸福的；成功的家庭是建立在夫妻精神一致、夫忠妻賢的基礎上，僅在金錢、門第、肉慾基礎上結合的婚姻最終必將破裂，而這種家庭的破裂也預示著俄國舊制度的崩裂。

托爾斯泰在肯定人人有追求愛情的幸福和愛情乃婚姻基礎的同時，亦以他犀利之筆，無情的揭露上流社會形形色色的婚姻和家庭的真面目：互相利用，互相欺騙。門第、等級是婚姻的首要條件。這一正一反的對照，鮮明地突顯「家庭思想」的第一個層面：愛情是婚姻的基礎，沒有愛情的婚姻對男女雙方來說都不會幸福。政治、名第、金錢的聯姻，不是男女雙方的感情結合，終究會發生感情的同床異夢和背叛的行爲。

其次，人生活在現實世界中，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自然會受到社會的道德習俗所左右，人不僅為自己而活，而且還為社會而活。婚姻是家庭的基礎和根基，男女婚姻的締結必須依照社會風俗、法律的規定、教會的許可，這樣，才會為社會所承認；男女一旦結婚，組成家庭，就要竭力維護神聖的婚姻，因為家庭關係，

科著，頁177。

不僅包含夫妻關係，還包括由這種關係發展起來的父母子女關係，及其他親屬關係。夫妻的離婚，不但造成家庭的混亂，而且還會影響波及到其他人。

至此，如果我們對上述兩個層面進行比較，就會發現托爾斯泰在婚姻家庭觀上的矛盾。一方面主張婚姻以愛情為基礎，譴責沒有愛情的婚姻，另一方面他又極力反對離婚，男女一旦組成家庭，就需維持家庭關係，夫妻有爭吵和裂痕，只要單方面忍耐就沒事了。因此在《安娜·卡列妮娜》中，托爾斯泰贊揚朵麗的隱忍精神，批判安娜個人愛情至上的主義。

其實，我們知道托爾斯泰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基督教的博愛主義和流行於十九世紀的人道主義。基督教認為夫妻為一體，「神作之合者，人不得而離之」，夫婦結合後，應從一而終，白頭偕老，反對和限制離婚。儘管當時法律上允許離婚，但在貴族們的偏見裡，離婚仍然是一件不光彩和不道德的事。因此，卡列寧警告安娜的話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我們生活，不是憑人，而是憑上帝結合起來的。這種結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壞，而那種性質的犯罪是會遭到懲罰的。」²²這可說是托爾斯泰不主張離婚的思想根源。

另外，托爾斯泰不主張離婚的觀念又是建立在反對資產階級文明基礎之上。資產階級力倡「人權」、個性自由和結婚、離婚的自由，這使他不滿。他把資產階級在愛情上不慎的行為和不固定的部份現實，當成社會的全部。認為自由只給那些資產階級任意產生愛情和背離愛情、家庭提供條件，實質上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

托爾斯泰在基督教的神聖婚姻和反對資產階級文明這兩種觀念支配下，遂將理想寄託在列文的家庭裡。列文、吉蒂的選擇和父母的承認，使他們的婚姻顯得非常和諧美滿。何以達到如此理想之境？根源在於他倆都能克制自己的各種慾望：列文時刻想到他人，為天國而活著；吉蒂操持家務，生兒育女，以盡天職。而這裡也就暗示托爾斯泰對家庭思想的第三層面：只有男女雙方放棄非份的慾望，男人們多替他人著想，女人們善盡天職，如此才能穩固家庭，處理好家庭關

²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09。

係。

二、 婦女觀對女性形象塑造的影響：

在《戰爭與和平》的創作進入尾聲的時候，托爾斯泰寫了一篇千餘字的短文，題名為《論婚姻和婦女的天職》，他說：

誰想和兩三個人結婚，他就連一個家庭都不會有。婚姻的結果是生兒育女。

人的尊嚴不在於他具有無論何種品格和知識，而僅僅在於完成自己的天職。男人的天職是做人類社會蜂房的工蜂，那是無限多樣的；而母親的天職呢，沒有她們便不可能繁衍後代，這是唯一確定無疑的。……婦女的尊嚴就在於理解自己的使命。理解了自己使命的婦女不可能把自己局限於下蛋。她越深入理解，這一使命便越能占有她的全部身心，而且被她感到難以窮盡。……一個婦女為獻身於母親的天職而拋棄個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善。²³

從這些論述中，不僅概括出托爾斯泰「家庭思想」，也點出托爾斯泰的「婦女觀」。其要點是：

- 1、主張一夫一妻制。
- 2、婚姻的結果是生兒育女，所以父母的家庭生活要和睦一致，以使兒女在道德領域方面的要求獲得滿足。
- 3、男人的任務是像工蜂一樣築好窩巢，埋首社會工作，養活妻室兒女。

²³轉引自〈試論《安娜·卡列妮娜》的家庭思想〉，鄧楠著，見《列文·托爾斯泰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頁1-3。

4、婦女的天職是生養和教育孩子，一位賢慧的母親不應該梳妝打扮，不應該關心自己的外表，不應該出入社交界，甚至連「為僧侶和飢民操勞」²⁴也不應該，應當把更多的努力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一個婦女為了獻身母親的天職而拋棄個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

這就是托爾斯泰對婚姻、家庭和婦女問題的基本看法，這種基本思想不同程度地表現在他的主要藝術作品之中。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復活》中，托翁通過三類女性形象來表現幸福模式和婚姻家庭的模式：一類是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婦女形象，如墮落的瑪絲洛娃。一類是精神生活出類拔萃，試圖反抗自身命運、為了愛情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的女性形象，如安娜、娜塔莎。一類是恪守婦道，溫順善良、無私怯懦，富於自我犧牲的聖母形象，如吉蒂、朵麗。

這些女性形象的性格各異，社會地位和教養不同，她們不同程度地渴望愛情，但又不同程度地受性格或傳統觀念的束縛，這樣或那樣地抑制甚至扼殺自己的熱情和生活的權利，但是在她們身上充份體現托爾斯泰對人性的呼喚、對道德完善的渴望和對愛情、家庭、幸福的哲理思考，亦表明自己獨特的婦女觀。

有關托爾斯泰的婦女觀，大部份的學者均認為是傾向保守的，但若對他的小說、劇本、論文、日記、傳記作全面的考察研究，就不難看出他既保守落後又積極進步的二重性。托爾斯泰這種婦女觀的形成，與他世界觀的矛盾性、所處時代的矛盾性和他主觀意識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矛盾性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十九世紀最後三十餘年俄國實際生活正處於矛盾狀況，正如列寧寫道：「俄國整個經濟生活和整個生活中充滿著農奴制度的痕跡和它的直接殘餘。同時，這個時期正好是資本主義從下面蓬勃生長和從上面培植時期。」²⁵舊的農奴制的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衝擊，形成了俄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的不穩定性，這自然影響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當然也包括了家庭生活。

²⁴ 接待遊方僧和拜謁宗教地的香客向來是俄羅斯人民（包括普通百姓和貴族）文化傳統中的一部分，《戰爭與和平》中瑪莉婭公爵小姐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

²⁵ 轉引自〈論托爾斯泰婦女觀的二重性〉，湯志民著，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見《列寧論文學與藝術》 人民文學出版社 頁297、298。

資產階級追求個性解放和愛情自由，新的婚姻愛情觀正在建立和形成，具有強烈的進步性。傳統的婚姻愛情制度必然竭力排斥這種新觀念的形成與傳播，彼此之間必然發生激烈的矛盾衝突。托爾斯泰身處時代的洪流中，俄國歷史的二重性必然的決定了其婦女觀的二重性。

托爾斯泰在創作中的主觀意識與其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矛盾對他二重性婦女觀的形成亦產生一定的影響。正如托爾斯泰所說「每一位真正的藝術家，當他在環境影響下開始描寫事物時……他不自主地做出的、並不是他願意做的，而是應該做的事。」²⁶特別是筆下的人物一旦鮮活起來，那就應該遵循生活邏輯和人物自身性格的發展邏輯加以描寫，更容不得半點虛偽的東西。托爾斯泰主觀上是反對婦女解放運動的，但在《安娜·卡列妮娜》的創作過程中五易其稿，顯然的他戰勝主觀認識上的偏見，客觀地塑造出要求個性解放和追求愛情自由的新型婦女形象。

托爾斯泰這種婦女觀，集中體現在他對作品人物的態度上，從積極進步方面來說：

- 1、贊美體現時代精神新女性的形象。托爾斯泰在描寫現實生活時強調習以為常、固步自封的社會關係對人的沉重壓抑，這種壓制使人的個性和生命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安娜形象即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她是一個堅定地追求新生活、具有個性解放特點的叛逆女性，在她對愛情自由的執著追求中，表現出她性格的正直、坦率、勇敢和心靈的高尚，展示出生命的、生機勃勃的東西對平庸的、死氣沉沉的現實環境的頑強反抗。安娜崇高的品質與精神由此激動人心，喚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對美好愛情的追求。

- 2、贊美婦女的美好心靈，同情婦女的不幸遭遇。在小說《復活》中，托爾斯泰以同情的筆調，通過瑪絲洛娃被侮辱遭迫害的經歷，強烈地控訴貴

²⁶ 《文學研究集刊》第四冊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年 頁318。

族階級對勞動婦女的欺凌。《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在戰爭的危急關頭，說服母親卸除裝滿家產的馬車，而安置傷員乘坐馬車撤退。從這些描寫中，托爾斯泰婦女觀進步的一面也有一定的呈現。

反之，托爾斯泰的婦女觀雖有進步積極的一面，卻也含有一定程度消極落伍的成份：

- 1、宣揚保守落後的家庭觀念。他認為婦女婚後應該絕對地維護家庭利益，忠於丈夫，盡賢妻良母之道。既不要參加政治、社會、文化活動，也不要干預丈夫的社會活動和思想活動。《安娜·卡列妮娜》中他提出「婦女的解放不在學校裡，不在議會裡，而在臥室裡」的「東方家庭形式」。他筆下的吉蒂專心於家庭生活，為丈夫和兒子盡職，成為宗法家庭的典範。
- 2、對愛情自由的否定。蘇聯評論家B·日丹諾夫在《安娜·卡列妮娜創作史》中說：「托爾斯泰懷著特殊的熱情描寫了一個破壞道德法則的婦女精神痛苦，在托爾斯泰的敘述裡不僅流露出憐憫的情調，而且也震響著憤怒的聲音。」²⁷托爾斯泰認為安娜的愛情是自私的，作為一個母親、一個妻子，要重新獲得愛情，勢必背叛原來的家庭，家庭關係是宗法制度的基礎，是神聖的，任何人對個人幸福的追求，不應該帶給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不幸和損害。所以托爾斯泰讓安娜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列寧曾指出，托爾斯泰的進步觀點、革新的藝術探索，與他世界觀和創作中落後的特點結合在一起，所以他文學活動上的「顯著矛盾」是他世界觀的矛盾產生的必然結果。在他整個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充滿矛盾性與複雜性。托爾斯泰的婦女觀是他世界觀的組成部份，無可避免地勢必受到其矛盾世界觀的影響，也就決定他婦女觀二重性的特點。

²⁷ 轉引自〈簡論托爾斯泰的婦女觀〉，吳秀華、武俊明著，內蒙古民族學報，1988年，第4期。

第三章 安娜的肖像描寫

「人物形象構成的因素甚多，如人物的外貌、衣著、性格特徵、行為邏輯、心理意識。」¹安娜的美，對《安娜·卡列妮娜》這部作品的主題思想、情節結構、以及作品中許多人物，特別是安娜本人的命運，都具有關鍵的影響。沒有安娜的美，後續的情節無法合理的鋪陳展開，沒有安娜的美，就不會產生伏倫斯基與安娜的愛情，也就不會引發一連串的家庭問題。

托爾斯泰對安娜外在美的描繪，非常引人注目。安娜無論在哪種場合下出現，都是美的，不是一般的美，而是驚人的美。在托爾斯泰筆下，她的聰慧、典雅、端莊、熱情、從容的風度以及無法壓抑的生命力，形成她整個迷人的風采。在作品中對安娜外形直接的描寫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托爾斯泰透過作品中許多在性別、年齡、經歷、品德、處境、與安娜迥然不同的人物的觀察，感受來寫安娜的美。

第一節 浮雕性的肖像描寫

高爾基曾對青年作家說：「寫作應達到這種地步：讀者所讀的用文字描寫的東西，就像可以觸摸到似的。」²他要求作家「使得語言能表現出一幅生動的圖

¹ 《小說形象新論》，吳士余編著，學林出版社，1988年，頁211。

² 轉引自〈她們集美於一身〉，張偉著，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見《回憶高爾基》，高爾基著，巴金譯，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頁390。

畫，簡潔地描繪出人物的主要特點……要把他們描繪得『像浮雕似的』。³托爾斯泰對安娜的肖像描寫，就具有這種特點。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它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它不只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豐富的。因此已經達到高爾基所說的「像浮雕似的」那樣生動的表現。

關於安娜浮雕性的肖像描寫，主要通過作品中人物的觀察和感受展示出來。這樣的描寫，不但可以把讀者引領進特定的情境，造成身歷其境的感覺，增強作品的真實性，而且便於在展示肖像的同時，表現出人物的性格。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中主要是通過伏倫斯基、吉蒂以及列文的觀察和感受描寫出安娜浮雕性的肖像。

伏倫斯基與安娜第一次在莫斯科車站的見面，是全書中具有意義的情節，從此，無論是伏倫斯基還是安娜，都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開始了意想不到的轉折。托爾斯泰正是抓住這個時機，通過伏倫斯基的觀察描繪安娜的形象，「迷人」的臉龐、「濃密的睫毛」、「彎曲」的「朱唇」、「輕微的笑容」和「端麗」的體態。並通過伏倫斯基看到安娜的感受，描寫安娜青春的「生氣」，「被壓抑」、「過剩的生命力」，⁴被摧殘所造成的抗爭心理以及她「故意地竭力隱藏」對幸福愛情熱烈追求的矛盾心理，從而點染安娜的反抗性格。

爲了表現安娜的美，托爾斯泰還通過吉蒂眼睛的觀察，塑造一尊嫵媚動人、栩栩如生的安娜雕像。吉蒂在自家舉行的大舞會上看到：

……穿著黑天鵝長袍的安娜的美麗身材……安娜並沒有穿著淡紫色，如吉蒂所那麼切望的，而是穿著黑色的，敞胸的天鵝長袍，她那看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咽喉和肩膀，和那長著細嫩的小手的圓圓的臂膀全露在外面。長袍上鑲滿威尼斯的花邊。在她頭上，在她那烏黑的頭髮全是她自己的，

³ 轉引自〈她們集美於一身〉，張偉著，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見《回憶高爾基》，高爾基著，巴金譯，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頁390。

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21。

沒有攙一點兒假……中間，隨一個小小的二色紫羅蘭花環，在白色花邊之間的黑緞帶上也有著同樣的花。她的結髮的格式並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只是常散在她頸上和鬢邊的她那小小的執拗的髮髻，那增添了她的嫵媚……⁵

就這樣，安娜一出場，就以絕色的美蓋過所有的貴婦，而成爲整個舞會上眾目睽睽的焦點，自然也使濃裝豔抹的吉蒂相形見绌。這裡，托爾斯泰刻意寫安娜的美，就爲伏倫斯基瘋狂地追求安娜做了伏筆，從而推動情節的發展。托爾斯泰通過吉蒂的細微觀察描寫安娜的肖像之後，緊接著寫吉蒂對安娜的感受，吉蒂「感覺到她以前並沒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現在用一種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現在她才了解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她的魅力就在於她的美總是掩蓋過服裝，她的衣服在她身上決不會惹人注目……爲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優雅、快樂、活潑」這就準確的點明安娜的單純、自然的性格特徵，托爾斯泰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善於透過人物的肖像表現人物的性格，從而顯示肖像描寫的深刻性。

爲了使浮雕性的肖像描寫得到充份並富於變化，作者還採用肖像對比的手法。一、**安娜與吉蒂的肖像對比**。對於吉蒂的肖像刻畫，托爾斯泰是花費一番心血的。正是在那次吉蒂舉行的舞會上，作者把吉蒂打扮得像一朵鮮花似的，寫了吉蒂的「花邊披肩」、「玫瑰花結」、「淡紅的空心高跟鞋」、「金色的假髻」、「長手套」、「黑天鵝絨帶」⁶等等。但這裡所強調的是吉蒂的服飾的美，而不是吉蒂本身的美。這就與上述安娜的肖像恰成鮮明的對照，從而襯托安娜的美。

二、**安娜與自身的肖像對比**，讓安娜本人與自己的肖像比美。拿吉蒂與安娜比，吉蒂黯然失色，拿安娜的畫像與安娜本人比，則又是小巫見大巫。托爾斯泰透過對自己一向懷有高道德標準的列文來看安娜，在列文的眼中女人只有兩類：非黑即白、不是美好善良就是醜惡墮落，絕對沒有「美好善良的墮落女人」。因

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44。

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41。

此，對安娜的行爲，基本上列文是將她歸類爲後者，但當安娜的哥哥奧布朗斯基帶著列文去見安娜時，列文在伏倫斯基的書房的牆壁上看到安娜的畫像：

……它在燦爛的光輝下好像要從畫框中躍躍欲出……她長著烏黑鬢髮，裸露的雙肩和兩臂，唇邊有著柔軟的汗毛，若有所思地微微含笑，一雙使他心神蕩漾的眼睛洋洋得意似地而又是脈脈含情地注視著他。只能從一點上看出她不是活的人，因為一個活的人不可能有她這樣美。⁷

這幅畫像使列文大爲震驚，它雖然「不是活的」，但比「活著的女人所能有的美麗更美」。因此，列文在畫像前「怎麼也捨不得離開。他甚至遺忘了他在哪裡，也沒有聽見在談論些什麼，只是一個勁兒地目不轉睛地凝視著這幅美妙得驚人的畫像。」⁸作者的本意在突顯另一個安娜：「安娜從屏風後走出來迎接他，列文在書房的朦朧光線中看見畫裡的女人本身……實際上，她並不那麼光彩奪目，但是在這個活人身上帶著一種新鮮的動人心魄的風度，這卻是畫裡所沒有的。」⁹寫肖像先不寫本人而先寫畫，先寫畫如何美麗動人，再寫本人比畫還美，另有一番藝術效果。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通過安娜自身肖像的對比，既表現安娜外形的美，又點染安娜的性格美。

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35。

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35。

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35。

第二節 多變性的肖像描寫

托爾斯泰創造肖像的藝術匠心是細緻入微的，爲了使整個肖像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他還創造一種多變性的肖像描寫。托爾斯泰善於描寫在特定時間內人物外貌的急遽變化。他出色地通過描寫安娜表情的迅速、複雜的變化，表現安娜心裡變化的急遽及性格飛躍的發展。

描寫人物表情的變化，本是肖像描寫的常用手法，然而能像托爾斯泰這樣，寫出極短時間內人物多種表情的千變萬化，從而表現人物豐富的心理內容及性格的急劇發展者，卻不可多得。例如：當伏倫斯基在彼得堡車站下車後追上安娜並對她殷勤地問候時，這「一剎那間」安娜面部呈現出三種表情：始而「臉色露出倦容」眼裡的「生氣」「不見了」；繼而「眼睛裡中有個東西忽地一閃」；緊接著「那火光瞬間就熄滅了」。連續出現的三個畫面，表現安娜從起初的「倦容」到她「瞥見」伏倫斯基時而產生的那種發自內心的欣喜，直到爲掩蓋這種欣喜而「故意」地「隱藏」的心理過程。

更爲典型的例子是：一次，安娜約伏倫斯基在自己家裡幽會，見面後安娜的表情像萬花筒似的多次急遽地變化，反映她此時此刻極爲複雜多變的心理狀態。剛見面，因伏倫斯基來得太遲，她非常激動，顯出哀怨的面容。繼而開始談話時，則是一幅「激動的幸福的面孔」。當嫉妒的感情上昇，又是一幅「憤慨」的模樣，它迷漫著「陰暗的神色」。當她摹擬卡列寧拙笨的動作、冷酷的表情和庸俗的談話時，她發出富有「魅力」的笑聲，表現出「帶著嘲笑的喜悅神情」。而當談話轉向自身，涉及自己的命運時「譏笑的光輝在她的眼中消逝了，但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微笑——一種對於他所不知道的事物的茫然感覺和沉靜的憂鬱——代替了

她臉上剛才的表情。」當她想到要「了結」自己痛苦的處境以及那結局的可悲時，則又顯出一副令人「可憐」的面容。當她說出「我就要死了」以便「解脫」那無邊的痛苦時，則顯出絕望的表情。而當她述說那個不祥之兆的惡夢時，她的眼睛「張大著」「臉上顯出恐怖的神色」。然而，當談話已經結束，「她臉上的表情立刻變了。恐怖和激動突然被寧靜、嚴肅、喜悅的……神情所代替了。」¹⁰

在二人幽會這樣一個小小的場面中，安娜的表情隨著談話內容的變化，竟變幻九次之多，這就充分表現，此時此刻安娜所特有的極其複雜的心裡變化和異常豐富的心理內容。這裡，托爾斯泰以神奇的畫筆，描繪一組多變的肖像，顯現人物心理變化的急速和心緒起伏的劇烈，從而表現整個貴族上流社會給予安娜的強大社會壓力，以及安娜在這壓力下的抗爭。這種多變性的肖像描寫比靜態的肖像刻畫，更能淋漓盡致地反映人物心理變化的複雜，從而表現人物性格的發展。

總之，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成功地創造一個嚴密、完整的人物肖像，從而使讀者感到，那一幅幅動人的肖像「就像雕塑一樣」栩栩如生。因此，它不僅烘托氣氛，推動情節，還突現人物性格，從而在肖像描寫的發展史上譜下光彩奪目的篇章。

¹⁰ 《安娜·卡列尼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01-506

第三節 細微處的肖像描寫

托爾斯泰對形象的描寫除了嚴密、完整外，更擅長「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充份地利用藝術細節，例如：卡列寧扳動手指頭喀啦喀啦的聲響、奧布朗斯基打電報的習慣、列文哥哥尼古拉扭脖子的動作……。安娜在不同階段肖像上的變化大致可概括為：「微笑」、「臉紅」、「哭泣」、「眯縫眼精」四個特徵。

「微笑」——「臉紅」——「哭泣」——「眯縫眼睛」又成為總體性人物肖像的分支，形成一些自成體系的、較小的肖像系列。並且，隨著托爾斯泰為突出人物形象的某種性格或心理變化，往往集中筆力對人物肖像的某些方面進行鉅細靡遺的陳述。這樣，就構成一個龐大的、多姿多彩的肖像體系，恰如迷人的動畫片生動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一、安娜「微笑」的肖像系列

安娜在她生活的第一個階段，雖不那麼順心，但比較而言，還算是平靜的。這時，她的臉上經常盪漾著「微笑」。安娜的「微笑」是傳神的、多樣的，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第一部中就寫了她十七次「微笑」。這裡有「溫存的微笑」、「誇耀的微笑」、「溫柔的庇護的微笑」、「狡獪的譏諷的微笑」等等。這多種多樣的自然的微笑，生動地反映安娜在生活道路發生根本性轉折之前那種歡快、熱情、自然、溫雅、瀟灑、幽默以至羞澀、忸怩的多樣風貌。

二、安娜「臉紅」肖像系列

安娜與伏倫斯基的相愛，使她的生活發生意想不到的根本性轉折，從此，她的臉上經常盪漾著羞臊的紅暈。安娜的「臉紅」也是多種多樣的。在她剛剛接觸悲劇命運時，多是淡淡的臉紅，如「羞紅了臉」、臉「微微泛上紅暈」、「愉悅的紅暈又泛露在她的臉上」等等。但隨著她與伏倫斯基之間的關係加深，以及社會壓力的不斷襲來，她的「臉紅」也加深了。這時，她常常是「滿臉燒得通紅」、「臉漲得通紅」，甚至「臉紅到髮根」。這樣，托爾斯泰便通過安娜面部多種多樣「臉紅」的描寫，生動地展現安娜在生活道路發生根本性轉折後的那種愉悅、羞愧、難堪及充滿矛盾的心理狀態。

三、安娜「哭泣」的肖像系列

安娜命運的惡化，使她的生活蒙上一層濃重的悲劇色彩。從此，她臉上經常帶著淚痕。安娜的「哭泣」也是多種多樣的。這裡，托爾斯泰描寫她責難的哭、悲哀的哭、及絕望的哭等等。例如：一次，安娜與伏倫斯基幽會，伏倫斯基姍姍來遲，安娜激憤異常，「淚水就湧進她的眼睛裡了」。這種責難的哭，不僅是悲哀的表露，而且也表達安娜委屈的心情。在面臨分娩時，一想到未來的命運，「她就彷彿覺得自己是這般可憐，淚水立刻湧上她的眼裡」。這裡的哭，表現她面對悲劇命運的無限哀痛。當安娜已經明確地意識到自己可悲的下場時，對伏倫斯基說：「我知道，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就要死了。我很高興我要死了，使我自己和你都得到解脫」。於是，「淚水從她的眼睛裡滴下來」。現實太黑暗了，只有死亡才能使她脫離那茫茫無邊的苦海。這裡的哭，表示她對渺茫前途的絕望。這樣，

作者便通過各種各樣的「哭」的描寫，表現安娜在走向深淵道路上的痛楚、傷感和絕望。

四、安娜「眯縫眼睛」的肖像系列

安娜在她生活的最後階段，不僅「微笑」已不見蹤影，「臉紅」也完全消失，而且臉上不再有淚痕。此時，她面對黑暗的社會，在一步步走向絕境的道路上，形成一種新的習慣——每當接觸到私生活問題時，她就痛苦地「眯縫起眼睛」。這時，托爾斯泰的描寫時時不離安娜的眼睛。他通過反覆描繪安娜眼神的變化，揭示安娜在社會重壓下複雜的內心矛盾和性格的被扭曲——她，變得有些玩世不恭，冷眼看待一切人與事。這時安娜的「眯縫眼睛」，不僅反映她已陷入深深的痛楚之中，而且表示著她不願再睜眼看那冷酷的社會。

對人物眼神變化的描繪，顯示托爾斯泰肖像描寫的深刻性。安娜的「眯縫眼睛」也是多種多樣的。試舉二例：朵麗告訴安娜，表示要照她本來的面目去愛她，沒有任何歧視時，「安娜扭頭去不看她的朋友的面孔，眯縫著眼睛（這是她的新習慣，朵麗以前沒有見過），凝思起來，極力想要完全領會這些話的含意。」¹¹這裡的眯縫眼睛表明，在整個上流社會的大門已經對她「關閉」，而安娜的親朋都對她投以歧視的眼光時，她為朵麗的熱情所打動，內心交織著感激與痛苦的感情。再如，當安娜向朵麗談起她對小女兒的感情，「同第一個孩子完全兩樣」並含著深情提到兒子謝遼沙時，她「眯縫著眼睛，好像在瞭望遠處的什麼東西。」這裡的眯縫眼睛表明，在卡列寧設置種種關卡限制安娜與謝遼沙會見，而安娜又日夜思念兒子時，她為失去愛子而痛苦，內心交織著愛與恨的痛楚之情。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微笑」——「臉紅」——「哭泣」——「眯縫

¹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33。

眼睛」，這一系列的肖像描寫，正好標誌安娜悲劇命運演變的四個階段，是安娜性格發展的生動反映。它在烘托氣氛，推動情節發展和突現人物性格的地方都發揮任何其他藝術手段無法取代的良好作用。文學史上，寫哭、寫笑、寫表情、寫眼神，自古不乏其人，然而像托爾斯泰寫得如此深刻、豐富、傳神而又能形成一個龐大、嚴密、完整、生動而富於變化的整體系列者，實屬罕見。

第四章 安娜性格之展現

拜倫曾說過：「男人的愛情是男人生命中的一部份，女人的愛情是女人生命整個的存在。」文學現象中愛情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首先是由女人的特性所決定的。作為「第二性」、女人被排斥在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之外，對於男人而言，愛情和婚姻只是生活中的一部份，對於女人則成為全部生活和整個世界。與男人相比，女人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要少得多，她們的生活圈子也要窄得多，這也就導致：

- 1、由於女人不能與男人一樣向外發展，於是她們就向內發展，因而她們的內心生活要比她們同等水平的男人更深、更細，更豐富。
- 2、十九世紀時，由於婦女的生活圈子窄小，當一種精神刺激出現的時候，它將不間斷地發生作用，並且沒有其它方面的干擾。因而這種刺激會趨於極度的強烈和誇張。因此沉積在女人心中的鬱悶，一旦尋求到出路，便不會慢慢地流淌出來，而是帶著排山倒海、不可扼止的力量渲洩而出。
- 3、由於女人不理外事，沒有對社會物質依賴的明確意識，不為仕途經濟等實際考慮所束縛，無需更多功利得失之顧忌，她們往往更容易漠視和打破公認的原則規範。

幻想的世界五光十色，現實的環境沉悶黑暗。單純的心靈還未被束縛，棱角還沒有磨平。因此，一旦女人有了追求，她們往往不顧一切，既然愛情就是生命，她們就可以為它飛蛾撲火！這也正說明何以安娜這麼一個誠懇、真摯、和純潔的女人，這麼一個充滿熱情、仁愛和生命火焰的女人，當她與伏倫斯基相遇之後，面對職責和愛情之間的選擇，依舊不顧一切地勇往直前。

如果說寫男人可以僅把愛情當佐料，那麼，要塑造一個女性形象，愛情則往往被作為動機，作為主旋律，作為整個人物性格賴以開展的背景。愛情的降臨喚醒安娜想過真正有價值生活的渴望，這種渴望生活而不是單純為了職責、為了家庭義務而活著的想望，匯合她天性的所有力量，正面迎擊封建貴族、資本主義社會的欺騙、虛偽和腐朽，也豐富她的生命內涵。

第一節 安娜性格養成的時代背景

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行為及其性格的發展變化，都不會是孤立的現象，而是跟他周圍的客觀世界，即社會條件、與其他人物的相互影響緊密地聯繫著的。而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中，所塑造出的靈魂人物——安娜，她自我的認知、勇敢的行為亦與當時俄國時代的轉變有著必然的連結。以下筆者由俄國近代社會的轉型、接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婚姻制度及婦女地位的轉變三方面，論述安娜性格養成的外在環境。

一、 俄國近代社會的轉型：

十六、十七世紀當西歐由傳統社會步入近代社會的時候，俄國實際上仍是一個封閉的內陸國家，且自我封閉在它的傳統狀態中。

十八世紀，彼得一世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在行政體制方面的各項措施改革打破了過去一貫按門第論資排輩的傳統制度，使一批飽食終日的貴族丟了官職，而

讓一批出身「貧賤」，但精明能幹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¹在經濟上的改革，客觀上為俄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創造條件。在軍事上的改革，則使俄國躋身於波羅的海海上強國之列，為俄國打破孤立，走向世界參與競爭奠定堅實的基礎。在宗教方面，彼得一世採取各種措施將教會置於國家和自己的控制之下，使教權完全服從於世俗政權。在文化方面，彼得一世下令翻譯出版 1000 多種外國科技和歷史等方面的著作²，並對俄國的文字進行改革，它提高俄國人的文化水準，為俄國人與其他先進文化的交流提供有利的條件。

彼得一世為了建立文明的社會風尚，在生活方式方面的改革可稱得上是大刀闊斧：提倡西歐的服飾、禮儀，此外創辦大舞會和翻譯宣傳《青年寶鑒》，要求 10 歲以上的貴婦均須毫無例外地出席舞會，否則，將受到嚴厲懲治³。於是大批婦女從與世隔絕的幽居深宮中走入社交場所，走向社會，彼得一世在無意中成為俄國婦女走向社會的最初倡導者。

彼得大帝的這項改革，對俄國上流社會影響頗巨。俄國上流社會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社交生活，而社交生活離不開女性的參與。尤其到了十九世紀，上自沙皇開始直至下屬官吏都把舉辦家庭舞會（社交社會的突出標誌）次數的頻稀、招待名流的高低和結識貴婦人的多少作為奢侈排場、晉昇官職、擴大影響，展示能力的必要手段和穩固地位的階梯。

這種社交文化之於女性，尤其是對那些未成年的少女具有極強烈的吸引力，因為貴族少女成人的標誌就是進入社交場，若能在社交場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那麼就意味著在社交場的成功，也就表明她已被社會認可和接納，從而為自己的婚姻鋪就一條錦繡的前程，因此，她們對這種社交生活，對舉辦舞會極為重視，往往悉心打扮。

¹ 《外國歷史名人傳》，朱庭光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重慶出版社，1981年，近代部份上冊，頁316—318。

² 《彼得一世改革》，孫祥秀編著，求實出版社，1987年，頁76、81。

³ 《彼得一世改革》，卡芬加烏茲、巴甫連科主編，商務印書館，1997年，上冊頁6—26，下冊頁263。

安娜、吉蒂等貴族婦女都經歷過這種社交文化的洗禮，同時，這種社交生活也為她們提供一個鍛鍊自己個性、施展自己才華的絕佳機會。在這樣的環境底下，西方女性的性格往往比東方女性更外露更坦率，在愛情上也注重表現自己，主動性較強，對張揚她們的個性自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接受西方思潮的影響：

十七世紀前，伴隨著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一股與反封建鬥爭密切聯繫的進步思想潮流就在英國興起。到了十八世紀初，這股潮流已發展為席捲西歐的啓蒙運動。啓蒙思想家們批判宗教黑暗勢力，宣揚無神論；爭取政治自由和公民平等，希望建立「天賦人權」為基礎的「理性王國」；主張科學應脫離神學而為改善人類處境服務，認為傳播知識是創造新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啓蒙運動的浪潮很快越過易北河，波及東歐和俄羅斯。

法國大革命後，儘管沙皇政權對西方新思想持敵視態度，但終究無法使俄國不受其影響。十九世紀初，俄羅斯帝國也被捲進遍及歐美的自由主義改革浪潮。自由主義否定宗教的權威，強調人的個性，追求人的解放，宣揚人人生而自由、權利平等，認為個人不應受無道理的外力束縛。

自由主義的核心在於其價值觀念，即認為一切價值的終極含義是滿足和實現人的個性；道德在於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政府的存在除了保護和實現人的可剝奪的權利之外別無其他意義。

進入十九世紀後，自由主義的精神在俄國貴族社會廣為傳播，並且對沙皇政權的國內政策產生相當的影響。在政治上，產生要求政治自由（立憲）和要求公民自由（解放農民）的爭議；當時俄國，另一個受到衝擊的是農民問題。但是當沙皇政府開始準備按照平等自由原則改變這種狀況時，卻發現真正的自由主義原

則的實現將是現存制度的瓦解。因此最後決定：在不觸犯到貴族的利益下，進行農奴制的改革。

爾後長達好幾十年的時間，俄國的社會活動即與農奴制的改革緊密相連。30年代有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論辯，斯拉夫派堅持的是俄國歷史過程的絕對特殊性，不可一味地西化。而西方派則認為俄國最大的問題在於國家落後，只有通過學習和仿效西方，才可步上文明之路。這兩個流派從不同的側面反映出處於形成中的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特徵。

40年代，赫爾岑質疑俄國是否已經為自己走西歐那樣的資本主義道路作好了準備？別林斯基則既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也肯定它的進步作用，並注意到俄國的地主貴族已無可避免地向資產階級轉化。

50年代，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形成系統的理論，在政治上主張實現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廢除農奴制度，給予個人以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障礙。但俄國的資本主義不像西歐資本主義那樣從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機地生長起來的，而從一開始就與封建農奴制國家政權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所以在當時的俄國資產階級也還遠未成為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⁴

「這一切都翻了一個身，現在還剛剛在開始安頓下來」這寥寥幾個字深刻地抓住《安娜·卡列妮娜》整個的歷史時代——舊俄國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全部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形式尖銳轉變時所包含的特點。在資本主義的侵襲下，貴族階級、農奴制社會的經濟基礎走上毀滅之途，儘管以保存貴族產業為基礎的農奴制殘餘在俄國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還繼續存在許多年，但資產階級關係仍然到處為自己衝開道路，給宗法制習俗帶來滅亡。舊的貴族階級美德的遺風已經破壞，肆無忌憚的自我主義、貪財心理、功名心理則空前迅速地確立起來。

俄國未來發展問題深深地激動著當時一切先進人士的心。赫爾岑認為資本主

⁴ 參閱《俄羅斯文化之路》，姚海著，台北·淑馨出版社，1991年11月，頁111-139。

義能夠摧殘人，「在市儈習氣下個性遭到湮沒」⁵托爾斯泰在這一點上完全同意赫爾岑的意見。他亦認為資本主義只會給廣大人民帶來空前的衰敗、貧窮和饑饉。

貴族階級的情況也同樣地急劇惡化。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中以大量的篇幅寫到貴族莊園的沒落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其結果，猛烈地改變著人們之間的階級關係。那些出身名門的貴族不得不向出身微賤的商人低價拍賣田產，借以維持舊日的奢侈生活；那些靠暴利起家的商人、銀行家、企業主在社會上的地位日益顯赫，儼然成爲「新生活的主人」。

這些新興資產階級的商人，他們手握資本，對那些雖然囊空如洗，卻仍保留許多階級自豪感的貴族大人們採取鄙視的態度。貴族地主們儘管對這些商人抱著階級仇恨，認出他們是自己的敵人，然而也毫無辦法，不得不勉強改變自己，去奉迎生活的新主人。

安娜的哥哥斯季瓦，魯立克王朝的後裔，這個家道中落的貴族，已經走到經濟拮据、債台高築的地步，爲了謀得一個年薪一萬盧布的職位，不得不屈尊到銀行家布爾加諾夫的前廳去請求接見，而且在這個照他看來毫無身價的先生的接待室裡坐等好幾個鐘頭，斯季瓦因爲自己被迫久候而感到屈辱，同時他也因爲自己謀求一個非貴族的職位而感到難堪，「他生平第一次違反了他祖先只爲政府效勞的先例，而另謀了生路」⁶。

另外，托爾斯泰亦藉由書中另一主人翁列文憂慮地看到，資產階級商人如何蠶食鯨吞掉貴族地主們的生活依據。俄國的貴族地主們由於未實際地參與了解農事，只是習慣性的坐享其成，在時代劇變、資本主義衝擊下，對農事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的貴族地主，就極易在「無知」又不思「長進」的狀態下，淪爲任人宰割的羔羊。

貴族階級的貧困和敗落處處可見：一個波蘭佃農用半價從一位住在尼斯的貴

⁵ 轉引自《托爾斯泰評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311。見《赫爾岑作品與書信集》第十五卷 頁248。

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67。

太太手裡買到一處絕好的田產；一個商人用每畝一盧布的代價租到實際上值十個盧布一畝的地；斯季瓦又以他那次「賣樹林的愚蠢交易」白白送給商人梁比寧三萬盧布。⁷這種種的跡象都一再地展現，資產階級商人已經動手攫取貴族地主們的產業。

當然，貴族地主的落敗，除了在某個層面上是因為不善於在新的環境下料理農事外，內在精神的腐化亦是造成沒落的因素。自由主義否定宗教的權威，強調人的個性，追求人的解放，宣揚人人生而自由、權利平等，認為個人不應受無道理的外力束縛的觀念，這樣的立論觀成爲上流社會糜爛生活的最佳藉口。例如，斯季瓦將自由主義拿來當成掩飾自己那種沒有堅定的道德基礎的生活藉口：

假如說有什麼原因讓他選擇自由派……是因為這種觀點更接近他的生活方式。自由黨人說，俄國樣樣事都搞糟了，確實是，斯捷潘·阿爾卡季伊奇負債累累，錢簡直就不夠用。自由黨人說，婚姻是一種過時的制度，必須改革，確實是，家庭生活給斯捷潘·阿爾卡季伊奇很少滿足，迫使他撒謊和做假，這跟他的天性實在是太違背了。自由黨人說，宗教只是對居民中一部分野蠻人的一種約束，確實是，斯捷潘·阿爾卡季伊奇那怕是做一次短短的祈禱，兩隻腳也痛得難以忍受，所有那些有關來世的、嚇人的、辭藻華麗的言語有什麼意思呢？如果這輩子能過得非常快活就很好了。⁸

斯季瓦是當時上流社會的典型，不管在政治立場、生活態度上，他都認為「文明之目的正在於此嘛！就是把一切都變成人的享受。」⁹將自由主義思想物化，淺薄地停留在物質層面，未深刻地去了解啓蒙思想、自由主義的精義是什麼？只是斷章取義地爲個人的慾望追求找到一個「合理」、「時髦」的理論依據，用來達到

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63。

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0。

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7。

個人自私、享樂、利己的目的。

這樣的觀念，就像傳染病似地傳遍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托爾斯泰用他批判的筆鋒，毫不留情地將一個崩潰中的階級，語帶痛心地描寫的淋漓盡致。更由於這群貪婪、無知、享樂、寡廉鮮恥的貴族男女，才突顯出列文對生命本質意義不繼尋找的可貴，及安娜對真誠感情追求的與眾不同。

三、婚姻制度的轉變：

女性作為愛情、婚姻和家庭關係中比較弱的一個群體，古往今來，一直受著各宗法禮教和傳統觀念的束縛。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為爭取個性解放和婚姻家庭幸福，她們不斷同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傳統的觀念習俗抗爭。但由於社會習俗根深蒂固、她們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以及男性中心社會對於女性的歧視，使這條抗爭之路往往崎嶇難行。

1· 婚姻習俗

長期以來一直以男性文化為中心的俄國而言，男女雙方婚姻的考量，或有其政治考量、或有其經濟考量、或有其門戶相當的考量，但感情的因素往往是被忽略的。直至彼得一世破除俄國許多陳舊落後的風俗習慣，尤其是在直接涉及國家利益的婚姻家庭上採取改革措施，才使得俄國上流社會與城市居民的婚姻習俗和家庭關係開始發生很大的變化。

十八世紀時，俄國的婚姻制度仍相當封閉。對於子女的婚姻，父母的意見是決定性的。一般情況都是由男方的父母或近親向女方的父母求婚，雙方主要談論的是嫁妝。如果談得投機，便定下相親的日子。但直至定婚典禮時，男女雙方還

是無法見面，所有的婚約簽字均由男方本人與女方的父兄代理完成。

在貴族階層，訂婚首先是一場物質交易。婚約上要寫明嫁妝和一旦廢除婚約時應繳付的「違約賠償金」。從雙方父母決定嫁娶，到簽訂好契約，整個過程全是由家長包辦的。這樣的狀況直到彼得一世以國家利益為考量的前提下頒布一系列涉及婚姻問題的法令才有所改變。

專制政權認為，強制的婚姻不利於出生率的增長，所以要用有助於增加人口的自由婚姻來代替。1702年，彼得一世頒布專門法令，禁止由父母包辦的契約婚姻，求婚男子和待嫁女子的會面應是訂婚的必要條件，即使在訂婚之後，如果未婚夫妻中有一方不願結婚，他或她也還是自由的。這個法令是對傳統的風俗和習慣的否定。

2· 婦女地位與家庭財產關係

在封建俄國，盛行著「上帝主宰世界，沙皇主宰國家，男人主宰家庭」的原則，家長對於婦女、兒童和全家老少擁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統治權。在家庭中，婦女的地位極為低下。一句俗諺反映她們在丈夫家中的地位：「男人不打你，就是不愛你」。

俄國婦女對家長的絕對服從是令人驚訝的，當時在婦女和兒童中常能見到眼瞎的、耳聾的、頭破臉腫的、手腳脫白的。能夠保護婦女免受丈夫毆打的只有女方的有權勢的親屬，這樣的家族能從教會和世俗當局那裡得到允許，使有過失的妻子免遭懲罰。在較好的情況下，她們會被送到修道院去馴化一年半載，但在回來之後，她仍將處於完全從屬丈夫的地位。

在城鎮居民和農民家庭中，婦女要承受繁重的生活擔子。而貴族婦女的活動則被嚴格限制在家庭範圍之內，如同籠中之鳥。18世紀初，常有婦女試圖衝破傳統束縛的事情發生，但每每受到社會的嚴厲指責。

婦女在家庭中屈辱無權地位是由家庭內部的整個財產關係制度決定的。嫁妝

是緩和或改善婦女在地產和家庭關係中無權狀況的唯一手段。為丈夫帶來村子和農奴的妻子比沒有這種嫁妝的妻子在家中的地位要高得多。法律規定家長無權出賣和動用妻子的嫁妝，妻子擁有支配嫁妝的權力。但在實際上，婦女是很難行使這種權力的，因為丈夫在家中的權力是不受限制的，時常有丈夫以毆打和折磨迫使妻子出賣或典押嫁妝領地的事情發生。

這樣的景況直到彼得一世為鞏固政權的基礎，防止領地的分散和貴族的衰落，在 1714 年頒布「長子繼承法令」¹⁰，才陰錯陽差地使得貴族婦女在領地和財產上得到較大的擁有權，儘管改革並沒有把動搖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作為目標，婦女在家庭財產關係方面權利的擴大也並未根本改變其社會地位，但這終究是一個重要的開端，由此而始，僅在短短數十年之後，婦女即從能夠獨立支配領地發展到能夠行使國家最高權力。¹¹

時至十九世紀中葉，是俄國起著天翻地覆變化的時代。當時資本主義正以勢不可阻擋之力蓬勃興起，隨之而來的是資產階級要求平等、自由、要求個性解放，要求人權的新思想也開始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在新的文化思潮深入人心，舊制度的影響還未徹底根除時，社會一切舊有聯繫的瓦解引起一切因襲觀念的動搖。

在這些變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道德觀念和社會風氣的轉變。¹²這也是《安娜、卡列妮娜》所描寫的重點。安娜出現之前，小說特意寫到婚嫁的問題。書中透過謝爾巴茨卡雅公爵夫人（吉蒂的母親）對吉蒂婚姻的憂心忡忡描寫，可清楚地看到當時俄國習俗的轉變：

¹⁰ 長子繼承法令的頒布改變了夫婦及其後代與不動產的關係。其中有關婦女財產的部份有二點：其一，沒有孩子的貴族寡婦在丈夫死後能夠繼承丈夫所有的不動產。在她死亡或剃度出家的情況下，土地歸還丈夫家中最近的繼承人，而作為她的嫁妝的那部分則歸還娘家的家族。如果她再嫁，那麼第一任丈夫的不動產也應歸還他家族中按順序最年長的男人。其二，女性貴族在繼承遺產方面的權利擴大了。法令規定，地主如果沒有兒子，就應該在女兒中確定一個主要繼承人，包括領地在內的不動產歸她所有，並且為了維持無嗣貴族的家族，允許家族中最後一個男性把全部不動產給予自己的一個女性親戚，不論她是寡婦或是姑娘。

¹¹ 參閱《俄羅斯文化之路》，姚海著，台北·淑馨出版社，1991年11月，頁84-94。

¹² 參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李明濱著，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8月，頁107。

公爵夫人自己是三十年前出嫁的，是姑媽做的媒。未婚夫的情況早已打聽清楚，他來了，見過未婚妻，大家也見過了他；媒婆和姑媽了解並傳遞了彼此的印象；彼此印象很好；然後便定下日子，一方面向父母提出，一方則接受那期待已久的求婚；所有的一切進行得非常容易和簡單。¹³

吉蒂母親在嫁第兩個女兒時，也還是完全按封建的規矩辦事。到了吉蒂，這種由父母包辦婚姻的風俗已經行不通了：

「如今出嫁已經跟從前不一樣了！」所有這些年輕姑娘、甚至所有上年紀的人都這麼想，而且也這麼說著。但是現在出嫁到底是怎麼個做法……法國規矩：由父母決定女兒的命運——不時興了，受人指責。英國規矩：完全由女孩自己作主——在俄國社會上是既行不通也不可能辦到的。俄國請媒婆的一套規矩被認為是一種豈有此理的做法，人人都嗤之以鼻，連公爵夫人自己也是這樣。可是在出嫁的事情上女兒和父母該怎樣做才是，卻沒有人知道。¹⁴

舊有的制度式微，資本階級的規矩暫時還未確立。這使吉蒂的母親很為難，老一輩的貴族感到「世風日下」，年輕一代則躍躍欲試，希望擺脫封建的陳規陋習，實行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以獲得個性的解放。而且「最重要的，她們都堅定地相信選擇丈夫是她們自己的事，與她們的父母無關。」¹⁵

安娜作為小說的中心人物，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上凸顯出來。她身處社會的轉型期，接受新的文化和觀念，自我意識開始覺醒，要求個性解放，崇尚自由平等，反映在感情生活上，她強烈地要求獲得建立在感情基礎上的自由婚姻，這

¹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8。

¹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9。

¹⁵ 參閱《托爾斯泰及其創作》，李明濱著，遼寧出版社，2001年1月，頁74。

樣的行動恰好和俄國社會的變動相呼應，代表婦女爭取婚姻自主的要求，反映年輕婦女追求新生活的渴望。

第二節 安娜性格的三大轉變

人物性格的流動性是托爾斯泰創作中性格塑造的一項重要特徵。托爾斯泰創作中的人物性格不是靜止的、固定的，而是始終處於運動中的，托爾斯泰在自己晚期的日記裡曾經寫道：「一切都是運動。人本身也在不斷地運動，所以對人來說，一切只能由運動來說明。」¹⁶他的創作忠實地實踐這個藝術思想。他一般不去描寫人物性格形成的歷史，而是著重人物性格變化的歷史，表現人物在生活的洪流中與周圍人們，及各種不同生活現象接觸後並發生關係的過程中所產成的性格變化。

主人翁性格有其基本性格的整一性，但事件的偶然和情節的推進卻自然地成爲主人翁性格變化的外因，所以在托爾斯泰筆下不管是主要或次要的人物，在不同的時空發生變化時，性格即呈現不同的表現。並且人物性格複雜的變化和急遽轉折也都被自然真實的呈現，且具備充足產生變化的心理的或社會的條件和變化發生的契機。

本節擬敘述促成安娜性格轉變的三大導火線：一、婚姻生活中精神上的潰乏。二、伏倫斯基的追求點燃安娜對生命美好的渴望。三、愛情的消融、生活的孤立引發內心的絕望。

一、 槁木死灰的婚姻

¹⁶ 轉引自〈論托爾斯泰創作中人物性格的結構特徵〉，王小璜著，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2期。

「結婚中的重要東西就是愛情，有了愛情，人總是幸福的。」¹⁷托爾斯泰藉由列文之口，道出他對婚戀家庭觀念的第一個主要內容，托爾斯泰認為，愛情與婚姻本應是連體兒，同心肝、共肺腑，同生共死的。沒有愛情的婚姻，對男女雙方都沒有幸福可言。

安娜和卡列寧之間在思想性格方面的矛盾和對立，是造成他們家庭分裂的直接原因。卡列寧在官場上所訓練出來的沉穩、虛偽和城府深沉的性格表露，這樣的性格特徵和安娜不可抹殺的勃勃生氣是如此的南轅北轍。長年來的婚姻生活，安娜無法將自己同化，只能深深地壓抑住這股不為卡列寧所認同的生命潛質，讓自己的生活如影印機般不斷地被複製。

阿歷克賽·亞力山德洛維奇（卡列寧）是沙皇制度的典型代表人物。這位外表「不怎麼詩意」的顯赫大官，在政治信仰上是個極端的保守派，在情感的表達上是個缺乏自然人類情感流露的人，他從頭到腳就是個「冷淡自信」的化身。

阿歷克賽·亞力山德洛維奇從小便是孤兒。……叔叔卡列寧身居要職，一度是先皇的寵臣，他把他們撫養成人。

阿歷克賽·亞力山德洛維奇在中學和大學畢業時都獲得成績優異的獎章，這以後，有叔父助一臂之力，他馬上平步青雲，從此便熱衷於功名利祿。¹⁸

從小寄人離下的生長背景，長時期地浸淫在功名利祿的追求中，這就使得他的靈魂變得麻木不仁，再加上本來的天性也並不怎麼特別熱情，也就更罩上一層理性的硬甲。功成名就帶給他無限的榮耀與別人對他至高的尊崇，使得不曾體會過愛，也不懂愛的他，更是一股腦地把全部心力、意念和願望放在事業的追逐中，

¹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69。

¹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98。

正如安娜所說的「功名心，成功的願望，——這就是他靈魂中所有的唯一的東西。」

19

由於對功名、權力的追求，因此「阿歷克賽·亞力山德洛維奇生活中的每一分鐘都有事情，都被預先排定了。爲了及時做完每天擺在他面前的事，他極嚴格地遵守時間。他的座右銘是：『既不匆忙，也不休閒。』」²⁰儘管公務幾乎已佔去他大部份的時間，但在所剩無幾的時間裡，他亦能勉強自己涉獵不感興趣的藝術、詩歌、音樂方面的書籍，只因爲他認爲注意知識界出現的一切傑出成果是自己的責任。他不懂得生活，不理解愛情，他把主要精力服膺於維護俄國封建統治上，把主要的思考放在如何提高自己顯赫的地位。

卡列寧一絲不苟、機械化、官氣十足的生活態度，也同樣地映射到婚姻生活。卡列寧在家的有限時間裡，他依然不苟言笑、神情嚴肅，擺著官架子、打著官腔，他對安娜說話的樣子沒有丈夫與妻子之間特有的親膩，而是像官場上完全不帶私人情誼的官樣對話。他說話不是爲了向妻子表達自己的感情，而只是履行丈夫這個角色應當履行的義務。他所主持的家庭不是一個溫暖的地方，而是另一個運轉刻板的「工作場所」。卡列寧認爲自己是一個好丈夫，而且他還要驕傲地、心滿意足繼續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在他的認知中，只要定期給安娜生活費，像外交家那樣執行「丈夫」的「任務」，就一切都美好了。這就是卡列寧的家庭觀。

在面臨「妻子可能愛上他之外的另一個人」的疑雲中，卡列寧第一次發現安娜也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這對他來說已超出他的經驗法則之外：

他生平第一次把她當個活人般地想像著她的個人生活、她的思想和願望，一想到她也可能和應該有她自己獨自的生活，他便感到自己的思想非常可

¹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08。

²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83。

怕，立刻把它驅除掉。²¹

在思想和感情上為別人設想地考慮，這樣的精神活動對阿歷克賽·亞力克山德洛維奇是格格不入的。他認為這種精神活動是一種有害而危險的胡思亂想。²²

一旦做出這樣的判斷，卡列寧立刻以處理公事般的明快態度，瞬間：

在他的腦海裡便明確而清晰地，像作報告一樣，構成了他這次講話的形式和順序。第一，闡述社會輿論與體統之重要；第二，從宗教上闡述婚姻之意義；第三，如果必要，指出對兒子可能造成不幸；第四，指出她自己的不幸。²³

在完成如此慎密的邏輯推演後，他還覺得為「這不為人知的家務事」花費如此多的精力和時間是可惜的。

當安娜愛上伏倫斯基的傳聞已甚囂塵上，到了人盡皆知的地步，卡列寧「這一個公務上既聰明又細緻的人」，只是花更多的時間埋首公務，「一點兒也不願意去思考他妻子的行為和感情」，頂多決定每禮拜去她那兒一次以保持體面。在賽馬場上，看著安娜全神貫注地盯著縱馬飛馳的伏倫斯基，看著這張面孔上所明顯流露的愛戀，但閃過他腦中的第一個念頭，竟然還是「體面與否」的問題，從賽馬場上回家的途中，他甚至還可以像往常一樣保持著一貫的紳士風度和沿路遇見的人打招呼，應答交談。

在馬車上，不善表達情感的卡列寧，依舊像駝鳥般不願正視這個「驚擾」他的生活困境，先是顧左右而言地說一些無關痛癢的開場白，如此官樣的說話方

²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29。

²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29。

²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29。

式，一股不屑、輕視的感覺在安娜心中油然而生，她不顧一切地告訴卡列寧：「我愛他，我是他的情婦，我受不了您，怕您，恨您——隨您想把我怎麼樣吧！」²⁴面對安娜親口證明外遇的事實，當下卡列寧他竭盡所能地克制自己，不讓任何能顯得他還是個活人的表情表現出來。他的第一個反應不是一般人通常會產生的痛苦、憤怒的直接反應，而是：

他所體驗到的感覺就像是一個人拔掉一顆痛了很久的牙齒。一陣可怕的疼痛，感到有個比頭還大的巨大東西從頷骨被拔了出來，這以後，病人突然覺得，那長期敗壞他生活，佔據他全部注意力的東西不再存在了，他又可以單單為了一顆牙齒而活著，只想到它，只關心它了。他還不相信自己已經得到了這樣的幸福呢！²⁵

既之而來的想法——就是該如何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如何讓自己損傷降到最低，讓自己辛苦大半輩子的「功名」不受到影響：

怎樣才能讓他最好、體面、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合理地甩掉她的墮落行為給他身上濺到的污泥，繼續沿著自己積極活躍的、誠實有益的生活道路走下去。²⁶

在他的腦海中迅速地擬好幾個處理的方案：決鬥？但「我，一個無辜的人，成了犧牲品——無論是被殺死或者受了傷」²⁷。我的朋友們「他們不會允許一個俄國所不可或缺的政界要人去冒生命危險的」²⁸。離婚？但「企圖離婚只可能引出一

²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16。

²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03。

²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03。

²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05。

²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05。

場對簿公堂的醜聞，他的敵人們會得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誹謗他，貶低他在社會上的崇高地位」²⁹分居？這辦法跟正式離婚一樣，會把他妻子拋向伏倫斯基的懷抱。卡列寧認為自己不可以得不到幸福，而安娜和伏倫斯基也不應該得到幸福。

爲了掩飾自己的怯懦，爲了讓破壞他的安寧生活和榮譽的妻子受到懲罰，他高舉著宗教的旗幟：

他確信，出路只有一條——把她留在自己身邊，已經發生的事瞞住不讓人知道，並採取一切有關措施切斷這種關係，而主要是——這一點他自己也不肯承認——要讓她受到懲罰。

只有如此決定，我的所做所為才是符合宗教教義的，只有如此決定，我才沒有把一個犯了罪的妻子拒之門外，而是給了她重新做人的機會，我甚至——不管這樣做我會多麼痛苦——是自己一部份精力奉獻出來改變她和拯救她。³⁰

用如此正義凜然、犧牲奉獻「基督精神」，掩蓋他所有虛偽的本質。

這樣一個矯柔造作的人，在代表真正生活的安娜面前是站不住腳的，難怪她要憤懣地說：「愛？難道他會愛？如果他沒聽別人說過世上有所謂愛，他永遠也不會使用這個詞。他根本就不懂什麼叫愛。」³¹卡列寧一向只想到自己，他毫不關心別人的精神生活，「妻子」在他生活中所佔據的份量，並不比他生活中的他人來得重要、具特殊性，甚至還遠遠不及那些對他官宦仕途可能會造成影響的任何一個人。

作爲上流社會儀禮的奴隸、忠實的信徒，他習慣於說謊，正如安娜所理解到

²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08。

³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07。

³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33。

的卡列寧：

他在謊言裡過日子，優哉游哉，如魚得水。³²

這不是一個男人，這不是人，這是一個木偶！……這是一架做官的機器。

33

對於安娜的不貞，這一點他是可以容忍的，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想到社交界可能會將這件醜聞傳揚開，因而對他的仕途產生不利的影響。

因此，當安娜爲了調停哥哥斯季瓦和朵麗的家庭糾紛而前往莫斯科，意外地結識伏倫斯基時，這一相遇也就成爲安娜生活中轉折點，改變她既有的生命歷程，打破她認知的的生活模式，也喚醒她沉睡已久的感情。伏倫斯基的出現，就像炸藥的引信，點燃安娜內心深處那股源源不竭的生命力，以及想獲得真正幸福不可遏止的渴望，卡列寧與安娜間這段缺乏愛的婚姻也就瞬間瓦解。

二、 飛蛾撲火的愛戀：

面對伏倫斯基一連串的大膽追求與告白，對從未體驗過愛情滋味的安娜來說，的確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她曾努力的在自己貧瘠的婚姻生活中，尋找可以讓自己安身立命的理由。她嘗試地告訴自己，雖然卡列寧的心思全放在求取功名上，但「他畢竟是一個好人，誠實、善良，在自己的領域裡也很出色。」³⁴，她也曾努力地將所有的心念轉移成對兒子的關愛，讓自己成爲一個爲兒子而活著的母親。但這樣的理由，在面對愛情的覺醒，以及渴求被人關愛、重視的本能復

³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20。

³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04。

³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88。

甦時，就顯得相當薄弱、不堪一擊了。

伏倫斯基是彼得堡纨绔子弟的代表，也是貴族社會的典型產物。正如謝爾巴茨基公爵下的評語：「這是個彼得堡的花花公子，他們都是機器造出來的，都是一個模型的，都是些壞蛋。」³⁵這樣的評語並不是一個發怒的人嘴裡信口說出來的話，它完全可以作為對伏倫斯基人格的概括說法。

伏倫斯基行為中的許多東西都是由一種自我主義、由一種不顧任何道德評價而盲目貪求享樂的慾望所決定的。例如：他在追求吉蒂的過程中並不覺得自己對吉蒂的態度有什麼「惡劣」的地方，也不會想到這樣的追求但無意結婚的行為會對吉蒂造成什麼傷害，而只是利己地覺得「跟一個上流社會的天真、純潔、可愛的少女接近是多麼美妙的事」³⁶而且面對吉蒂的神魂顛倒還洋洋得意，認為他對吉蒂的所作所為「正是他那樣的輝煌青年通常會犯的一種惡行」³⁷。這樣的行為模式在他們所屬的上流社會中是種廣泛流行的現象，絲毫不會引起他們道德上的內疚和悔恨。

雖然在本質上伏倫斯基的確是個花花公子，但在安娜所能接觸到的生活圈中，伏倫斯基不僅在外在條件上風流倜儻、舉止高雅，尤其重要的是對人慷慨而富有同情心。透過伏倫斯基的母親，安娜得知伏倫斯基在哥哥準備結婚時，因為尚有一大筆的債款，而且打算娶的公爵小姐又沒有任何的財產，因此就將本屬於自己所繼承自父親的一大宗家產全都讓給哥哥，只給自己留下一年兩萬五千盧布。³⁸再加上安娜與伏倫斯基首次相遇時，即親眼目睹伏倫斯基在車站的看守員不幸遭火車碾斃時，慷慨解囊救助的義行，這些行為舉止在上流社會的酒色財氣中，更突顯伏倫斯基的鶴立雞群、不同凡響。這一切都吸引安娜的注意，對他產生好感。

³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13。

³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15。

³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15-120。

³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34。

覺醒的安娜，意識到自己愛上伏倫斯基後，她的心中展開理智與激情、固守與追求之間的搏鬥，最終屈從於自己情感的要求，大膽地去追求愛情。她說：「我知道我不能再欺騙自己了，我明白我是一個活人，明白我並沒有過錯，明白我需要愛情，需要生活。」³⁹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婚外情」是包辦婚姻「理所當然」的補充形式，在上流社會中不僅是一個公開事實，甚至被認為是一樁樁「風雅的美事」。安娜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只要她願意同流合污，捨棄自己的價值觀，降低對愛情的崇高性，她亦可左右逢源地同時擁有家庭、保有愛情。

秉性真誠的安娜，不願自己與伏倫斯基的這份真摯感情，等同於上流社會將感情視為生活調劑品的層次，在賽馬場事件之後，當卡列寧要求她須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免遭致上流社會的閒言閒語，並認為她當天的行為有失體統時，安娜毅然地向卡列寧說：「我已經無所顧忌了，現在也只能無所顧忌。我在聽您說話，可是心裡卻想著他。」⁴⁰

安娜這番不顧一切的告白，除了是性格中真誠的表現，除了是吶喊出自己身為一個活人、一個女人的基本需求外，除了是對伏倫斯基真摯情感的宣誓外，更是對上流社會遊戲人間的感情態度，下了一封戰帖。她要的是一份坦坦蕩蕩、光明磊落的情感，她希望她與伏倫斯基的感情能正大光明的攤開在陽光下，她厭惡那種偷偷摸摸、終日漫天撒謊的感覺，她憤怒地拒絕丈夫「維持表面體面」的「寬容」提議，與舊生活公開決裂。

初嚐愛情甜美滋味的安娜，對伏倫斯基的愛就像初戀的少女般，她對伏倫斯基說：「你要明白，對我來說，自從我愛上了你的那一天，一切都改變了。對我來說，唯一所有的——就是你的愛了。如果這個愛還是屬於我的，那麼我會覺得自己那樣的崇高，那樣的堅強，任何事對我都不可能是屈辱的。」⁴¹安娜對伏

³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19。

⁴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16。

⁴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50。

倫斯基的愛至始至終都展現如此的熾熱、專注，而且隨著從家庭出走、失去兒子、分娩時與死神的搏鬥、以及伏倫斯基的自殺而與日俱增。

遠走他鄉的安娜與伏倫斯基，在國外初期的生活，由於暫時遠離國內的紛紛擾擾，生活是愜意的。隨著安娜健康的恢復而增長的生之慾望是那麼強烈，生活的條件又是那麼的新鮮愉快，避走國外的安娜，終於得以與自己心愛的人朝夕相處，再加上伏倫斯基為她所捨棄的功名利祿、對她關懷備至的態度，這些原本在她的婚姻生活中都是極度缺乏，使得她只看得見伏倫斯基的好：

他，依她看，顯然賦有很高的政治才能的，他在這方面理當有一番作為——他為她犧牲了功名利祿，卻從不表現出一丁點兒遺憾。他對她比從前更加疼愛而且順從，他無時無刻都銘記在心的是，絕不能讓她在任何時候感到自己的地位尷尬。他是那麼一個英雄氣概的男人，在她面前卻不僅毫無違抗，而且唯命是從，心甘情願，好像他活著就只是為極力揣摩並滿足她的心意。⁴²

伏倫斯基對安娜的這些用心，相對於卡列寧與安娜相處的情形，是如此的截然不同。伏倫斯基的熱情、善體人意、為這份感情的有所犧牲，相較之下更突顯出卡列寧的冷漠、自私與虛偽。因此，安娜即使隱約地了解伏倫斯基對她的感情可能遠不及她對他的感情來的深刻，但還是不由自主的越陷越深。

她愛他，因為她愛這個人，也因為他對她的愛。她無時無刻不快樂地感到，她是完全地占有他。他的親近總是讓她覺得十分愉快……她像個年輕的情人一般為之入迷。他所說、所想、所做的一切，在她眼中都特別地尊貴而高尚。她對他那種五體投地的讚賞之情往往令她自己感到害

⁴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47。

怕……她在他面前自慚形穢，又不敢對他表現出這種想法來。她覺得，他一旦知道，便會馬上不再愛她；現在她比什麼都怕的，是失去他的愛，雖然不存在任何讓她害怕的理由。⁴³

安娜全付身心都浸沉在對伏倫斯基的愛情中，她把自己的全部心力和魔力都用來達到維繫這份情感上，把自己生活的整個含意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精緻的修飾、跟別的男子調情、不願生孩子、閱讀書報雜誌、熱心於養馬事業和體育運動：

凡是伏倫斯基所做的事，她都找有關的書籍和專門雜誌來閱讀。……但是她所最為關心的畢竟還是她自己——還是她自己，關心使自己能夠得到他的歡心，使自己能夠為他取代他所放棄的一切。她生活的唯一目的便是希望不僅能夠討他歡心，而且為他服務周到。⁴⁴

凡此種種都產生於一種期望——就是想討伏倫斯基的歡心、想盡可能牢固地保持他對自己眷戀。這種渴望甚至還淹沒她當家作主的感情——她在他家裡等於是個客人。而且更主要的是，也淹沒她作母親的感情——她不願生育，甚至對於跟他所生的那個女孩也毫不愛戀。

另一方面，聰慧的她亦了解伏倫斯基對她的愛，有部份是來自男性征服的天性使然，她深恐一旦全面的臣服，伏倫斯基喪失那份征服的動力便不再愛她。這種不安的情緒，再加上身份上的曖昧不明，以及爾後返國，接踵而來的現實壓力，均一點一滴的積存在安娜的內心，在她感覺伏倫斯基對她的愛還是一如以往的濃郁時，這股莫名的恐懼會讓幸福暫時的淹沒，但當她感到這份感情在慢慢地消退中時，這股不安的情緒就會不斷地在安娜內心中湧動、發酵、擴張，也就是安娜

⁴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47。

⁴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71。

對這份愛的執著、患得患失，讓她失去了自我。

三、棄絕人世的覺悟

當愛的激情漸漸平息，生活必須回歸常軌的時候，「愛」就受到嚴峻的挑戰。卡列寧對安娜的最後通牒，讓安娜忐忑難安地急著與伏倫斯基面商，在福列達的官邸會晤時，安娜發現伏倫斯基在看完卡列寧的信後，望著她的眼神沒有毅然決然的堅定。此時，安娜第一次清楚地明白將希望放在伏倫斯基身上是註定要落空了。

雖然在安娜告知伏倫斯基懷孕的時候，伏倫斯基當下有過要安娜離開卡列寧的想法，然而事後伏倫斯基反覆的思考後，「他便看得很清楚了，最好是能不這麼作，便能把事情應付過去。」⁴⁵既而馬上想到若是安娜離開了卡列寧，相繼而來的經濟問題、自己前途的問題，爲了說服自己這樣的想法並不自私，他告訴自己安娜曾對他說：「她不想改變現狀。」⁴⁶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察覺安娜、伏倫斯基兩人在這段感情的認定上是有差距的。

懷孕的不適、心中對感情的不踏實，加上無法任意地見到伏倫斯基，讓安娜終日恹恹惶惶。她不顧丈夫不許她接待伏倫斯基的警告，要求伏倫斯基來家中與她相會。雖是短暫的會面，但由於心中的不安，安娜不斷地質疑伏倫斯基尋歡作樂的生活方式：

這種嫉妒的發作近來在她身上出現得愈來愈頻繁，這讓他覺得可怕，而且，這也使得他對她的感情變得有些冷淡了，他怎麼也掩飾不住。⁴⁷

⁴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36。

⁴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37。

⁴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02。

面對伏倫斯基的不快，安娜亦說出心中的恐懼：

「你在這兒，在我身邊的時候，我信任你；可是你一個人上哪兒去過你那種我不了解的生活的時候……」⁴⁸

當女人面對一份不為世人、甚至是自己所認同的感情時，她卻只能被動地等著情人的主動聯繫，讓等待成為經營這份感情唯一可做的事情，此時，各式各樣不好的聯想就會像細菌般迅速的蔓延、擴張一點一點地吞噬掉信任的因子。

安娜曾有一段自己感到「幸福得不可饒恕」的美好日子，當新鮮感在漸漸的習慣中磨落，不被社會承認的冷落感，割捨心愛兒子的痛苦感，就一起襲上心頭，她壓抑住內心的空虛，此時的她所僅剩下的，只有伏倫斯基的愛情，而這愛情又讓她有一種不牢固感。她妒忌、猜忌，只怕伏倫斯基不再愛她，她開始對伏倫斯基周圍的女人，所有可能與伏倫斯基接觸的女人產生懷疑：

有時候她嫉妒他是為了一些粗鄙的女人，因為他跟許多光棍兒交往，很容易和這種女人勾搭上；有時又為一些上流社會的女人而嫉妒，他跟這種女人是會經常相遇的；有時她嫉妒的目標只是一個想像中的姑娘，他若是斷絕了跟她的關係，就會想到去娶這樣一個姑娘的。⁴⁹

伏倫斯基與安娜旅居國外時，有一段時間伏倫斯基曾迷上畫畫，不僅為安娜畫了一幅人像，也為安妮的義大利裸母畫了一幅頭像，此時安娜感覺：

這女人現在是安娜生活中唯一的隱憂。伏倫斯基為她畫過像以後，一直欣賞著她的美貌和她的中世紀風韻，安娜不敢對自己承認，她正是因為害怕

⁴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03。

⁴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90。

自己嫉妒這個奶媽才對她和她的那個小兒子特別地親切和寵愛。⁵⁰

爲愛出走的安娜，由於對伏倫斯基日益加深的感情，使得她的心態上步步爲營、草木皆兵，漸漸的也喪失她最寶貴的特質——真誠。

當安娜生命中所有的支撐點，只剩伏倫斯基和她之間的愛。她對伏倫斯基的愛也就越來越深，占有慾也就越來越強，對這份感情的得失心也就越來越重。在這種心裡狀態下，失掉伏倫斯基對安娜來說等於是喪失一切，沒有伏倫斯基她的生活就會變得空洞而毫無意義。

伏倫斯基最初對安娜的愛情，是情慾的衝動和自私的虛榮心的結合。他高出於上流社會一般獵豔者之處，是有感於安娜的真摯，他亦體認到安娜對他的這份情不同於上流社會的逢場作戲，既而一改初衷，開始以嚴肅的態度回應，他知道：

她是一個把自己的愛給予了他的正派女人，他也愛她，因此對他來說，她是一個值得像合法妻子一樣給予尊敬、甚至應該比對合法妻子更加尊敬的女人。⁵¹

甚至在回到彼得堡之後，伏倫斯基曾告訴哥哥：

他把她跟安娜的關係看作是夫妻關係；他希望能辦好離婚的事，那時就娶她為妻；在她沒有離婚以前，他把她就當成自己的妻子，跟任何別人的妻子一樣，他要求哥哥這樣轉告母親和嫂嫂。

「假如社會不贊成，我反正無所謂，」伏倫斯基說，「但是假如我的親人們希望跟我保持親人的關係，那麼他們也必須同樣對待我的妻子。」⁵²

⁵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51。

⁵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35。

⁵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25。

但由於伏倫斯基並不了解安娜內心世界之美，不了解安娜追求的是什麼，他們的精神生活差異太大，伏倫斯基無法理解安娜當時所處的境遇是何等可怕，也無法理解安娜被迫與兒子分離之後，與他保持著不確定的社會關係的痛苦心情。

更主要的是，伏倫斯基不可能像安娜那樣與貴族階級的道德傳統徹底的決裂。他受功名野心的驅使，當他得知自己的一個同學當上將軍之後，竟羞得漲紅了臉，因此，他越來越為自己在上流社會失去的地位而苦惱。於是，當安娜已經滿足他的虛榮心再也不能作為他的生活的一種誇耀時，當他占有安娜的勝利感也逐漸消失以後，他的熱情就變成冷淡和厭倦。

愛情的魔咒在現實的消融下漸漸失效，伏倫斯基無法單一地只在安娜所建構的愛情中得到滿足，因而希冀能再次重回上流社會社交圈的懷抱，因此安娜堅持前往劇院的行爲，讓伏倫斯基頗為反感：

伏倫斯基第一次體驗到他對安娜惱怒甚至怨恨的情緒，因為她故意不肯理解自己的處境。如果他可以坦率地說出心裡想的事，那會對她說：「穿上這套衣裳，跟人人都認識的公爵小姐一起在劇院裡露面——這意味著你不僅是承認了自己身為一個墮落女人的地位，而且是在向上流社會挑戰，也就等於是永遠自絕於上流社會。」⁵³

安娜不顧伏倫斯基的反對執意現身劇院，伏倫斯基尾隨而至時，他看見安娜：

她傲然高坐，美的驚人，她美麗寬闊的兩肩托住她的頭，眼睛和整個的臉部放射出一種雍容矜持而又激動的光輝，他在莫斯科那次舞會上見到她時就是這副模樣。然而此刻他對她這種美的感受卻全然不同。現在他對她的感情中已經沒有一絲兒神秘，因此她的美，雖然比以前更強烈地吸引他，

⁵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44。

卻同時也讓他感到有些厭煩。⁵⁴

上流社會的全面排擠、伏倫斯基對感情的逐漸冷退，將全付的身心投注在這份感情的安娜，當然能敏感的有所察覺，但失去所有依靠的她，唯一能做的只有牢牢的抓住這份感情，這種越來越緊縮的愛情，讓伏倫斯基深感自己像是被縛在一張網下，越來越想逃離，也想試探這張網是否會妨礙他的自由。他告訴自己：「有了她的愛，我是幸福的，但是我還是應該有我自己的事業……總之我什麼都可以給她，但是不能放棄我的男子漢的獨立性。」⁵⁵

伏倫斯基既是因為他在鄉下悶得慌，並需要在安娜面前顯示一下他的自由權。他開始積極的參與選舉，並在這當中再次得到位高權重的滿足。面對伏倫斯基對自由權的宣誓，安娜覺得自己受到屈辱：

他有權隨時想走就走，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不僅是走開，而且是把我丟下不管。他有一切權利，而我什麼權利也沒有。⁵⁶

安娜之所以感到屈辱，是因為她認為伏倫斯基總是一抓到機會，就向她證明「他對我的愛不能妨礙他的自由」，她認為伏倫斯基應該理解她處境的艱難，不應棄她於不顧，「他也該可憐可憐我！」這種自憐的心態一旦形成，安娜對伏倫斯基的怨也就開始累積。

於是安娜不惜故意的誇大小女兒的病情，只要伏倫斯基能回來陪她，讓她能看到他，知道他的一舉一動。當她看見伏倫斯基面帶不滿的表情回到家中，她又開始感到害怕，甚至為女兒的病癒而惱怒。

就在這種糾葛的心情下，安娜不斷地因伏倫斯基的外出，與伏倫斯基爭執。

⁵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47。

⁵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50。

⁵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98。

隨著越來越頻繁的爭吵，以及安娜對伏倫斯基越來越強的占有慾。雖然伏倫斯基極力地安撫著安娜的情緒，一再地保證他對她的愛一如往昔，告訴她「我是什麼也不想要了，只希望不跟你分開」，但安娜卻清楚地看見「當他說這句柔情蜜意的話時，他眼睛裡所閃現的，不僅僅只是一個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負隅頑抗的人眼睛裡所常有的那種冰冷的、兇狠的目光。她看見了這種目光，也準確無誤地猜到它的含義。」⁵⁷

由於察覺到伏倫斯基的冷淡，明白自己已漸漸成為伏倫斯基的累贅，也由於強烈的嫉妒，更由於面對這一切的無可奈何，安娜便對他感到憤恨，便尋找一切理由來發洩這種憤恨，她為她處境中的一切難堪事責怪伏倫斯基：

對她說來，整個他這個人，連同他所有的習慣、思想、願望，連同他精神上 and 肉體上全部的氣質特徵，只歸結為一點——對女人的愛，而這種愛，她覺得，應該全都集中她一個人身上，但是這種愛現在減弱了；因而，她認為，他一定是把一部份愛移到了別的人身上，或者就是移到了另一個女人身上……她心頭還沒有一個嫉妒的具體目標，於是她便去尋找。她嫉妒的目標老是轉來轉去，往往只憑一點蛛絲馬跡。⁵⁸

安娜疑神疑鬼，情緒上的反反覆覆、喜怒無常，伏倫斯基由最初的安撫，轉為無奈，最後當安娜失去理智，不斷地曲解、扭曲他所說的每一句話，伏倫斯基認為他什麼樣的方法都試過了，於是面對安娜的「無理取鬧」，他只能不予理睬。

安娜不惜棄家離子，為的是擺脫卡列寧的虛偽和欺騙，得到自己夢寐以求的幸福，可是現在她發現自己的處境於比以前更加難堪，她所追求的真正人的生活仍然是個泡影。在這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安娜遂產生死的念頭。她坐在奧布拉洛夫卡車站月台上，她清楚的明白她已無路可走，唯有一死可以懲罰伏倫斯基，可

⁵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01。

⁵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91。

以擺脫所有的人，可以解脫自己，於是她轉身絕望的投身火車輪下，親手燃熄生命之火。

第三節 安娜兩大主要心理轉折的描寫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評價托爾斯泰創作時，指出作家才華的兩個特點是心理分析和道德感情的純潔。他特別強調：「心理分析可以採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詩人最感興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個詩人則是社會關係和日常生活衝突對性格的影響；第三個詩人是情感和行動的聯繫；第四個詩人則是激情的分析；而托爾斯泰伯爵最感興趣的是心理過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規律，用特定的術語來說，就是心靈辯證法。」⁵⁹

換言之，托爾斯泰的創作之所以能超越其他作家之上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獨特的「心靈辯證法」。所謂的「心靈辯證法」，即通過這個人物在思考和探索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充份展示人物思想和性格的辯證發展。托爾斯泰將筆下人物的心理世界作為一個立體的、動態的結構來表現。從時間上來說，他表現了人物在不同情境下，不同瞬間情感、情緒、心理活動變化的完整過程；從結構上來說，他不是僅止於揭示人物心理活動的表層，而是進入人的意識和心理的深層次中，甚至觸及到人的潛意識和無意識領域。

所以，托爾斯泰筆下人物的性格特徵就不是被安放在人物身上的抽象表現，而是具有具體的、深層的真正屬於人物「血肉」的東西。而且人物性格的動作表現是通過對人物的豐富、複雜、矛盾、變化多端的動態心理結構和心理過程的描寫來加以呈現的。在他的小說中，人物一生都貫穿著流動變化的心理活動過程。

安娜與伏倫斯基相遇、相愛、同居。與丈夫發生衝突，直到生命結束。她追求愛和生活權利的悲劇，自始至終貫穿著她心理發展的完整過程。隨著情節的逐

⁵⁹ 轉引自《俄羅斯文化史》李明濱著，台北·亞太圖書出版，2000年，頁171。

步展開，她內心裡發生各種各樣的衝突和變化。她性格動態發展的完整過程，就在對她心理過程的具體描寫中表現出來。

一、 從婚姻出走的猶豫

安娜在少女時代是毫無戀情可言的。她在荳蔻懷春的 16 歲時，即由姑母做主嫁給已當上省長比她大 20 歲的卡列寧。卡列寧從大學畢業後，就醉心於功名的追求，長期的官員生涯使他在性格上變得壓抑、冷漠、自私而自負。年齡的差距、性格的迥異，使兩個人在精神上漸行漸遠。

安娜與卡列寧的婚姻，原本就是一場無愛情而有社會關係的聯姻，這在當時的上流社會中是很普遍、很流行且很具代表性的婚姻。如果安娜能夠隨波逐流，對這樣的婚姻一方面滿足、應付，另一方面按常規和多數貴婦人一樣過著偷情、欺騙的生活，那麼安娜也可以平淡的或花天酒地度過一生。

但是，偏偏安娜真誠的性格，不容許自己同流合污。8 年來在這段沒有愛情的生活中，安娜曾努力地去愛丈夫，也曾試著與卡列寧分享內心的想法。這可從安娜從莫斯科返回後，「便開始給他把一切從頭說起」看出，由於對卡列寧的用心，使得安娜非常清楚卡列寧表面言行舉止的背後想表達的意涵為何？也了解他喜歡的話題為何？卡列寧曾嚴厲地批評安娜哥哥不忠的行為：

「我不認為可以原諒這樣的人，雖然他是你哥哥。」阿歷克賽·亞力克賽山德洛維奇嚴厲地說。

安娜微微一笑。她明白，他這樣說正是為了表示，親戚關係的考慮不能妨礙他說出自己真實的意見。她了解自己丈夫的這個特點，也喜歡他這一

點。⁶⁰

卡列寧一詢問完有關斯季瓦的事情之後，馬上話鋒一轉：

「喏，那邊關於我在議會裡通過的新法案有些什麼說法？」

關於這個法案安娜沒聽人說起什麼，她竟這麼輕易地就忘了對他來說是如此重大的事。

她看出阿歷克賽·亞力克山德洛維奇想對她說自己在這件事上開心的地方，她就用幾個問題引他說出來。⁶¹

綜上可知，即使是在兩人性格上天差地別的情況下，安娜還是曾拋下自己主觀意識的好惡，去貼近、理解卡列寧，當她實在無法再愛卡列寧時，她就將全部的愛投注在兒子謝遼沙身上，儘管她出入藏污納垢的上流社會，但她從未有過什麼風流韻事。8年來，她讓自己安於家庭的從屬地位，安於賢妻良母的這個角色。

安娜對生命的熱情，在這樣的生活下，長期的被壓抑著，與伏倫斯基的不期而遇，引動內心那股渴求感情的因子。安娜驚覺心中的悸動，爲了避免和伏倫斯基再見面，安娜決定提前離開。在回彼得堡的火車上，她一再理智地說服自己，伏倫斯基「只是個隨處可遇、千人一面的許多年輕人當中的一個」⁶²，這次的感情波動就此結束，她的生活又會回到老樣子。但只要想到與伏倫斯基在舞會上的接觸，她就感到「這快樂突然沒來由地佔據了她的心。她感到，她的神經，好像一根弦，在一些擰牢的小柱子上愈繃愈緊。她感到，她的眼睛睜得愈來愈大，手指和腳指趾都在痙攣地蠕動，身體內有個什麼東西在壓迫著她的呼吸。」⁶³

⁶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84。

⁶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85。

⁶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74。

⁶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72。

在火車開到一個小站停下來，安娜想到月台上去呼吸清涼的空氣，以平息她想到和伏倫斯基接觸中自己所感受到的那種感情衝動時，忽然看到尾隨而至的伏倫斯基，「在和他相遇的一剎那間，她就被一種喜悅的驕矜之情控制住」，並且在「她臉上閃耀無法抑止的快樂與活躍。」⁶⁴

伏倫斯基對安娜的大膽表白：「您知道，我走是因為您在哪兒，我也要在哪兒。」⁶⁵他說的正是安娜心靈所渴望的，但是這也是她理智所懼怕的，更是她急於逃離莫斯科的原因。在此托爾斯泰描寫了一段安娜的矛盾心理：

在這小小的過道裡她停住了腳步，把剛才發生的事在腦海中重溫了一遍。她並沒有記起他的或者她自己的哪一句話，然而她憑直覺知道，這片刻的交談讓他們兩人可怕地接近了；她為此感到恐懼，也感到幸福。她在那兒站了幾秒鐘，便走進車廂，坐在自己座位上。原先讓她難受的緊張狀態現在不僅又出現、而且更增強了，強得讓她感到害怕，她怕她身上某種繃得過緊的東西隨時都會斷裂開。她整夜不能入眠。然而在這種緊張中，在充滿她想像的那些夢幻中，並沒有任何不愉快的、陰暗的東西；相反地卻有著某種快樂的、灼熱的、令人心神激蕩的東西。⁶⁶

心境上微妙的轉變，使得安娜面對卡列寧、面對自己空白、貧乏的生活時，就變得更加的不堪、醜惡、與難以忍受。這樣微妙的心境變化首次出現在卡列寧前來中接安娜回家的時候，安娜回到彼得堡看著迎面而來的卡列寧時內心想著：

「哎呀，我的天啊！他的耳朵怎麼變成了這樣？」她想，眼睛正望見他那冷冰冰的、道貌岸然的神情，特別是望見他兩隻如今令她驚異的、撐住他

⁶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74。

⁶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74。

⁶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75。

大禮帽邊沿的耳朵。他一看到她，便向她走來，嘴唇上擺出一副他慣於擺出的略含譏諷的微笑，一雙大而疲憊的眼睛直望著她。當她和他那固執而疲憊的目光相遇時，一種多麼不愉快的感覺壓抑著她的心。⁶⁷

接著彼得堡上流社會的三個主要的活動圈子，在安娜的心中也有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看法：

彼得堡上流社會有三個圈子。一個是她丈夫公務上的官方圈子，由他的同僚和下屬組成，這些人之間關係錯綜複雜，又個自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現在她了解他們所有的人……她知道，哪些人有哪些習慣和弱點，誰有難言之隱……知道他們之間誰靠誰，怎樣靠，靠些什麼，誰跟誰在哪件事情上湊在一起，又在哪件事情上分道揚鑣。

另一個是卡列寧透過它謀略自己前程的圈子。這個圈子的中心人物是莉吉婭·伊凡諾芙娜伯爵夫人。這是一個由年老色衰、慈悲虔誠的女人和聰明博學、抱負不凡的男人所組成的圈子。屬於這圈子的聰明人之一把它稱作「彼得堡的良心」……當她從莫斯科回來這個圈子變得讓她不能忍受了。她覺得自己和所有這些人全都在弄姿作態，她感到自己在這個圈子裡待著是那麼沉悶、彘扭。

第三個圈子與安娜有關的圈子其實就是上流社會的交際界，這是一個舞會、宴請和華麗服飾的圈子，這個圈子的人一隻手緊緊拉住宮廷，以免墮入半上流社會的地步，他們自以為瞧不起那個社會，但是這些人的趣味跟半上流社會的人不僅相似，而且簡直就是一個樣。⁶⁸

⁶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75。

⁶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06-207。

此時，安娜對喜歡上伏倫斯基的認知尚未有完全的釐清。從莫斯科回來後，她明顯地變得經常出入於盛大的交際場合，她原本因花費太大，超過自己的收入，而儘量的避開特薇爾斯婭公爵夫人這個圈子，而今，卻因深知在此遇見伏倫斯基的機會較大而頻頻參加這些社交場合，對伏倫斯基積極的追求攻勢，她不會給他任何藉口，但「她自己感覺到，每次見到他，快樂會讓她的眼睛發亮，會使她的嘴唇邊浮出笑容來，她沒法讓這種快樂不表露出來。」⁶⁹

起初，安娜真心相信，自己對伏倫斯基如此放肆的追求是有所不滿的，直到有次在一個安娜原想可碰見伏倫斯基的晚會上，卻未如預期地見到伏倫斯基的蹤影，心中的悵然讓安娜徹悟，原來她是在欺騙自己，原來這樣的追求不但不令她厭煩，在某種程度上，自己也耽溺於這種被追求、被重視的喜悅當中。

在培茜公爵夫人的家庭宴會中，安娜由於莫斯科的一封來信，得知吉蒂·謝爾巴茨卡雅因伏倫斯基無情的拋棄，而生了一場大病，這樣的訊息再次提醒安娜自己不僅在無意間造成吉蒂的傷害，也再次驚覺自己對伏倫斯基產生情愫的不正當性。因此，她憑藉著最後一絲理智強迫自己，要求伏倫斯基回到吉蒂的身邊，懇求吉蒂的原諒她告訴伏倫斯基：

「我今天是特地來的，知道我會遇見您。我來是為了告訴您，必須到此為止了。我在任何人面前都沒有臉紅過，而您迫使我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⁷⁰

但伏倫斯基清楚地了解這並非安娜的真心話，他告訴安娜：

「難道您不知道，您對於我就是整個的生命；但是我不能平靜，也沒法讓您平靜。我把整個的我，把愛情——是的，我無法把自己和您分開來考慮。」

⁶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07。

⁷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23。

您和我在心裡是一體的。我也看不出將來無論我、或是您，有什麼平靜的可能。我看見了絕望的可能、不幸的可能，要不我就是看見了幸福的可能，是怎樣的幸福啊！難道它是不可能的嗎？」⁷¹

「我們不會做朋友的，這您自己知道。我們不是做天下最幸福的人，就是做天下最不幸的人——都由您決定。」⁷²

「其實我只求一點，只求您讓我有權抱著希望，有權痛苦，就像現在這樣；但是假如連這個都不行，請您吩咐我走開，那我就走開，永遠不再出現。假如有我在讓您難受，那您就不會再見到我。」⁷³

如此熾熱的愛的表白，拉斷安娜心中最後一根理智的線。當生活在無所選擇的情況下，日子可以就這樣得過且過一天天的渡過，一旦希望的燭火就在眼前閃爍，未來「可能」美好的生活不斷地在面前招手時，如何能禁得起這麼強烈的誘惑呢？於是安娜全面的淪陷。

安娜在伏倫斯基長達一年的執著追求下，兩人突破男女大防的最後防線：

「我的上帝呀！饒恕我吧！」她哽咽地說，把他的手緊壓在自己胸前。她感到自己的罪過太大、錯誤太大，只能俯首求饒，別無出路；而在人生途中，如今除了他之外，她已經再無親人。⁷⁴

安娜在事後的反應，再次傳神地展現她在感情和傳統道德之間內心相互的拉扯，如此地矛盾、糾葛，甚至一再地在她的夢境中反覆的出現。

⁷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23。

⁷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24。

⁷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24。

⁷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35。

在夢裡，當她無力控制自己的思想時，她的處境便會醜態畢露地呈現在她的眼前。有一個夢幾乎每夜都會出現。她夢見，兩個人都是她的丈夫，兩個人都對她熱情愛撫，阿歷克賽·亞力克山德洛維奇哭著吻她的手，還說：「現在多麼好啊！」而阿歷克賽·伏倫斯基也在場，他也是她的丈夫。她覺得奇怪，為什麼她以前會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她笑著對他們解釋說，這樣事情簡單多了，現在他們都滿足了，都幸福了。但是這個美夢卻像惡夢一樣讓她感到沉重，她每次都被嚇醒。⁷⁵

如果說委身伏倫斯基以前，安娜雖然不幸，但卻還能保有自負和平靜的話，那麼，現在她卻無法再安心和保持尊嚴。她不得不學會在卡列寧面前撒謊，這對她來說是痛苦的，但爲了保有這份遲來的感情，她又不能不這樣。在賽馬當天安娜與伏倫斯基已約好晚上會面，而卡列寧卻無預警地來到彼得夫別墅，當時閃過安娜腦中的第一個念頭：

「真不是時候呀！難道要過夜？」她這麼一想，由此可能出現的一切讓她覺得太恐怖、太可怕了，於是她便不假思索地滿臉堆笑、容光煥發地走出去迎接他，這時，她感覺到，那個她已經視爲知己的謊言與欺騙的精靈又來到了她的心中，她立即聽從了這個精靈的擺佈，開始說起一些她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話。⁷⁶

接著，她詢問卡列寧的身體和工作的情況，並且表裡不一地勸卡列寧要好好休息，搬到她這兒來。所有這些話她都說得很快、很自然。然而後來，每當安娜回想這個短暫的場景，她都羞愧得痛苦難言。真摯而正直的安娜對一切謊言和做作

⁷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37。

⁷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05。

都抱著深切的厭惡，然而結果她卻落在一種自己也不得不說謊和欺騙的處境裡。

由於卡列寧與伏倫斯基在安娜心中的份量已完全地失衡，安娜再面對卡列寧那種制式、官僚、虛偽的生活態度，心中所產生的厭惡是無法抑止的，所以，在賽馬場上，安娜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聽到的，都令她無法忍受：

她看見，他怎樣走近亭子，時而屈尊地回答諂媚的鞠躬，時而友好而又漫不經心地向與他身分相當的人打招呼，時而摘下他那頂壓住耳朵的圓頂大禮帽，用心良苦地等待著權貴們的顧盼，她熟悉他這一套做法，對他的這一套也非常反感。⁷⁷

安娜傾聽著他尖細平穩的聲音，一字不漏地聽著，她覺得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是虛偽的，刺得她耳朵發痛。⁷⁸

她目不轉睛地看著伏倫斯基走到馬跟前，又騎上去，同時耳朵裡聽著丈夫那令人作嘔的喋喋不休聲。她為伏倫斯基提心吊膽已經很難受了，但是丈夫尖細的、調子十分熟悉的、她覺得是沒完沒了的聲音讓她更加難受。⁷⁹

當安娜處在擔心伏倫斯基安危而又討厭卡列寧的虛偽的矛盾心情時，托爾斯泰從她的思想深處揭示出安娜對自己行為的批判，但也深刻地探究出在「虛偽」這件事上，丈夫與她截然不同的對立。

「我是個壞女人，一個墮落的女人。但我不愛說謊，我受不了謊言，而他（丈夫）是靠謊言而活著的。他全都知道，全都看得很清楚；那麼他的感

⁷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08。

⁷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09。

⁷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09。

受如何呢？假如他還能這麼平心靜氣地講話？要是他殺了我，殺了伏倫斯基，我也許倒會敬重他。可是不啊！他所需要的只是謊言和體面。」⁸⁰

她不屑丈夫既無骨氣和勇氣介入她和伏倫斯基的這件桃色糾紛，只爲了保持體面而刻意平靜的那種虛偽。

在回程的馬車上，卡列寧不直接質問安娜與伏倫斯基的關係爲何？只指出她「今天的行爲舉止有失體面」，這樣說法，再加上對伏倫斯基生死未卜的擔心，讓安娜對卡列寧的鄙視達到頂點，她如火山爆發般地向丈夫承認私情，喊出忠於自我的心聲：

「我已經無所顧忌了，現在也只能無所顧忌。我在聽您說話，可是心裡卻想著他。我愛他，我是他的情婦，我受不了您，怕您，恨您——隨您想把我怎麼樣吧！」⁸¹

就在這樣的聲明中，安娜走出自己婚姻的牢籠，走向自己所建構的幸福美好。

二、在愛中迷失、毀滅的過程

安娜渴望巨大的、真正的幸福。一種人的尊嚴感在她的心裡覺醒，她意識到自己有權過一種真正人的生活，既沒有虛偽、做作，也不受上流社會陳規俗套的束縛。她認爲愛情是一條出路，一條可以借以擺脫上流社會生活泥淖，一條可以徹底解放自己人格的出路。正因爲如此，愛情在她心目中才會具有如此重大的涵意。

⁸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09。

⁸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16。

安娜對待愛情是嚴肅的。她在準備接受伏倫斯基愛情表白的時候，就意識到他對她不是十分理解。因此她才說：「愛——我之所以不喜歡這個字，因為它對我的含義太多了，比您所能夠理解的要多得多啊！」⁸²

在她接受伏倫斯基的愛後，她曾懷著沉重的心情，哭泣著對伏倫斯基傾訴道：「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麼都沒有了，請記住這個吧！」⁸³安娜完全理解伏倫斯基的愛情對她全部的生活意味著什麼。安娜由於愛上伏倫斯基而被擠進絕境。因此，伏倫斯基對她的愛，他們的愛情生活就成了她唯一的幸福，成為她的一切，最後就成了維繫自己生命和用以對抗上流社會的武器。正因為如此，她才懇切地提醒伏倫斯基：「你要明白，自從我愛上你以後，在我一切都變了。在我只有一件東西，一件東西——那就是你的愛！」⁸⁴

從婚姻出走的安娜，隨之而來的一切——與伏倫斯基在國外的生活，以及隨後在伏倫斯基鄉下莊園的生活，曾讓她心裡產生一種「不可原諒的」幸福的感覺，儘管她有時也會想起自己現在的幸福是建立在卡列寧的不幸上，但耽溺於愛情的她，為了減輕自己對丈夫的罪惡感，她告訴自己「我也要受苦，而且將來還要苦下去：我被剝奪了我所最最珍貴的東西——名聲和兒子。」⁸⁵安娜藉由這樣的說法，企圖減輕自己造成卡列寧傷害所引起的內疚，也說服自己目前所得到的幸福是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所以她「應該」可以得到這樣的快樂。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安娜與伏倫斯基之間關係的不合法，兩人之間有許許多多的話題不能碰觸，例如：未來的路該如何走下去？與卡列寧的婚姻該如何解決？兒子謝遼沙的歸屬？……等等；有許多人不能來往，在國外他們必須「躲開俄國的太太們，不和她們見面，以免讓自己陷入尷尬的境地」⁸⁶，於是安娜與伏倫斯基生活圈相對性地、也無可避免的越走越狹窄。

⁸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26。

⁸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36。

⁸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50。

⁸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46。

⁸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46。

安娜與伏倫斯基在歐洲旅居三個月，對伏倫斯基而言，離群索居的生活讓他漸漸地感到百無聊賴，「從前伏倫斯基出國時所過的，都是一種單身漢生活，箇中樂趣他現在是連想也別想了。」⁸⁷對安娜而言，對兒子的思念令她歸心似箭。

「從她離開義大利的那一天起，和兒子見面的念頭一直讓她心情激動。離彼得堡越近，她越感到這次見面將多麼快樂，意義將多麼重大。」⁸⁸兩人就在這種各懷愁緒的想法下回到彼得堡。

安娜知道「她跟兒子見面對他來說似乎只是一件極不重要的事情；她知道，他任何時候也不可能理解她的痛苦有多麼深；她知道，提起這事他若是語氣冷淡，她便會對他產生憎恨。而這是她最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她把所有關於兒子的事都瞞著他」。⁸⁹

思念兒子的心不被情人所了解，求見兒子又遭到拒絕，再加上回到國內之後不得不面對的輿論壓力與道德批判，雖然安娜認為自己在感情上追求一份光明磊落的戀情是對的，較之於上流社會當中那些表裡不一的貴婦而言，自己是高尚的，但是當她盛裝前往彼得堡上流人物聚集的劇場露面，面對坐在她旁邊的卡爾塔索夫人公然的侮辱，認為坐在她旁邊是「一樁恥辱」，既而憤然離座的難堪時，處於完全孤立環境中的安娜，情緒漸漸的失去平衡，而伏倫斯基也就成為當下的唯一出口，這樣的景況也就形成兩人之間惡性循環的開始。安娜在劇院受辱後回到家中

「你，都是你不好！」她喊叫著，聲音中摻著絕望和怨恨的淚水。

「我恨你的冷靜。你不該把我弄到這種地步。」

「啊，要是你愛我，像我愛你一樣，要是你也痛苦，像我一樣…」⁹⁰

⁸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48。

⁸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28。

⁸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29。

⁹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51。

面對安娜的指控，伏倫斯基覺得她很可憐，也知道目前是她唯一的支柱，但仍然生她的氣，氣她為何要故意去做令自己自取其辱的事，更氣她這種公然挑釁的行爲讓他倆在重返上流社會之路雪上加霜。

在傳統的倫理道德輿論壓力下，安娜充滿著憤恨和痛苦，不得不同伏倫斯基離開彼得堡上流社會到鄉下蟄居。失去兒子，失去曾經給她帶來因被尊敬、羨慕而感到樂趣的社交生活，安娜現在唯一的需求是伏倫斯基的愛。她爲擁有伏倫斯基的愛而失去一切，因此她也要求伏倫斯基犧牲一切而專注於她。

愛一個人不是占有他，而是使他幸福。安娜敏感、固執的性格使得她在愛情上表現出空前的自私和占有慾，她對伏倫斯基的愛是瘋狂的、不顧一切的。正如羅曼·羅蘭所說：「《安娜·卡列妮娜》裡的愛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專橫的性質。安娜的美麗有一種『惡魔般迷人的魅力』她臉上閃爍的紅光不是歡樂的紅光，而是使人想起黑夜中的大火的可怕的紅光。安娜對伏倫斯基的愛情就像一個飢餓的人得到了食物」。⁹¹ 這種自私和占有慾使得原本開朗、活潑的安娜變得偏執、乖戾、自私、暴躁、懷疑、恐懼、忌恨。她認爲她愛伏倫斯基就應該完全占有他，絲毫也不允許伏倫斯基有自由活動的空間和權利。

伏倫斯基除了安娜，還有對功名、社交生活的需要，但此刻的安娜把愛情看得高於一切，看成生活的唯一內容，因而她變得疑神疑鬼「她心頭還沒有一個嫉妒的具體目標，於是她便去尋找。她嫉妒的目標老是轉來轉去，往往只憑一點兒蛛絲馬跡。」⁹²「由於嫉妒，安娜便對他感到憤恨，便尋找一切理由來發洩這種憤恨，她爲她處境中的一切難堪事責怪他」⁹³

不斷的爭吵，讓安娜與伏倫斯基的感情越來越疏離，關係的冷淡就越引發安娜內心的恐懼，內心的恐懼就使安娜對伏倫斯基的占有慾越來越強烈，伏倫斯基一開始還能抱持著體諒的心，理解安娜的作爲，但在這樣惡性循環下，即使伏倫

⁹¹ 《歐美作家論托爾斯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57。

⁹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90。

⁹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91。

斯基對安娜不斷地保證他對她的愛沒有消退，但敏感的安娜還是從伏倫斯基的眼神察覺到兩人的關係已背道而馳的事實。

這樣的訊息，讓孤立無援的安娜倍感心驚，爲了抓住伏倫斯基的心，維持這份感情的濃度，安娜將全部的心力都投注在伏倫斯基的身上：

凡是伏倫斯基所做的事，她都找有關的書籍和專門雜誌來閱讀。……但是她所最為關心的畢竟還是她自己——還是她自己，關心使自己能夠得到他的歡心，使自己能夠爲他取代他所放棄的一切。她生活的唯一目的便是希望不僅能夠討他歡心，而且爲他服務周到。⁹⁴

爲了拴住伏倫斯基，她極力裝扮自己，由於過份注重個人的女性魅力，安娜甚至也賣弄起風情。

雖然整個晚上她都下意識地（近來她對所有的年輕男人都是這樣）使盡全身解數在列文心中激發起對她的愛戀之情，雖然她知道已經達到目的，只用一個晚上便能讓一個結過婚的正派人對自己拜倒到如此程度。⁹⁵

正如羅曼·羅蘭所評述：「無法抑制的情慾逐步蛀蝕著這個高傲女子的整個精神大廈，……嫉妒折磨著她，征服了的肉慾迫使她的舉止、聲音、眼神中處處弄虛作假，她墮落到使任何男子都爲之著迷的女人行列。」⁹⁶

安娜傾其所有、盡其所能的去愛伏倫斯基，當她意識到伏倫斯基對她開始冷淡，意識到她要失去自己僅有的唯一的一點幸福，意識到已經無路可走了的時候，她爲絕望的恐怖所震驚了。她精神極度緊張，在這生死攸關的嚴重時刻，她

⁹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71。

⁹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45。

⁹⁶ 《托爾斯泰傳》，羅曼·羅蘭著，台北市：台灣商務出版社，1996，頁63。

悲痛地、憤怒地向伏倫斯基乞求說：「我只求你千萬不要遺棄我！」然而，淺薄的伏倫斯基不理解此刻安娜的心情，聽不見在這話語中狂濤般的絕望和撕心裂肝的悲泣聲。

她越孤獨便越加感受到伏倫斯基對她感情的珍貴，越加把它當作安身立命的憑藉。因此她的愛情「越來越熱烈，越來越自私」，也就必然地要求伏倫斯基越來越完全地獻身於她。這時，伏倫斯基就成為她跟生活的唯一聯繫，她跟伏倫斯基的愛情就成為她生活的唯一內容，伏倫斯基的愛已不僅僅是安娜幸福的保證，而且也成為她生存權利的憑藉與標誌了！

安娜在愛情上的偏執，最後終於發展到無法自拔的地步。在一次與伏倫斯基激烈的爭吵後，伏倫斯基剛剛才離開「家」，安娜又寫信又打電報，最後決定動身去找伏倫斯基，由於覺得到處都是虛偽，對一切都絕望的安娜，眼中所看到的一切情景也就都變成矯情、虛假。一切都感到不順眼，看到一個毫不相干的小女孩，她就平白無故地斷定人家「還是個孩子，就已經變醜了，會裝腔作勢了」。看到她對面座位上的一對夫婦，她也似乎清楚地看出「他們彼此是多麼厭倦，他們彼此是多麼仇恨」⁹⁷。總之，在此時此地，安娜把自己惡劣情緒的陰影投射到一切與她毫無關連的人們身上，可見此時的心境已瀕臨到何等緊張、絕望和無法自持的地步。

安娜在臨死前曾對自己的將來作過各種選擇：回到那個把她養育成人的姑母家去，或者搬到哥嫂家去住，不然的話，就隻身出國。但她犀利的目光，早就透徹地看穿現實生活中的一切。到處都是一樣，在這個「虛情假意，他想要把我剝光，我也想要把他剝光」⁹⁸的現實環境中，要想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是必然要碰壁的。

她死前的多疑就真實地反映這種極度窘困的處境和孤獨悲慘的心理。她自己明明知道伏倫斯基不會欺騙她，他對索羅金娜公爵小姐沒有什麼野心，他也不愛

⁹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023。

⁹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017。

吉蒂，也並不是對自己不忠實，但她卻日夜不安，疑慮重重，為最終會失去伏倫斯基的恐怖心理所左右。她失去所有的自制能力，一再做些跟自己的心願相反、不斷地惡化自己處境的事情。結果終於臥軌自殺，她的自殺體現四面楚歌的她對愛情的自私與變態：「死現在是促使他恢復對她的愛情，懲罰他，讓她心裡的惡魔在同他搏鬥中取得勝利的唯一手段」。⁹⁹這一切正是安娜這種悲慘的、痛苦的、別人無法了解的、又絕對無法解脫的精神狀態反映。

⁹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005。

第四節 安娜性格的三大衝突

托爾斯泰在人物塑造上的另一個特色是善於在複雜、矛盾中揭示人的心靈，即複雜性。他認為「所有的人都是黑白相間的花斑馬——好壞相間、亦好亦壞。」¹⁰⁰這句話充份表明托爾斯泰對人的認識和理解。因此他創作的人物形象，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豐富複雜的性格世界，每個性格都有完整的結構、自成一個體系。如同現實社會中的人一樣，每個人的性格中都包含肯定的和否定的、好的和壞的兩方面，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境遇中經常發生變化。也就是「善」與「惡」經常在人的心靈裡發生衝突，愛與恨也並非一成不變、始終如一。就像英國評論家愛·莫·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所說的是「圓形人物」，不是單純的「善」或「惡」的概念可以界定和解釋得了的。

一、 真誠性格與社會虛偽本質的衝突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一書中以辛辣筆法揭露圍繞著安娜的那個「渾然一體」的彼得堡社會的偽善。當時的彼得堡上流社會存在著三個社交集團，一個是卡列寧的政府官僚集團。他們是勾心鬥角、結黨營私之徒。他們把年輕漂亮的夫人帶去參加舞會，不過是作為裝飾品，心裡熱衷的則是政治的升遷。另一個是莉姬婭·伊凡諾夫娜伯爵夫人的集團，由「年老色衰、慈善虔誠的婦女和聰明

¹⁰⁰轉引自〈論托爾斯泰創作中人物性格的結構特徵〉，王小璜著，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2期。

博學、自命不凡的男子組成」，都是假仁假義的偽君子。第三個是培特茜·特維爾斯卡雅公爵夫人的集團，是以「跳舞、宴會和豔麗的服裝」為特色的一群腐化放蕩的女人和撒謊成性的男子組成。三個集團表現形式不同，本質卻無差別，都浸透著偽善。¹⁰¹

在這些人中間，打著文明的幌子，實際生活中充滿淫蕩和腐敗，許多家庭的婚姻都已名存實亡：

切欽斯基公爵有妻子和家庭，孩子都已經長人，有的做了御前的侍從，他卻還有另一個不合法的家庭，那裡也生有子女。……他還經常把最大的兒子帶到第二個家裡，他對斯捷潘·阿爾卡季伊奇說，他發現這對兒子有好處，可以讓他增長見識。¹⁰²

很多貴族老爺背有巨額的債務，但卻仍然過著習慣性的揮霍生活。

克裡夫佐夫伯爵早就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但卻還養著兩個情婦。¹⁰³

彼得羅夫斯基揮霍了五百萬的家業，依舊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他甚至還是財政部的負責人，每年有兩萬盧布的薪俸。¹⁰⁴

安娜的哥哥斯季瓦窮得連給孩子買衣服的錢都沒有，他還是用變賣妻子財產得來的錢購買貴重的項鍊送給舞女，這些寡廉鮮恥、道德淪喪現象，不但不會受到譴責，而且還得到這個社會的法律、宗教、道德、輿論的保護。

安娜生活在這個「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

¹⁰¹ 參閱《世界文學簡史》，李明濱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頁264。

¹⁰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75。

¹⁰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77。

¹⁰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77。

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¹⁰⁵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已完全被金錢權勢所腐化，夫妻之間毫無真摯的感情，人們習慣於互相欺騙，安娜多年進出這樣的環境，當然懂得這是潭污水。

安娜她不願妥協，而是要力求超脫。她不願像她的嫂子朵麗那樣自我忍讓，委屈求全；她不願效法培特茜那樣荒淫無恥，形同娼妓，更不肯接受卡列寧的條件：表面上維持家庭的體面，背地裡去做偷情的勾當。¹⁰⁶她要正大光明地生活，堂堂正正地做人，公開表現自己的愛情要求，離開家庭去同熱戀的人結合。並把這看作是擺脫上流社會污濁，尋求婦女正當地位的出路，去追求一種比較符合理想的生活。這樣一來，安娜就有罪了，就是對貴族虛偽的道德觀念的挑戰和反叛。

在安娜公開地向社會表明自己愛的權利的時候，她就把自己擺在跟整個上流社會為敵的地位上，就成為上流社會裡的眾矢之的，整個上流社會從法律、道德等各個方面對安娜展開全面的制裁。

安娜之所以不見容於上流社會，主要是由於她對真誠愛情生活的追求。那些骯髒、虛偽的靈魂容不得純潔、真誠的行為。「那些比她（安娜）壞千百倍的人都攻擊她。」嫉妒安娜純潔的邪火早就灼燒那些貴婦人們污穢而空虛的靈魂。當安娜「失足」與伏倫斯基交好的消息流傳開來的時候，托爾斯泰在書中提及這些貴婦人的心態：

大多數羨慕安娜的年輕女人，早已厭惡人們一向說她正經了，現在，面對她們所猜測的事，每個人都非常高興，她們只等待著社會輿論一旦確實轉了向，就把她們所有的輕蔑的壓力都投到她身上。她們已在準備著一把把的泥土，只等時機一到，就向她擲來。¹⁰⁷

¹⁰⁵ 轉引自〈四個從家庭中出走的婦女〉，姜波著，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第5期，見《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著，頁256。

¹⁰⁶ 參閱《托爾斯泰及其創作》，李明濱著，瀋陽·遼寧出版社，2001年1月一版一刷，頁64-86。

¹⁰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67。

在這裡，根本的原因不是由於安娜背棄丈夫愛上伏倫斯基，恰恰是由於她所追求的不是偷雞摸狗的胡鬧。

伏倫斯基的母親，一度迷上安娜，後來卻極力反對兒子跟安娜的關係，直到安娜死後，她仍然恨恨地辱罵安娜。這也是因為她認識到伏倫斯基和安娜的關係是真摯的愛情，不是任意的胡鬧，因為她察覺到那「並不是她讚許的那種美豔的社交界的風流韻事」而是「維特式的，不顧一切的熱情」，也就是說，這個老交際花嗅出這不是她本人在年輕的時候，在她結婚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守寡後所發生過多少次的那種風流韻事！

同樣的，伏倫斯基的哥哥本人正與一個舞女鬼混，但也極力反對弟弟愛安娜，這也是因為他意識到那不是一般性的男女廝混。就連伏倫斯基亦察覺，「假使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場裡的風流事，他們就不會干涉我了。」正是如此，這一切都說明，在虛偽的貴婦人中間，在臭氣瀰漫的上流社會裡，污穢的淫亂是合法的，而追求純潔的愛情則是有罪的！

上流社會對安娜的全面封殺，主要突顯了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在如此污濁的社會中，安娜那份出污泥而不染的堅持，令那些朝秦暮楚的貴族婦女嫉妒且羨慕安娜還具有這麼純粹、純淨的愛人能量。二是安娜的高尚行為如同一面鏡子照出那醜陋不堪的行為和骯髒的心靈。因此，安娜在上流貴婦眼裡成了十足的眼中釘、肉中刺。正因為她們非常的清楚安娜行為的高潔，兩相對比之下，這群上流社會的婦女的行為就更顯的卑下、無恥。之於安娜，她們既然無法修正自己的行為，又無法承認自己的不堪，只能全面撲殺。

無論從精神生活或道德面貌來說，安娜都高出上流社會那班無恥之徒，但她卻受到貴族上流社會不公正的待遇，可見這個社會已經墮落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了。美國的評論家哈利·列文說過：「個人與世界的對抗，不管是向最壞的，還是向最好的情況發展，它都是一項注定要失敗的事業。」¹⁰⁸因此安娜以她真誠的

¹⁰⁸ 轉引自〈安娜與子君愛情悲劇的比較分析〉，董健著，陰山學刊，2000年9月，第13卷，第3期。

本質、螳螂擋車之力試圖與整個上流社會相抗衡，也就註定她悲劇的命運。

二、 自我矛盾的衝突

爲了追求個人幸福向上流社會挑戰的安娜是勇敢的，然而背負著貴婦人精神的安娜又是軟弱的。作爲在典型俄國貴族教育下、在宗教氛圍成長起來的安娜，歷史的積澱、自幼的家庭教育和貴族生活形成安娜的價值準則，社會的習俗和道德觀念也約束安娜自身的行爲。

安娜的性格極其複雜，她對愛情的渴望與她的身世處境有著難以克服的矛盾。從階級屬性來說，安娜是顯赫的魯立克王朝的後裔。在生活上她離不開自己所屬的那個階層；在思想上，與她自己的階層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當她爲了個性解放起來反抗貴族社會時，在她內心就引起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

安娜性格的複雜性是由兩種思想衝突引起的，爭取自由的愛情和個人的幸福，與遵守貴族道德原則、屈從於宗教勢力，這兩種思想經常在她頭腦中鬥爭，制約著她的叛逆性格，這一矛盾衝突在她行爲的許多方面都明顯地表現出來。

對待家庭，她極端厭惡、渴望擺脫無愛的環境，可是一旦真要離開家庭、拋棄丈夫，她又同情卡列寧痛苦的處境。所以當她面對「兩眼鬱鬱地凝視著前方」的卡列寧時，安娜內心那個深受道德教化的「超我」¹⁰⁹就立刻出現，瞬間「她覺得他好可憐」。剎時她無法理直氣壯地直視卡列寧，只能卑微地、害怕地承認「我是一個有罪的女人，我是一個壞女人。可是我還是我，我還跟那天和您說話的時

¹⁰⁹ 《精神分析入門》 約瑟夫·洛斯奈著 志文出版社 1971年初版 1991年再版 頁61。
「超我」：大致與所謂的「良心」是相同的東西。這些力量使我們透過雙親、教師、宗教影響和其他道德權威形式的接觸而形成我們心理上的一部份。「超我」大部份屬於人格的潛意識部份，它是一個特殊的機構。這個機構告訴我們什麼是合乎道德的，什麼是不道德的，它像一個監督者或警戒者，設法引導自我走向更高的途徑。

候一樣……我是不可能有什麼改變的。」¹¹⁰

甚至只要一想起對丈夫所造成的傷害：

「我無可避免地給這個人造成了不幸……但我也要受苦，而且將來還要苦下去：我被剝奪了我所最珍愛的東西——我被剝奪了名聲和兒子。我做了不道德的事，因此我並不想得到幸福，不想離婚，我寧願今後承受羞辱和跟兒子分離帶來的痛苦。」¹¹¹

在傳統教養、長期宗教洗禮下，安娜認為「不道德」的自己是不配得到幸福的，因而在她與伏倫斯基短暫的幸福中，當她感到活得最圓滿的時刻，她還需這樣的告訴自己，安娜必須藉由自己為追求這份感情中所失去的部份來減輕自己當下幸福的罪惡感。

在對待卡列寧的態度上，一方面憎恨、鄙視他，忍受不了他的虛偽；另一方面又覺得他「是個好人」，同情他的處境，為他的痛苦而感到難過。安娜在謝遼沙生日時前往探視，面對兒子不解的眼神，安娜對謝遼沙說：

「你要愛他，他比我好，比我有良心，我對他做錯了事。」¹¹²

但看著迎面而來的卡列寧，心中所湧現的念頭卻是：

儘管她剛才還說，他比她好，比她有良心，而朝他全身上下每一個細小之處匆匆掃過這一眼，她立即充滿著對他的厭惡和憎恨，以及因為兒子嫉妒起他來。¹¹³

¹¹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53。

¹¹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46。

¹¹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36。

¹¹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36。

另一方面，作為一名深受宗教思想影響的女姓，貴族社會的宗教觀念、道德規範也滲透到安娜的心靈深處。所以，安娜的「超我」時刻譴責安娜的行為，懲罰讓愛慾得逞的「自我」¹¹⁴，因此，在她重病昏迷之際，一再請求丈夫卡列寧的寬恕，痛恨那個「傷風敗俗」的「本我」¹¹⁵。

安娜的另一個衝突展現在她追求愛情的歷程上。她執著於愛情，但一邊又不自覺地把追求愛情幸福和犯罪墮落等同。自從她愛上伏倫斯基以後，愛情給她帶來幸福，使她第一次體驗到生之歡樂；但也給她帶來不幸，精神上承受著莫大的痛苦。她要爭取個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同時又為自己的越軌行為感到羞愧。她一方面蔑視貴族階級假仁假義的道德，公開與丈夫決裂；另一方面，她又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恥辱和恐懼，以致於常常在情人面前羞愧得滿臉通紅。她老是想不通，對別人而言，偷情根本不算一回事，而她卻是這樣痛苦。

當她與伏倫斯基開始愛情生活以後，感到這個世界上除了伏倫斯基以外，對她來說就沒有其他親近的人，但同時又覺得「這樣罪孽深重，這樣咎無可辭」。安娜對自己的行為一點都不後悔，認為一切如果從頭來的話，她還是會那樣做的，可是她卻為自己因此失去了社會地位而感到悔恨。

安娜死前的精神狀況，反映她內心無法解決的矛盾，她追求愛情、追求個性解放的行為是符合自然生命的內在趨勢和個性的本能要求，但在理性上，安娜又缺乏這種認識，因而安娜把愛情的覺醒作為道德的墮落看待，她不能肯定自己行為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所以她追求愛情既大膽又怯弱，既堅決又惶恐。

¹¹⁴ 《精神分析入門》，約瑟夫·洛斯奈著，志文出版社，1971年初版，1991年再版，頁59。

「自我」：相對於「本我」而言，在本質上是文明的產物，它是每個人身上不能不具有的「控制室」，主管我們維持一般正常而守法的生活。它注意著環境的變遷與要求，使我們努力設法去順從它們。

¹¹⁵ 《精神分析入門》，約瑟夫·洛斯奈著，志文出版社，1971年初版，1991年再版，頁57。

「本我」：它是我們所有的熱情、本能和習慣的來源；且總是費盡心機要滿足它們。「本我」為了達到個人生活的滿足而產生的衝動經常很複雜，沒有道德觀念甚至也缺乏邏輯的推理。它對現實是陌生的，唯一的興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以滿足本身需要。它百分之百地接受「享樂原則」支配。

三、 情愛與母愛的衝突

安娜與卡列寧的兒子謝遼沙是她的心肝寶貝，她愛謝遼沙勝過自己，她無時無刻不牽掛著他。在前往莫斯科的火車上，她與伏倫斯基伯爵夫人一路上談的便是兒子。在朵麗家中，一到兒子就寢的時間，她就想到：

她往往在赴舞會之前給他安頓好睡覺的事，這會兒她感到惆悵，想到自己離他那麼遙遠；無論大家在談些什麼，她的心老是說著就飛回到她的鬢髮謝遼沙身邊。她很想看一眼他的照片，說兩句關於他的話。她利用她找到的第一個藉口便站起來邁著她輕盈、堅定的步子去取照片簿。¹¹⁶

與伏倫斯基從國外旅遊回來，她迫不及待地想看兒子，書中甚至寫到「安娜回俄國的目的之一是看她兒子」。安娜在與丈夫決裂以後，她非常痛苦，因為她失去最珍貴的東西——「我失去了我的名譽和兒子」，「我將為離開我的兒子而受苦」。可見，安娜對謝遼沙的母愛之深。

和伏倫斯基的相遇喚醒安娜潛在對愛情渴求，同時也使她陷入新的矛盾境遇。在與卡列寧空虛的婚姻生活裡，兒子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作為一個妻子，她不愛她的丈夫；作為一個母親，她愛她的孩子。當伏倫斯基向她提出「離開妳的丈夫，把我們的生命結合在一起」的要求時，安娜立即想到兒子，於是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恐怖和不知所措。為了伏倫斯基的愛情，安娜可以毫無躊躇地拋棄家庭，可是這樣會失去她的愛子；而為了愛子，她又不得不繼續留在這個充滿虛偽的家庭，使她得不到愛情。

¹¹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39。

安娜與伏倫斯基熱戀的期間，伏倫斯基曾試著與安娜討論將來可能的出路，但安娜只要一想起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兩難，立刻激動的說：

「做您的情婦把一切都毀掉……」

她又想說：把兒子毀掉，但是她說不出兒子這兩個字來。

伏倫斯基不能理解，憑她的堅強、誠實的天性，怎麼能夠忍受這種欺騙的處境而不想擺脫它；但他沒有料到主要的原因是她說不出口的兒子這兩個字。每當她想起兒子，想起將來對他跟他離父私奔的母親會抱怎樣的態度，這時她就會為她所做下的事情感到非常地恐懼，於是她便不去認真地思考，而像一個婦道人家那樣極力地只顧用一些虛假的理由和言詞來安慰自己，目的只是讓一切維持原狀，讓她可以忘掉她兒子將會怎樣面對這個可怕的問題。¹¹⁷

對安娜而言，如果誠實的結果只是單一性地讓自己的地位明確，讓自己不用活在持續地撒謊中，那麼安娜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勇往直前，但「坦白」地結果必然地會傷及無辜，而且還是自己最摯愛的兒子，反觀自己對伏倫斯基的感情，此時的安娜亦是難以割捨，面對如此左右為難的處境，安娜也只能逃避。

安娜可以離開她丈夫，卻不能離開她兒子，這也是她起初不願離婚，委屈求全，甘願當一個情婦的原因。事實上，離家之後，對兒子的思念之情長期的吞噬她的心靈。安娜回到國內後第一件事就是安排與兒子見面，她強壓下自己的屈辱寫信給莉姬婭伯爵夫人，信中字字小心、句句斟酌。遭到拒絕後的安娜，決定「就是明天，就在謝遼沙過生日的時候，她要直接走進丈夫的家中，她要買通一些人，她要用瞞哄的辦法，反正無論如何要見到兒子。」¹¹⁸

跟兒子的那次秘密會見給安娜帶來極大的喜悅和極深的絕望與痛苦，儘管

¹¹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88。

¹¹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29。

安娜事先背著伏倫斯基買好給兒子的禮物，但當母子正式見面之後，哪怕整整延續了一個小時以上，「她又想起了多少她可以對他說的話喲！」但當時卻「什麼也不會說，什麼也說不出來」，「她昨天在小店裡懷著那麼深的愛和愁挑選的那幾件玩具，根本就沒有來得及拿出來」¹¹⁹，終於原封不動地又把它帶回旅館。托爾斯泰以驚人的藝術表現力展示安娜的痛苦、她對兒子的情感深度，以及那個失去母親撫愛的孩子謝遼沙的悲傷之情。

這樣的愛，即使後來與伏倫斯基所生的安妮誕生，也無法取代。安娜與兒子短暫的會面後，看著奶媽抱著打扮好的小女兒。她的心情錯綜複雜，她思念謝遼沙，面對安妮她又不得不善盡義務：

她不能不笑顏逐開，不能不親吻這個小丫頭，不能不把手指頭伸給她讓她又哼又叫、全身跳動地抓住；不能不把嘴唇遞給她，讓她像接吻似地喂進那張小嘴裡。安娜把這些都做了……然而一看見這個嬰兒，她心裡更明白了，她對這個孩子的感情跟她對謝遼沙的比，簡直就說不上是愛……她已經把全部的愛心傾注在第一個孩子。¹²⁰

由於八年來，兒子謝遼沙是安娜所有感情寄託的對象，安娜無法將愛轉移至小女兒安妮身上，也不願將「心」用在安妮身上。

安娜與伏倫斯基定居鄉下莊園時，朵麗前往探視，當朵麗問起安妮長了幾顆牙時，安娜竟然答錯。小女兒是伏倫斯基與安娜愛的結晶，何以安娜會對安妮如此的漠視？其一，安妮的無法正名一再地提醒安娜與伏倫斯基這份感情的不合法性。其二，安妮的存在也一再地刺痛安娜拋棄最愛的兒子的罪惡，因而下意識間，安娜認為謝遼沙得不到的母愛，她也不願給予安妮，這亦是對謝遼沙另一種形式的補償。其三，安娜在捨棄地位、名聲、兒子為愛遠走時，已將整個人的身與心

¹¹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36。

¹²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37。

全數地寄託在伏倫斯基上，在她所有的生命中最重要只剩下這份愛，因此，安娜的心中除了這份愛以外，再也不願關心任何的人、事、物。

冷酷的現實迫使安娜必須在放棄伏倫斯基回到兒子身邊，以及放棄兒子跟伏倫斯基走兩者之間作一選擇。這對愛子如命的安娜來說是何等的痛苦，是多麼沉重的打擊。即使在後來她渴望離婚的時候，她仍然想到她的兒子：「他會在他那被我遺棄了的父親的家裡長大，會看不起我。」¹²¹安娜既想要愛情又想要兒子，但兩者不可能兼得。想到她要永遠——僅是在肉體上，而且是在精神上和兒子分離，並且再也不能挽回，她便感到加倍的痛苦和萬分的矛盾。

另一方面，謝遼沙在安娜與伏倫斯基看來，又是比其他任何人都頻繁地成爲他們愛情的「障礙」。只要有謝遼沙在，即使是在熱戀中，安娜與伏倫斯基也會小心翼翼地「像普通熟人般地交談」，然而，儘管如此謹慎小心，「伏倫斯基仍然時常看見這孩子凝聚在他身上的注意和懷疑的目光，還有孩子在他面前那種奇怪的膽怯和游移不定，他有時候對伏倫斯基很親切有時卻冷淡而拘謹。」¹²²

更有，只要有謝遼沙存在：

伏倫斯基和安娜心便會產生一種感覺，好像自己是一個在大海中航行的人，從羅盤上看見自己快速行進的方向已遠離航線，但是停止前進又力所難及，每一分鐘都使自己離開正確的方向更遠一些，而承認自己走錯了路——那等於是承認自己的毀滅。這孩子有他對人生的天真純樸看法，因此他就像是一個羅盤，在為他們指出偏離正路的程度，他們知道正路是什麼，但卻又不願意知道。¹²³

綜上所述，這些都激起安娜內心的痛苦和矛盾。從人的本性出發，表現安娜爲母

¹²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68。

¹²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82。

¹²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83。

愛的失落而痛苦的自然心態。

安娜是在愛，她愛得勝過自己的「兩個人——謝遼沙和伏倫斯基」，然而兩者卻不能兼得。她對朵麗說：「我只愛這兩個人，而他們是互相排斥的。我沒法將二者結合，而這又是我所唯一需要的。如果不能如願，那就什麼都無所謂了。」

¹²⁴情愛與母愛的衝突一再地引發著安娜內心的煎熬，不僅讓安娜成爲「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也逼得她步上絕境。

¹²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68。

第五章 他人眼中的安娜

托爾斯泰小說中常採取多視角的敘述角度，對於塑造人物形象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人物的外貌特徵、心理活動和性格除了通過托爾斯泰的直接敘述和人物自己的內心獨白來介紹外，還通過其他的各種不同人物的觀察、直覺和評價來表現。比如安娜的肖像特徵、精神面貌以及內心感情的變化很多時候就是通過卡列寧、伏倫斯基、朵麗、吉蒂對她的觀察、感覺和評價來進行描寫的，而且不同性格的人採取的觀察角度和認識的內容也有所不同，因此就表現出他們各個不同的性格氣質、教養、身份、智力水平和感受能力、理解能力。

多視角地描寫人物，有助於增強被描寫人物的立體感和真實感。由於每個觀察者的觀察角度有所不同，使得被觀察者的性格呈現出多個層次和多個側面。伏倫斯基作為情人，卡列寧作為丈夫，朵麗作為嫂子，列文和吉蒂作為一般的熟人來進行他們對安娜的觀察，安娜在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個性特徵也就獲得了完整而立體的體現。

第一節 卡列寧眼中的安娜

一、上流社會的必需品

卡列寧一生熱衷於功名利祿，他順從一切對他有用的人，並把自己的智慧、

人生樂趣，以及生活熱情全部傾注在官場的明爭暗鬥中。對卡列寧而言，娶安娜並非爲了情感因素，而僅僅是把一個活脫脫的生靈當作一個有家室的標誌，在卡列寧的心目中安娜只是一個妻子，而不女人，只是一個在官場、社交場合必需具備的裝飾品，甚至是一個能有助於他功名升遷的有用花瓶。在彼得堡上流社會的三個圈子之一，是卡列寧透過它謀略自己前途的圈子：

阿歷克賽·亞力克山德洛維奇把這個圈子看得很重要，於是極善與人相處的安娜在她初來彼得堡時就跟這圈子裡的人交朋友。¹

因而當安娜生下兒子，使他不至於因爲家庭婚姻而延緩升官的步伐時，妻子就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符號。

在家庭生活中，他只知道安娜身爲他的妻子，須處處順從他，而把安娜的個人意志拋在一邊，他從未想過安娜是一個有感情的女性。安娜的想法爲何？他不想知道、不感興趣，當然也就不與理會，他認爲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爲別人設身處地考慮，是一種有害而危險的胡思亂想。因爲這樣的思考模式，對他的功名利祿毫無實質的幫助，甚至只會耗費他求取功名的心力與時間。

在他的認知上，「妻子」是必備的，他娶安娜不過是爲了裝飾自己的社會門面，作爲自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點綴而已。他要的是家庭和妻子，而不是愛情和女人。在這樣的概念下，妻子這個角色在他的生活中，只屬於必備的「附件」，是依附在他之下的，既然是臣屬於他之下的一項必備品，竟然有自己的想法、喜怒哀樂，這是令他大惑不解的。因此，他一想到安娜也可能有她個人的思想、願望，有她個人想過的獨立生活，他便感到非常不可思議，甚至認爲這是在他事業將大功告成之際，一種「無聊的驚擾」，立刻把這樣的想法驅除掉。

對官場的痴迷導致對生活的麻木，對虛偽的迷戀導致對真誠的冷感，對人類

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06。

情感的先天性缺乏導致對妻子的冷淡。因為對安娜的無所用心，當然也就看不到安娜內心的豐富，更不理解安娜的行爲及意義。安娜，一個充滿生命力的真誠女子，就在卡列寧對「妻子」的認知中度過八年精神牢獄般的日子。

二、 不守婦道的背叛者

卡列寧完全不理解安娜有何不滿足？他給了她在「忙於功務之餘」的「所有時間與愛」，他讓她擁有不虞匱乏的物質生活，以及顯赫的名聲與地位。面對安娜的「不貞」，使他苦惱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安娜的行爲造成他名譽的損失，影響他的仕途生涯，更令他氣憤地是安娜不願意接受他維持「體面」的建議。

「我要的是，要您別讓我在這裡遇見那個人，要您一言一行都不會讓社會上、不會讓家裡的僕人有可能說您是在犯罪——要您不再跟他見面。這要求，似乎不高吧！做到這幾點，您就可以不履行一個忠實妻子所應履行的義務而享受一個忠實妻子所能享受的權利。」²

對卡列寧而言，提出這樣「寬容」的條件，他已經是做了最大的讓步和犧牲，但安娜竟然還拒絕配合，這引發他所有的恨，面對朵麗的道德勸說，他用尖銳響亮的聲音說：

「原諒是做不到的，我不想原諒，也認為是不公正的。我為這女人已經做到了一切，而她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踐踏在她與生俱來的一堆污泥裡。我不是一個惡人，我以前從來沒有憎恨過誰，而我要拿出我靈魂裡全部的力量

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54。

來憎恨她，我甚至無法原諒她，因為她給予我這麼多傷害，我實在太恨她了！」³

安娜的外遇以及不顧顏面的做法，令卡列寧極端的憤怒，他認為應該對這個「不知羞恥、沒有心肝、沒有信仰、一個墮落的女人」作出懲罰，對她絕不輕言放手，一來可能會危及他汲汲營營所得到的功名，二來不管離婚或分居無異於順遂了這個「下賤女人」的心願——可以與情人雙宿雙飛。「我不可以得不到幸福，而她和他也不應該得到幸福」，在卡列寧的認知中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允許的。

安娜因產褥病危，卡列寧在決定前往一探究竟的路程中，首次驚覺——對於安娜「不守婦道」的行為導致自己成為上流社會茶餘飯後訕笑對象的這種無力解脫的困境——「她的死將使他一下子擺脫全部的困境」——這樣的念頭，再踏進家門，一聽到她平安生產時，他甚至有些失望，此時他才完全明白，「他是多麼強烈希望她死啊！」

這股恨意不斷的延燒，再加上安娜在卡列寧寬宏大量的饒恕她之後又一走了之。這樣的羞辱，讓他無地自容，他感到「他現在落得形單影隻，受盡屈辱、遭人嘲笑」，他覺得「上流社會的熟人們，尤其是女人們，對他和他的妻子都特別注意。他發覺這些人全部都在竭力掩飾一種開心的情緒，就是那種他在律師眼睛裡見到過，現在又在這個僕人眼睛裡見到的喜悅。似乎人人都興高采烈，都好像是在給誰辦出嫁的事。」⁴

對於這樣一個「不守婦道的背叛者」，卡列寧非常清楚怎樣的打擊對安娜才是最致命的，怎樣的方式才能讓自己對安娜的制裁最具合理性。他拒絕安娜離婚的要求；唯恐這樣會鬧上法庭使他公開出醜，讓「他的敵人們會得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誹謗他，貶低他在社會上的崇高地位」⁵；他不把兒子交給安娜，因

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61。

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93。

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06。

爲他了解安娜對孩子的愛有多深刻，企圖用思念孩子這種精神折磨她；他以宗教之名來掩飾自己想懲罰安娜的本質心態，他告訴自己唯有把安娜留在身邊「我的所作所爲才符合宗教的教義，我才沒有把一個犯了罪的妻子拒於門外，而是給了她重新做人的機會。」藉由這三個方式，卡列寧果然成功的達到懲罰安娜的目的。

第二節 伏倫斯基眼中的安娜

一、 虛榮的戰利品

伏倫斯基英俊、瀟灑、幹練。他出身貴冑，每年要花掉五千盧布的巨款，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個活標本」。他畢業於軍官學校，很快進入有錢的軍人一伙，當上皇帝的侍從武官，周圍的人都認定他有飛黃騰達的錦繡前程。他有著一套損人利己的人生哲學：

伏倫斯基有自己的一套規矩，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都明確地規定出來。這些規定無疑規定了：賭帳是要付的，而裁縫的錢是不必付的；對男人不可說謊，對女人則是可以的；不可以欺騙別人，而欺騙做丈夫的是可以的；不能饒恕別人的侮辱，而侮辱別人是可以的如此等等。⁶

這些生活原則代表那些纨绔子弟的「體面行爲」，表現上流社會的骯髒卑劣、厚顏無恥。

伏倫斯基圈子裡的人有自己特殊的道德規約。他們把彼得堡生活圈中的人分為兩種：

一類是低級的人：這些是庸俗的、愚蠢的，而主要是滑稽可笑的人，他們相信一個丈夫只應同一個合法的妻子共同生活，姑娘必須貞潔無瑕，女人

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35。

必須有羞恥心，男人必須有大丈夫氣概，善於自制而性格堅強，還必須教養子女，自食其力，償還債務——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蠢話。這類人是老派的、滑稽可笑的。但是還有另一類人，真正能稱做是人的人，他們這些人都屬於這一類人，這一類人主要應該是瀟灑、英俊、大度、勇敢、快樂的，他們做任何風流事都不臉紅，而對其他一切事皆一笑置之。⁷

他尚未被安娜的真情感動前，他像此類「真正的人」一樣，沙龍、酒宴、舞會、劇院為他經常出入的場所，整日花天酒地，盡情享受。只要他覺得喜愛、需要，不論是貴族小姐，還是已婚貴婦，他都可以和她們恣意調笑、偷情，以求得官能的刺激和情慾的滿足。為此，他可以不講道德，不願廉恥，反以為榮，甚至把那些規規矩矩與自己的合法妻子生活在一起的人視之為「粗俗、愚蠢」而加以嘲笑。因此，他在莫斯科短暫逗留的期間，曾經攪亂一位純潔少女的芳心，把公爵小姐吉蒂迷得神魂顛倒。

他對吉蒂逢場作戲，玩弄感情，把愛情視同兒戲，見了更美的安娜就把吉蒂拋棄。伏倫斯基對安娜的追求，開頭的動機是複雜的，並非單純地為愛而愛。但安娜的美無疑地對伏倫斯基而言，是一股致命的吸引力。伏倫斯基在車站迎接母親時，首次見到安娜：

伏倫斯基憑他在社交場合中養成的機敏，只對這位太太的外表看上一眼便斷定她是屬於上流社會的。他說聲抱歉正要往車廂裡走，但又感到必須再看她一眼——並不是因為她非常漂亮，也不是因為她風姿高雅而和藹，而是因為當她側身走過時，那張討人喜愛的面孔上有著某種特別親切溫柔的東西。當他轉身一瞥時她也轉過了頭。那雙灰色的眼睛閃爍著因睫毛濃密而顯得暗淡，友善而懇切地在他臉上停了一下，彷彿她認識他似的……在

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88。

這短短的一瞥中，伏倫斯基及時地察覺到一種謹慎克制的盎然生氣，這種生氣流露在她的臉上，飄移在她閃爍的眼睛和那幾不可察覺的、只令她嫣紅的嘴唇輕輕一噉的微笑之間。彷彿有一種什麼從她身上滿溢出來的東西正不由自主地時而在那目光的閃耀中、時而在那微微一笑中顯現出來。她有意將她眼中的光芒熄滅掉，然那光芒卻事與願違地又在她隱隱的笑容中閃露出來。⁸

從這幅肖像畫中我們不僅看到安娜美麗的外貌，而且也看到她充滿青春活力的內心世界，有一股壓抑不住的生氣洋溢於安娜的全身心，正是這一特點吸引伏倫斯基。

伏倫斯基一開始追求安娜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出於虛榮心，因為安娜地位尊貴，年輕貌美，是雍榮華貴的卡列寧夫人。他一旦把安娜引誘到手，不僅可以滿足他的情慾，而且更會提高自己在上流社會中的身價，令其他貴族豔羨不已。這可從伏倫斯基與培特茜公爵夫人論及與安娜交往情形時內心所呈現的想法可一窺究竟：

他非常清楚，在培特茜和所有上流社會人士眼中，他不會有落人笑柄的危險。在這些人眼中，扮演一個少女或無夫之婦的不幸情人角色可能遭人嘲笑；而扮演一個追求有夫之婦者的角色，不惜性命地加以勾引，與其私通，這種角色倒是有某種漂亮、雄偉之處，絕不會遭人嘲笑，因此他在鬍鬚下隱藏著一種驕傲而快活的微笑，把望遠鏡放下。⁹

據當年為托爾斯泰的作品畫插圖的畫家帕斯捷爾納克回憶，在上流社會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一個青年偷一條手帕會被認為是最可恥的罪行，而偷偷地

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21。

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08。

占有被他勾引的女人，尤其是一個大官員的漂亮而年輕的夫人，則不但不被認作可恥，反而會被當作英雄，特別是在太太和女士們的圈子裡受到崇拜。伏倫斯基所以追求安娜，多少也是出於這種心態。¹⁰

長達一年的追求，伏倫斯基力圖占有安娜的強烈慾望終於實現，儘管他看著安娜「那一向驕傲、快樂，如今則無地自容的頭越垂越低」，也有所了解安娜內心的掙扎，但他還是盡情地享受這次愛情的勝利。托爾斯泰用「謀殺者」、「屍體」的比喻形容伏倫斯基從他愛情的俘獲物身上，充份得到熱情的宣洩，肉體的快感、愛情的幸福，虛榮心的滿足：

無論兇手在被殺者的屍體面前感到如何恐懼，他還是必須把屍體切成碎塊，掩藏起來，還是必須去享用一個兇手用謀殺所得到的東西。於是兇手便惡狠狠地，像是滿懷著激情地向那屍體撲去，拖住它，切割它；他也同樣地撲過去在她的臉上、肩頭上蓋滿了熱吻。¹¹

正因為伏倫斯基一開始對安娜的感情只是一種虛榮感的滿足，一種征服慾的驅使，所以當他看見安娜的身材因懷孕變胖，因不安的情緒變得容易嫉妒，感情的濃度相對地降低，再面對安娜時，也就有了不同的感受：

她已經完全不是他第一次看見時的模樣。無論在精神上或是在身體上，她都已經變得比前差多了。她的身子長胖了，而她的臉上，當她說起那個女演員的時候，那種惡狠狠的表情，讓她的容貌顯得醜陋。他注視她的那種目光就像是一個人注視著一朵被他摘下來又已經謝掉的花，他已經很難在這朵花上見到當初的美了，而當初他正是因為這一點美才把它摘下、毀

¹⁰ 參閱《托爾斯泰及其創作》，李明濱著，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頁78。

¹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36。

掉的。¹²

伏倫斯基從未了解安娜對他感情的深刻，所以一旦達到目的，虛榮心得到滿足，感情也就變淡了。

二、 為愛執著的女人

伏倫斯基從來沒有過過家庭生活，他母親年輕的時候是個光鮮亮麗的社交界名媛，平常經常流連於宴會、舞會的交際中。而「父親他差不多已記不得了」，他整個年少時光是在軍官學校度過的，從未有過完整家庭的他，當然也從未品嚐過「家庭」予人「安穩」「依賴」的感覺。因此：

他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有可能會結婚。他不僅不愛過家庭生活，而且依照他生活在其中的單身漢圈子之一致觀點，他認為成立家庭，特別是當丈夫是一種他無法接受的、與他格格不入的、甚至還是滑稽可笑的事情。¹³

安娜嘗到愛情苦果後的沉痛表情，使伏倫斯基受到震動，他漸漸地體會出安娜對他付出的情感與那些荒淫無恥的貴族男女不同。面對這一份真摯的感情，伏倫斯基深受感動，從而增強他對愛情的責任感。

泅泳於上流社會多時的伏倫斯基，早已認定男女之間情愛的關係，只不過是一種生活的調劑。安娜對感情的真誠、執著遠超過他原有的認知，也讓他意識到安娜是一個值得像合法妻子一樣給予尊敬的正派女人，是一個比自己生命還要寶貴的女人。為了成就倆人的愛情，伏倫斯基也曾作出一定的犧牲：他兩次放棄

¹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02。

¹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15。

升遷的大好機會，甚至辭掉軍職。但這樣深情的回應卻遭到四面八方的反對，不管是有過許多浪漫史的母親，或者是養過舞女的哥哥也好，都對伏倫斯基表示非難。

爲了擺脫上流社會的壓力和輿論的指責，他們遠赴歐洲過渡一段美好的時光，達到了愛情的頂點。從國外回到彼得堡後，伏倫斯基的哥哥第二天來找他時，他率直地告訴他哥哥雖然安娜尚未辦妥離婚，但他已把她就當成自己的妻子，跟任何別人的妻子一樣，他要求哥哥把他跟安娜的關係看作是夫妻關係，甚至要求哥哥也這樣轉告母親和嫂嫂。

當安娜遭到上流社會排擠時，伏倫斯基曾直接地告知他嫂嫂希望她能去看望安娜，並在家裡接待她，藉此讓她在社會上恢復名聲，但卻被他嫂嫂一口回絕：「…我不能這麼做。我有幾個正在長大的女兒，爲了我丈夫，我還必須在社會上混下去。」¹⁴爲此伏倫斯基還憤憤地回了一句：「我並不認爲她比成千上百的那些您所接待的女人更墮落。」¹⁵

對愛情的態度，伏倫斯基在認識安娜之前，與上流社會女子交往，只是逢場作戲，沒有動過真情，在與安娜接觸後，安娜的真情喚醒他思想中高尙的一面，讓他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愛情。並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譴責自己的道德規範、生活方式。由一開始的輕率到後來的認真，表明他已產生明確的責任感，他的愛情、婚姻觀念發生變化，道德得到昇華。

三、 自由的枷鎖

19世紀的俄國貴族，大多靠巨額地租收入過著奢華的生活，日子在無所事事中流逝。客廳聚會、家庭舞會是日常生活的「主課」，也是社交生活的突出標

¹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27。

¹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27。

誌。就在這名流薈萃、杯光觥影中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影響力被微妙地確定下來。試想，如果一個男人不能在這種場合出頭露臉，不就等於把他個人前途給葬送了嗎？

作為愛情主體的另一方，伏倫斯基難以面對的一個現實是：接受安娜的愛便意味著與整個社會的脫節和對立，這對仍然懷有貴族傳統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的伏倫斯基來說是難堪和無法承受的。他已經為愛情兩次放棄個人功名，但作為男人他不可能泯滅成就功名的志向，然而被社交界拒之門外，無異於封殺他的未來。

伏倫斯基無疑是愛安娜的，但他不願為情網所縛，他要走出家門去做他想做的，他認為生活中除了安娜的愛，還應有自己的事業。因此，同安娜在一起，他固然感到幸福，但這種幸福只不過是「幸福的山上的一顆小的砂粒罷了」¹⁶。他需要社交生活。於是，之前暫時蟄伏的「功名心的蠕蟲」就蘇醒了，似乎久已淡忘的社交界和他原已習慣的公子哥兒的生活重新又吸引了他，但此時的安娜卻時時想將他鎖在身邊。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也越來越不能容忍安娜對他社交生活的忌妒和限制。他們的愛情開始出現危機，而被上流社會「放逐」在外的安娜自然也就成為他的負擔。

伏倫斯基對於安娜的愛，在很大程度上，其根本動力是滿足虛榮心。因此當他對安娜的愛逐漸被一種虛榮心得不到滿足的憤怒所代替，當安娜成為他踏入社交圈的絆腳石時，安娜就不再是生命的必需，而成為生活的累贅，因而他對安娜產生一種「近乎怨恨的憤怒心情」。

再加上只為愛而愛的安娜與之前善體人意、甜美的樣子判若兩人，正如羅曼·羅蘭所說：「她身上的優秀的東西，她勇敢的真誠的心靈瓦解了，她已沒有力量對抗上流社會的虛榮心；她的生活除了取悅她的情人再也沒有別的目標。」¹⁷安娜變得嫉妒、猜疑、尖酸刻薄、脾氣暴躁。面對偏狹、猜忌、任性、喜怒無常的安娜，伏倫斯基進退維谷，兩人的愛情走到這裡已完全變調，此時的安娜已

¹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47。

¹⁷ 《托爾斯泰傳》，羅曼·羅蘭著，台北市：台灣商務出版社，1996年，頁63。

論《安娜·卡列妮娜》女性形象研究

成爲伏倫斯基無法卸下的包袱、限制自由的枷鎖。

第三節 朵麗眼中的安娜

一、善體人意的女子

安娜在哥哥與嫂子「家裡一切都亂了」的情況下，像個帶來和平的天使一樣翩然來到。面對被邀請來當說客的小姑，因丈夫外遇的悲傷打擊得一蹶不振的朵麗，初始的心情是排拒的，她先入為主的認定，安娜絕對無法感同身受的了解她的苦，頂多只是「說出一些假裝同情的話」，或者「勸說呀、教訓呀、基督徒的寬恕呀」¹⁸這類她自己都想過一千遍的話。

但是當安娜踏入家中，面對迎面而來一群姪子、姪女：

安娜能叫出他們的名字，不僅記得他們叫什麼，而且記得他自哪年哪月生，性格如何，生過什麼病，朵麗不得不認為這是很了不起的。¹⁹

朵麗看到安娜的真誠與良善，深愛孩子的她了解只有真正的關懷、關愛，才能做到這一點。而孩子們也直覺得感受到安娜身上所散發的「一種特殊的魅力，他們在吃飯前就纏住這位新來的姑媽，一步也不肯離開她。……她們之間好像在玩一種遊戲，看誰能坐得離姑媽近些，誰能挨著她，能拉她的小手，親親她，玩玩她的戒指，或者只是碰碰她衣服的皺邊。」²⁰看著安娜溫柔、耐性的對待這群在她四週打轉的孩子，朵麗漸漸地放下心防。

¹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28。

¹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29。

²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35。

隨後，當安娜開誠佈公與朵麗談及哥哥出軌的事情時，她的善體人意再次展現，她細心地傾聽朵麗在這婚姻中所受的委屈、付出，以及自己的憤懣與傷害，站在同理心的角度去體會朵麗的苦，她告訴朵麗：

「當他向我說這件事的時候，說真的，我還不了解你的處境有這麼可怕呢！我只看到他、只看到這個家不像家了；我本來是可憐他的，可是跟你這麼一談，我——一個女人家，看法就變了；我看見了你的苦，我就沒法對你說，我是多麼為你難過呀！」²¹

這樣一番真切的話，不僅讓朵麗動容，也讓朵麗的態度軟化。

情感細緻的安娜明瞭朵麗最在意的是什麼，她緊接著說：

「在斯季瓦愛上你的時候，我看得出他那樣子。每回他一說起你就流淚，你對他是多麼富有詩意、多麼崇高啊！我也知道，他跟你在一起生活的越久，在他的心目中你就越崇高。那時我還笑他呢！每說一句話都要再加一句：朵麗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你在他心裡是個天仙，過去一直是，現在還是。」²²

安娜勾動朵麗心中對這段感情最美的回憶，朵麗原諒了斯季瓦，安娜也圓滿的讓這個家再次步上常軌。

二、 勇敢追求的女人

²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32。

²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33。

朵麗驚聞安娜即將離婚的傳聞，她是難以至信的。她無法將安娜與罪惡聯繫起來，她深信安娜在處理過斯季瓦與她的家庭事件後，安娜一定了解婚姻中外遇對另一半的殺傷力有多大，善良的她絕不會去扮演這樣的角色。朵麗堅決相信安娜是清白的，甚至在事情的真象還未確定之前，她對卡列寧「這個冷冰冰沒有知覺的人非常不滿」，認為「他竟然能如此心安理得地存心要毀掉她那無辜的好朋友」²³。

由於強烈的質疑，朵麗轉而向卡列寧求證，當面對卡列寧斬釘截鐵的回答時，朵麗慌了，她只知道「身為姊姊，她愛安娜，也敬重安娜」²⁴，她只知道安娜曾幫她渡過生命中的難關，儘管她也隱隱地感受到安娜的家庭「生活的整個氣氛中有著什麼虛偽的東西」²⁵，但從她傳統婦女的認知中，認為若卡列寧與安娜離婚，「安娜會變得誰的妻子也不是，她要毀了！」²⁶這樣的念頭閃過朵麗的腦海，她馬上轉而向卡列寧求情，請他一定要原諒安娜。

對安娜最後還是拋下了一切，選擇忠於自己的決定，這對固守傳統婦女觀念的朵麗的確是匪夷所思的，但面對堅定走出無愛婚姻、勇敢地追求個人幸福的安娜，朵麗卻是充滿佩服與羨慕。

基於對安娜的愛，朵麗前往探視已被上流社會封殺的安娜，在前往伏倫斯基莊園的途中，朵麗終於有了時間、有了機會細細回顧自己的一生。她看著街上來來往往「一群快活的鄉下女人，肩上扛著一捆捆的草繩，大聲地、快活地說著話。一張張朝她看的臉讓達麗雅·亞力山德羅芙娜覺得她們全都那麼健康、愉快，充滿令她感到刺激的、生命的歡樂」²⁷。她感到此時此刻的自己就像從監牢裡放出來一樣。人人都在生活著，人人都在享受生命，「這些鄉下女人，妹妹納塔麗、瓦蓮卡，還有我正要去見的安娜，她們都在生活，唯獨我不是。」²⁸

²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58。

²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58。

²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28。

²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61。

²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26。

²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26。

朵麗既而想到自己的家雖不夠圓滿，但他們也曾還有過一段美好的過去，而安娜呢？在這段無愛的婚姻中，她如何能夠忍受這樣日復一日的生活，所以安娜的出走有錯嗎？「她想要生活。是上帝把這種慾望放進我們心裡的。我要是她，很可能我也會像她那樣做的。」²⁹

對安娜走出家庭的決定，朵麗站在女性角度的思惟上，她認為：

「抽象地、從道理上，她不僅認為安娜做得對，而且願意鼓勵安娜這樣做。這種事情並非罕見，有些品行上無可指責的女人也會厭倦單調的道德生活，當事不關己的時候，朵麗站在遠處，她不僅不譴責違法的愛情，甚至還羨慕它。」³⁰

她佩服安娜從無愛家庭出走的勇氣，她亦曾反思過若自己也能勇敢地拋棄斯季瓦從頭開始生活，那現在是否更好些？從人性角度上，她肯定安娜追求愛情的合理性，她認為「安娜做得好極了，我才不會去責備她呢！她幸福，還讓另一個人也幸福」³¹，但回歸現實時，朵麗清楚地知道她無法踏出家庭的牢籠，對安娜勇於追求幸福的行爲，她只能帶著羨慕的眼光，衷心的祝福她。

三、 走投無路的困獸

面對安娜，朵麗認為自己有責任去看看她，讓安娜知道她對她的感情是不會因社會地位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儘管因為這件事讓妹妹傷心，讓妹夫不愉快，但她終於了卻自己的心願。

²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26。

³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43。

³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27。

朵麗是極崇拜和羨慕安娜的勇氣與追求的。她多次想去了解一下安娜、伏倫斯基的生活。當她再見到安娜時：

朵麗被安娜臉上那暫時的美，那種只有女人在熱戀的瞬間才會表露出來的美驚到了。她臉上的一切；那雙頰和下巴上輪廓清晰的酒窩，嘴唇的線條，彷彿在整個面孔上飛揚的微笑，眼睛裡的光芒，優雅而敏捷的動作，飽滿的說話聲音，甚至於當維斯洛夫斯基要她去騎在馬上，教那匹馬用右腳起步時，她回答他時那種又嗔又嬌的姿態——所有這些都是非常迷人的。³²

但是這種美畢竟是「瞬息即逝」的，朵麗在短暫的接觸中發現：在安娜表面的活潑，她新近才有的俏麗風情下，掩藏著難忍的內心痛苦。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安娜臉上出現眯起眼睛的「新習慣」。「好像眯起眼睛來對著自己的生活，以便不看見一切事實。」朵麗心裡尋思。實際上也正是如此。在她心靈的深處，一切並不像她的整個外表上那樣爽朗、美麗、歡悅。

當朵麗走進莊園時，呈現在眼前的莊園一片富麗堂皇：

整個房子的奢華已經讓達麗雅·亞力山德羅芙娜感到驚訝了，孩子房間裡奢華卻讓她更加驚訝。這裡有從英國定購的童車，有教孩子學步的種種工具……所有這些都是英國製造的、優質的、結實的，並且也顯然是非常貴重的。³³

驚訝不已的感嘆使她產生羞愧、欽羨，甚至有些嫉妒。安娜奢華的生活和轟轟烈烈的享受人生與她平淡無奇而操心勞累的生活，形成強烈的反差，甚至讓她想起失去丈夫之愛的痛苦。

³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31。

³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39。

安娜和伏倫斯基在田莊上所過的生活方式、氣氛，在朵麗的眼裡都是極度做作和虛偽的。他們只是住在俄國的土地上，周圍環繞著的盡是外國文明的產物：農業機械，醫院設備、書籍雜誌，甚至兒童搖籃車，一律都是從國外訂購來的。安娜看英國小說，用「英國保姆」照管小女兒，田莊由德國人管理，醫院建造成美國式，談話主要用法語，甚至連日常生活的安排都是英國式的。那裡人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表演。到安娜這裡來作客的朵麗，以一個終年操勞的婦女和許多孩子的母親的眼光來看這種生活，深深體會到它的全部虛假和不自然：

這一整天她都一直感覺到，好像她是在跟一些比自己高明的演員同在劇院裡演戲，她的拙劣的演技把整個好戲都給破壞了。³⁴

原本對安娜的生活滿懷欽羨的朵麗，在實際地感受到他們生活虛浮後，等到她與安娜、伏倫斯基促膝長談之後，她領悟了，在這一切狀似和諧、浮華的表面下，隱藏著一種她從未經歷的巨大的折磨和難以承受的壓力，他們的幸福是虛妄的。伏倫斯基對這種既離不了婚又結不了婚、孩子在法律上不屬於他的處境越來越苦惱；而安娜則爲了抓住伏倫斯基心用盡心思，並時刻擔心這份愛的消逝。

面對他們各自的隱痛，朵麗初來乍到的羨慕之情化爲子虛烏有。她從務實的角度明白，比起安娜來，她是幸福的，雖然她活得很累，畢竟她有一個爲社會所承認的家庭。朵麗清楚地看見：他們已被逼到了一塊「荒原」，不但家人不理解，而且社會各個方面都在落井下石。資產階級的個性自由給予安娜爭取幸福的力量，但一段不符合社會習俗、法律規定以及教會認可的感情終歸是走投無路的。

³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59。

第 四 節 吉蒂眼中的安娜

一、 令人仰慕的貴婦

吉蒂是一個入世未深、情竇初開、剛剛踏進社交界的貴族少女，在未見到安娜之前，對這位名聞遐邇、人人稱讚的彼得堡貴夫人，有著一種「年輕姑娘們對已婚和年長婦女」的愛慕。當她第一次在姊姊朵麗家見到安娜時，在保持全部少女的純真品質的吉蒂看來，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貴婦人」：

如果不是她眼睛裡有一種使吉蒂驚異而又傾倒的，嚴肅的，有時甚至是憂愁的神情憑著她舉動的靈活，精神的飽滿，以及她臉上那種時而在她的微笑裡，時而在她的眼眸裡流露出來的蓬勃的生氣，她看上去很像一個二十來歲的女郎。³⁵

吉蒂所感受到的安娜，十分純真，什麼也不掩飾，不過也覺得她另有一個崇高的、她所「無法理解的複雜的，詩意的精神境界。」在這短暫的會面中，吉蒂所看到的除了安娜驚人的外在美之外，更以她直覺式的觀察亦發現安娜不同於上流社會婦女那種濃妝豔抹、虛偽做作的精神美。安娜由於內在世界的豐富，由內而外所散發出來的氣韻與優雅，這樣的氣質對她這樣一個不是初次參加舞會，也不是一個把舞場都跑膩了的吉蒂而言是倍受吸引的。

³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34。

由於吉蒂的極力邀約，安娜參加這場對吉蒂而言期望很高的舞會。在這宴會上，安娜並沒有如吉蒂所想像的穿著淡紫色的衣裳，反而只穿著式樣簡單的、黑色的、天鵝絨連衣長裙，在她頭上，那烏黑的、全是天生的、毫不摻假的美髮上，也只是梳著並不引人注目的髮式，但就這樣簡單的裝扮，托爾斯泰藉由吉蒂的眼呈現安娜特殊的魅力：

安娜的魅力恰在於：她總是從她的衣裝中突現出來，而衣裝在她身上卻從不顯眼。這件鑲有華麗花邊的黑色連衣裙在她身上並不顯眼；衣衫在她只不過是個框架而已，人們只能看見一個她，一個純樸、自然、優雅同時又快樂、活潑的她。³⁶

安娜動人心魄的美主要不在於外表的突出，任何外在的修飾、點綴在她本身所散發的氣質、優雅下，都只能退居其次，這種強烈的精神美，正是當時上流社會中少有的真誠個性的展現，這也正是吉蒂當初從安娜身上所發現的「詩意的精神境界」。

二、奪人所愛的情敵

吉蒂看見安娜與眾不同的美，而她所心儀已久的伏倫斯基也因安娜的美而為之心動。安娜在吉蒂自家所舉辦的大型舞會上，一出場則以絕色的美蓋過所有的貴婦人，成為整個舞會上眾所矚目的焦點。

原本，吉蒂正處在由於獲得伏倫斯基的愛而狂喜的心情，「整個舞會，對於

³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44。

吉蒂就像是一場神奇的夢——由快樂的鮮花、音響和動作所構成的夢」³⁷，她的感覺是十分完美的。但是當她碰巧與伏倫斯基和安娜對舞時，她看到了那種她所熟悉的「情場得意的激動神情」：

吉蒂熟悉這種感覺，知道它的表徵，而此刻她在安娜身上看見了它——她看見那一雙眼睛中顫動的、閃露出火花的光芒，看見一種幸福、激動的笑容，禁不住使安娜的嘴唇微微地向上噉起，也看見她動作中那種顯著的優雅、準確和輕盈。³⁸

當吉蒂將眼光移到伏倫斯基身上時，她看見：

他對她說話時總是微微地低下他的頭，好像他想要俯身在她裙下，而在他的目光中唯一有的只是馴服和畏懼。³⁹

將這一切看在眼裡的吉蒂，心情一下子跌落到因伏倫斯基的見異思遷而突然失戀的極度痛苦中。在歡騰的舞會上，吉蒂眼睜睜地瞧著伏倫斯基謙卑、馴服地投向安娜，並為安娜所接受。

安娜奪去她的歡樂和幸福，成為她的情敵。可是，吉蒂卻仍然被安娜所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的美所吸引。她「越來越嘆賞她」，不由自主地審視著，感受著安娜的美：

她那身樸素的黑色長裙是美麗的，她戴著手鐲的豐滿雙臂是美麗的，她圍著一串珍珠的挺拔頭頸是美麗的，她蓬鬆的髮型、鬢曲的頭髮是美麗的，

³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46。

³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47。

³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47。

她纖巧的四肢那輕盈雅緻的動作是美麗的，她這張激動著的漂亮面龐是美麗的；然而在她的美麗之中有著某種可怕的、殘酷的東西。⁴⁰

吉蒂的夢碎了！她從天堂的至高點瞬間跌入地獄的最底層，而在她心中，安娜也由令她仰慕的貴婦人一變而成奪人所愛的情敵。

⁴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49。

第 六 章 從次要女性形象映襯安娜

《安娜·卡列妮娜》中的安娜和次要的女性人物正如蘇聯論家貝奇柯夫所指出的，就像是一條鑲著鏡子的長廊，無論是主要的，還是次要的，均按照托爾斯泰安排的程序，依次在長廊裡走過，在鏡子中不斷反映出他們性格和心裡的這一面或那一面。¹

托爾斯泰在寫人物方面，最突出的手法之一是在對比中描述，使兩種人物在對比中相得益彰：安娜的反抗傳統與吉蒂的本份知足；安娜的積極追求與朵麗的消極忍耐；安娜的真誠無偽與莉姬婭的假仁假義；安娜對愛情的真摯執著與培特茜的虛偽淫蕩、朝秦暮楚都形成強烈的對比，進而突顯出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鮮明。

《安娜·卡列妮娜》小說中的次要女性形象分爲兩類。一類是體現托爾斯泰所認爲婦女的天職——遵從上帝的旨意，養育孩子、當賢妻良母，這方面以吉蒂、朵麗爲代表。另一類是當時邪惡勢力的表徵，在托爾斯泰的眼中，她們的荒淫無恥比安娜更壞，根本無權懲罰安娜，這方面的代表則以莉姬婭、培特茜最爲典型。

¹ 《托爾斯泰評傳》，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360。

第一節 吉蒂的本份知足映襯安娜的反抗傳統

在刻劃安娜這一形象的同時，托爾斯泰在小說中塑造另一個純潔無瑕的聖母形象——吉蒂。吉蒂是個美麗、溫柔、天真善良的女孩，在俄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中不乏這樣的形象描寫，她或許有些平庸和淺薄，但在《安娜·卡列妮娜》中，托爾斯泰卻讓這個形象承擔著體現自己婦女觀念的任務，並且也將自己一心所想傳達的「家庭主題」在吉蒂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外在的形象上，從列文對她的一往情深可看出她與眾不同的美好本質，列文只要每想到吉蒂：

每想到她他都能生動地在心中顯現出她整個的身影，特別是她這種孩子般明朗和善良的美，以及她那玲瓏的、自如地安放在端莊少女肩頭上的那淺色鬢髮的頭。她臉上的孩子氣跟她纖秀美麗的身段，共同構成她與眾不同的美妙。這種美他是銘記在心的；然而永遠無法抗拒、令人驚倒的是她一雙溫柔、寧靜、誠實的眼睛中的表情，尤其是她的笑容，總是能把列文帶入一個令他銷魂的、迷幻的世界，好像讓他回到了自己幼年時那些難得再有的日子裡。²

吉蒂溫和而誠實的眼睛流露出孩子般的爽朗和心靈的良善，它們使她賦予一種特殊的魔力。這種吸引力與安娜的那種「可怕的、殘酷的」、「一種幾乎是惡魔般的誘惑力」的美麗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一種使人自然無瑕、穩定詳和的舒適。同時

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8。

也正是這股清新力量，吸引過慣奢侈糜爛生活的伏倫斯基，在安娜出現之前展開追求的攻勢。

面對伏倫斯基的追求，生長在十九世紀70年代的吉蒂不可能不受到時代驟變的影響。對於一個年青的女人，婚姻戀愛最能反映這種變化。在那個「堅信挑選丈夫是自己的事，不是父母的事」的年代裡，面對列文的求婚與伏倫斯基的追求，少女懷春的她並未深刻了解一時的迷戀和真愛的不同。伏倫斯基優越的外在條件，可以滿足她少女的虛榮心，讓他倍感尊榮；他的風趣、幽默可以增添生活的愉快；他的長袖善舞可讓日子更多采多姿。而列文質樸、木訥、內斂的性格，對當時正沉醉在伏倫斯基強烈追求下的吉蒂而言，相形之下也就略遜一籌。儘管當她評估自己與這兩人的未來藍圖時，曾對她與伏倫斯基、列文相處的感覺做過深入的剖析：

她回憶到自己跟列文的交往，心頭浮起快樂和柔情。她想起童年，想起列文跟她死去的哥哥之間的友誼，這些回憶讓她與列文的關係具有一種特殊的詩意和美妙。他愛她，對此她深信不疑，這種愛令她感到得意和快樂。一想到列文，她就覺得輕鬆愉快，而一想到伏倫斯基，心裡總是摻雜著些許尷尬。雖然他是一個極具上流社會風度也極其沉靜的人，但似乎這裡總有那麼點虛偽，這不是說他，他是非常可愛的，而她是說她自己。跟列文在一起，她覺得自己是完全純真而開朗的。當她一想到將來跟伏倫斯基一同生活，她眼前會出現一幅燦爛而幸福的情景；但是跟列文，那未來則朦朧不清。³

她拒絕真誠的列文，信心滿滿地等著伏倫斯基的求婚。伏倫斯基多金、聰明、出身好、有魅力，再加上前途光輝燦爛的宮廷武官頭銜，讓涉世未深的吉蒂深陷情

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02。

網。渴望以愛情來作為她的美麗與動人魅力的獎勵，她全付身心沉浸在青春少女的理想、期待和幸福中。

安娜出現後，伏倫斯基無情地背棄她，不辭而別，隨安娜而去，被拋棄的吉蒂痛不欲生，尤其在那場對她也而言期望甚高的舞會上，伏倫斯基在眾目睽睽之下棄她於不顧的羞辱，更讓她覺得無顏見人，從此一病不起，幾乎為此丟了性命。甚至在對人的看法上也產生負面的影響，伏倫斯基的始亂終棄破壞她對人、對己的信心，她覺得「所有的一切都是醜惡的、討厭的、拙劣的，首先是我自己」⁴，她開始慣於從一切的行爲中只看到他們的壞處。她對朵麗說：

「爸爸一開口跟我說話，我就覺得，他心裡想的就是我應該出嫁。媽媽帶我去加舞會，我覺得，她帶我去那裡，就是為了趕快把我嫁出去，好擺脫我……我見不得那些所謂的求婚者。我覺得他們老是在量我尺碼。從前穿上參加舞會衣裳到哪兒去，我都感到洋洋得意，我欣賞我自己；這會兒我覺得可恥，覺得不自在……」⁵

後來前往溫泉療養地養病的吉蒂遇見瓦倫卡，她從瓦倫卡身上看到另一種生活方式——除了依照自己喜、怒、哀、樂的「本能的生活」之外，還存在一種以宗教為基礎、犧牲自己來愛別人的「精神的生活」，吉蒂在身心重創的情形下，覺得瓦倫卡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是完美的化身，是她「如今所夢寐以求的，是生活的意義和生活的價值」，從瓦蓮卡身上她了解到，「只有忘卻自己，去愛別人，你就會平靜、幸福而美好。」⁶因此，吉蒂眷戀上她這位新朋友，並且起而力行——幫助不幸的人，看護病人，讀福音書。

瓦倫卡是個沒有強盛生命力的人。「她像一朵美麗而且盛開著的、但卻已香

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05。

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05。

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31。

消色褪的小花。」⁷不管是對人們穩重、自持的態度也好，對自己消逝的戀情也罷，瓦蓮卡總能維持著外表的平靜，在她身上看不到屬於她個人的愛、恨、嗔、痴，也感受不到對人與人之間那種真正的、塵世之愛的要求，理智壓抑住了她身上一切正常的人類情感。

感情的受創，一度讓吉蒂認為瓦倫卡的精神生活才是自己最終的依歸，但很快的她就感覺到這種向壁虛構的愛是與人世間的愛相背離的，她意識到自己不可能成為瓦倫卡第二，她對瓦倫卡說：

「我只能按照我心裡想的那麼過日子，可是您是按著框架過日子。我喜歡您就是喜歡您，簡單得很，可是您，大概，完全是為了要來挽救我、開導我才喜歡我！」⁸

就這樣，吉蒂指出了她當初曾覺得十全十美的瓦倫卡身上的死板和不自然。也重新體會到不強迫自己去遵循任何不自然的原則，才是真正的生活。

當吉蒂經歷了痛苦，並經受住生活的考驗，恢復對生活的信心後，再次與列文見面時，「她驚惶、膽怯、羞愧」，但她非常高興，高興的心神不安，她覺得自己簡直歡喜得會哭出聲來。面對這失而復得的愛情，吉蒂小心的呵護，寬容地接納列文「浪蕩」的過去，也終於與列文結為連理。

在經過伏倫斯基感情的踐踏後，吉蒂終於領略到列文對她的真誠與可貴。因此，當兩人接納彼此的過去，決心攜手共創未來，吉蒂對自己由女孩蛻變為妻子的定位已做好絕佳的心理準備。她珍視這份感情，相對地，對列文也就格外用心，凡事總是為列文設想。她明白列文只有回到鄉下的莊園，才能安心自在，也只有在自己的莊園上胼手胝足，才能感受到生命的踏實。她清楚地看到：

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19。

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46。

在鄉下，她愛他那種安靜的、親切的、殷勤好客的氣派。但是在城裡，他卻老是好像心神不定，有所戒備，生怕有誰會來欺負他，特別是欺負她。在鄉下，他顯然是如魚得水一般，從來不必匆忙，也從來沒有空閒。在城裡，他成天慌慌張張，唯恐錯過了什麼，而又成天無事可做。⁹

因為飽嘗過上流社會遊戲人間感情態度的傷害，也因為看見列文性格的本質，當列文把斯季瓦建議他倆婚後出國的訊息告訴吉蒂時，她斷然拒絕：

她知道，鄉下有列文喜愛的事業。依列文看，吉蒂不光是不了解這種事業，而且也不想了解它。但這並沒有妨礙吉蒂把這事業視為一種非常重要的事業。因此她知道，他們的家要安在鄉下，也因此她不想出國，她不想去外國過日子，她要到他們的家所在處去。¹⁰

吉蒂對列文所經營的農事不感興趣，也不準備了解，但她非常清楚地知道這是丈夫生活的主要重心，所以她應該也打算以它為重，自己的喜歡與否，已全然地不重要。她只知道列文的「根」在這塊大地上，因此，她也要在這塊大地上紮根，至此，吉蒂的形象完全地體現托爾斯泰家庭觀中夫唱婦隨這種理想的家庭模式。

吉蒂婚後對家庭瑣事的安排與處理，更讓列文大吃一驚。在列文的認知中，他愛吉蒂的純真、甜美和詩意，在他想像中的家庭生活僅止於「享受愛情，任何事都不能干擾，更不為瑣事分心」，他只需要每天勤奮的工作，然後在愛情的幸福中得到休息，而吉蒂只要單純地接受他的寵愛。因此，當他驚覺在他印象中那個「漂亮地、神祕地、超乎世間一切之上」的貴族少女，在婚後竟然也能落入凡塵，他大感驚訝：

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04。

¹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14。

他跟所有的男人一樣，忘記了她也必須有事可做。於是他大為驚訝她，這個充滿詩意的、美妙絕倫的吉蒂，怎麼竟會在家庭生活的不是頭幾週而是頭幾天便想到、記起，並且操心那些桌布呀，家俱呀，客人睡房的床墊呀，托盤呀，廚子呀，午餐呀等。……她竟會斷然拒絕出國，決定住到鄉下來，彷彿她知道有些什麼該做，彷彿除了愛情之外她還會想到些其他的事情。

11

吉蒂樂於作一個家庭主婦、賢妻良母，並且引以為傲。她急於在這個屬於她的小天地中當家作主——她重新佈置家中的擺設，對廚師發表她「那些不高明也無法辦到的命令」，對使女還是把她當小姐看更是不以為然，她盼望朵麗與孩子趕快來訪，因為此時的她可以「想要什麼就可以叫人去買」，「可以吩咐為孩子們做他們每個人所愛吃的點心」，她更盼望她在家庭中的努力，可以贏得眾人的喝采。

吉蒂全力傾注在家務的管理上，她「盡她所能地築起她的小巢，並且一邊忙著築巢，一邊學著怎樣築」¹²。她這種對家務的操心，甚至招引起列文的不滿。他在心裡責備她：「除了關心家務事，除了穿衣打扮，除了英國刺繡，她再也沒有什麼認真的興趣了。對我的事業，對農務，對莊稼人，對她所相當擅長的音樂，對看書她都沒興趣。」¹³面對列文對吉蒂「不知長進」的非難，托爾斯泰立刻為他心中完美女性的代表——吉蒂，作了一番申訴，他認為此時的吉蒂正準備進入一個快要來到的生活階段，到那時候，她必需同時做丈夫的妻子，做一個主婦，還要做一個孩子的母親。在尚未承受這個可怕負擔的短暫時光中，她理所當然地該享受這暫時的無憂無慮和幸福美滿。可以說，她是一個寄託著托爾斯泰對於女性的理想的賢妻良母的典型。

吉蒂的完美女性形象除了展現在對丈夫、對孩子的愛以外，同時也具有濃厚

¹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66。

¹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67。

¹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73。

的宗教色彩，她高大聖潔，愛人、爲善。在列文的哥哥尼古拉生命垂危之際，她堅持與丈夫同去看哥哥。她深信夫婦倆該是同甘共苦的，她告訴列文：「丈夫有難，跟他在一起是我的責任」。¹⁴

到了省城，吉蒂完全不顧及自己的身份，也不管周遭環境的污穢和臭氣，面對被病魔折騰得不成人形的尼古拉，吉蒂雖然也有些膽怯，卻出乎列文意料地，吉蒂「立即把他一把骨頭的粗大的手捏在自己富有青春活力的手中，握了握那隻手，用那種只有女人才有的、輕柔活潑的、滿懷著同情又不令人感到委屈的口氣跟病人談起話來。」¹⁵這樣充滿勇氣的舉止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但令人驚訝的吉蒂「她一見病人，就憐憫起他來。憐憫在她女性心中喚起的就不是像她丈夫心中喚起的那種恐懼和厭惡的心情，而是一種要有所行動，要弄清楚情況和幫助他的強烈願望。」¹⁶她親自爲病人打掃房間，清洗東西，安排一切，與病人傾心交談來增加他活下去的慾望，並說服病人領受聖餐和行塗油禮，使病人在瀕留之際感到溫暖和安慰。就這樣竭盡心力地服侍他，一直到病人嚥下最後一口氣。

列文經常思索有關生、死的問題，更用盡全部的心力尋找生命的價值、意義爲何？當他親眼目睹吉蒂面對尼古拉哥哥死亡的種種作爲，他了解「她們這兩個女人（吉蒂和列文的老管家——阿加菲婭·米海依洛芙娜）毫無疑問地知道，什麼是生，什麼是死，雖然她們怎樣也回答不出列文心裡所思考的那些問題，也不會理解那些問題」¹⁷但是她們卻落實在實際的生活中，而不只是停留在虛幻的、形而上的學理上。「她們片刻也不遲疑地知道怎麼對待臨終的人，並且不害怕這樣的人。假如這會兒是列文一個人跟尼古拉哥哥在一起，他很可能是恐懼萬分地注視著哥哥，同時更加恐懼地等著他死去，其他什麼也不會做……而她顯然沒有也沒有時間想到她自己；她想的是病人，因爲她心中有數，一切事也就得心應手。

¹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76。

¹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81。

¹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84。

¹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85。

她對病人談起她自己的事……微笑著憐惜他撫慰他……」¹⁸至此列文發現生活的意義、價值何在？它並非得一定以一種莫測高深的方式行諸於言語、文字。吉蒂即是最佳的體現——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對某些人而言，具有其不可或缺性，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多餘人」。這一切都展示她聖母般美好善良的心靈和無私的愛。

吉蒂作為安娜的對照，和安娜相比，如果說她是一個寧靜的河灣，安娜便是大海；她若是一隻玲瓏的金絲雀，安娜便是一隻端莊高貴的天鵝。吉蒂沒有安娜驚人的美貌，內心世界沒有安娜豐富，文化素養和個人條件都不比安娜強，然而她卻感到充實、感到幸福，為什麼呢？問題在於：在思想觀念上吉蒂甘於當婚姻中的配角，她喜歡擔任賢妻良母這個角色，並且樂在其中。在個人的情感上，在經歷伏倫斯基拋棄之後，吉蒂被列文的真誠所感動，全身心地愛著丈夫。最重要的是，在實際生活中，吉蒂「有事可作，整天忙個不停」，她悉心操持瑣碎的家務，親自哺養孩子，什麼事都要自己安排，就是在這樣的忙碌中，吉蒂感到生活實在、感到快樂，也找到了自己在人生中的定位。

¹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86。

第二節 朵麗的消極忍讓映襯安娜的積極追求

朵麗——吉蒂的大姊，正如她吉蒂有著親屬關係一樣，不僅是個賢妻良母，也可說是托爾斯泰對於為人母的婦女崇拜典型。朵麗性格敦厚溫和，年輕時也和她妹妹吉蒂一樣美麗動人。然而多年來的婚姻生活使她改變得幾乎叫人認不出來了，「當年那頭濃密漂亮的美髮，現已稀疏，結成幾條髮辮，用夾子盤在腦後；她的面龐又乾又瘦。由於臉瘦，一雙大大的眼睛突出來，顯得驚恐不安。」¹⁹她把自己的全付心力都獻給了丈夫和兒女。不過，她的境遇卻與吉蒂天差地別，她嫁了一個和列文完全不同的丈夫——奧布朗斯基（斯季瓦），因此，同樣在家庭中謹守本份、勞心勞力，但她的家庭生活卻非常的不幸，同時，她賢淑溫婉、忍讓委曲的性格也就發揮得更為鮮明。

奧布朗斯基是個徹頭徹尾的享樂主義者，他一心尋求的是生活的享受，情慾的滿足，平日吃喝玩樂、迷戀酒色，意欲盡嘗人生之美酒、飽享青春之歡樂。他和女家庭教師的「桃色事件」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當他與女教師的事情東窗事發後，他感到內疚並不是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造成對朵麗、對家庭的傷害，而是戀愛對象的身份地位既非貴族小姐，亦非貴族夫人，未免不夠高雅，有失體面；他所擔心的是這樣的事件會影響妻子賣掉領地的意願，造成自己經濟上的窘迫，為此「他得設法與妻子和解——想到此，他覺得好像受到羞辱」。²⁰

就在這身陷泥淖、處境尷尬時刻，奧布朗斯基並毫無悔意，他甚至認為「她——這個操心的、忙碌、不大聰明的女人」²¹，「這個年老色衰、平凡普通的女

¹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3。

²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9。

²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3。

人，不過是家中一位賢良的母親罷了，理應要謙虛點才是」²²。他至始至終不認為自己做錯什麼，奧布朗斯基在飯店和列文交談時說：

「妻子老了，可是你還生命力旺盛。你還沒來得及看一眼，就已感覺到，你無法再拿出愛情去愛你的妻子了，不管你有多尊重她。而這時候愛情突然遇上了你，你於是完蛋了，完蛋了！」²³

用這樣的說詞來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脫罪，他唯一覺得自己做的「不對」的地方，只在於未能更嚴密的瞞過妻子。

朵麗在婚姻中克盡職守，將她所有的青春、美貌全都耗盡。斯季瓦的變心震撼她靈魂的最深處，丈夫與家庭女教師的姦情摧毀朵麗的世界，讓朵麗痛不欲生，甚至讓她暫時忘記自己是個母親，即使在這樣的狀況下，朵麗的抗爭依舊是軟弱的。「她剛試圖要做那三天來已不下十次想要做的事：收拾起孩子們和自己的東西，好帶回娘家去。」²⁴她覺得她必須採取一些舉動，讓他丟丟面子好報復他一下；她覺得她要離開他，但她又知道這是自己做不到的，因為她無法不把他看作丈夫，她愛他，這已養成習慣。

朵麗曾對安娜說：「我設法甩開他；孩子啊！我讓他們給捆住了！」²⁵在這種無路可走的困境下，朵麗質問斯季瓦「這以後我們不可能還能住在一起吧？這不大可能吧？你說說看這不大可能吧？」²⁶朵麗在質問斯季瓦的同時，也在詢問自己，並在詢問中希望對方可以給自己一些安慰與承諾，好讓自己可以找到可以原諒對方、也讓自己留下來的充份理由。

十九世紀中葉，雖然資本主義入侵，關於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的思潮也不斷

²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45。

²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95。

²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4。

²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30。

²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6。

滲入年青一代的想法中，但當時在男性爲主的社會體制下，婚姻制度對女人還是非常的不平等。這可從朵麗對列文的一番說詞中得知：

「對於你們這些男人，自由的人，可以隨意選擇的人來說，你們總是很清楚你們喜歡誰。可是一個待嫁的姑娘，她天生就有這種女性的、姑娘家的羞怯，她遠遠地望著你們這些男人，一切都只能聽憑你們嘴上講……」²⁷

「你們男人們，對一個姑娘有了意思，你們就去人家家裡，去跟人家接近，去察顏觀色，等著看你們是不是找到了你們所愛的人，然後當你們確實知道你們愛上了，你們就提出求婚……」²⁸

「……等你們的愛情在自己心裡成熟了，或者是等你們在兩個被選擇的姑娘當中惦好份量挑中了，你們就提出求婚。可是就沒人來問問姑娘是怎麼想的。……她只能回答：願意或者不願意。」²⁹

在當時的婚姻制度下，女人家只能被動的等著被挑選，而女人唯一能做的選擇，只有點頭或搖頭，上帝垂憐押對了寶，跟對了人，一生也就幸福美滿；萬一點錯了頭，往後的人生，要不就是像朵麗般恪守婦道、無奈隱忍，要不就是成爲那般藏奸養漢的蕩婦之流。

朵麗的不幸，即是點錯了頭。面對斯季瓦「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朵麗只能一再地忍受丈夫的不忠實，她唯有放下對他的愛，將全部的生活興趣都寄託在孩子們的身上，藉此轉移丈夫不再愛她的傷痛。照顧六個孩子，占據朵麗所有的思慮，也難得讓她過幾天太平的日子，但當生命的本體已完

²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91。

²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91。

²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92。

全被孩子所取代時，這些對孩子的操勞和牽掛即變成朵麗生活中唯一的幸福。

從前她穿衣打扮是爲了讓自己更美，更討人喜歡，而今她打扮不是爲了自己，而是身爲這群可愛孩子的母親，應該也是美麗的，如此才不會破壞他人對他們的整體印象。

對家庭的責任感，對孩子的愛，以及在傳統婦女觀念的薰陶下，朵麗認爲「在家裡是有女人家的事情可做的」³⁰，因此，即使在遭逢情感上背叛、生活的遽變，認命的朵麗，還是能勉強自己在這一片混亂的家庭中，「又忙起日常家務來了，把自己的悲傷暫時淹沒在繁忙中」³¹，並且從此肩負起養育、教導孩子的責任。雖然看著這些孩子不許他們淘氣是很費神的，雖然記住每個孩子的每一件瑣事是很麻煩的，但只要是認爲對孩子們是有益的，她也就覺得值得了。

當然照顧一群孩子並非易事，擔心孩子生病，掛念孩子的行爲舉止有所失當，這些對朵麗而言都是沉重的負擔，但當孩子用一些小小的歡樂來回報她的辛苦時，即使「這些歡樂是那麼微小，就像沙裡的黃金一樣不可察覺，而且每當不愉快的時刻，她就只能看見苦惱，看見沙子；然而的確也有愉快的時刻，這時她就只看見歡樂，只看見黃金了。」³²

朵麗就在自己所能夠生存、主宰的範圍內，尋找一些微小的快樂。她爲她的孩子們而感到「幸福」，她「爲他們而感到自豪」，她認爲這就是她「光榮」和「偉大」的源泉。也因此，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上表現的好壞，即絕對地影響朵麗生活中的喜、怒、哀、樂。當孩子表現得宜，會讓朵麗「心中充滿了快樂，淚水忍不住從眼裡湧出來」；當孩子們有了爭吵、粗暴的行爲，則立刻讓朵麗覺得「生活中忽地擁起了一片烏雲。」³³——這就是決定朵麗全部內心生活的東西。

在朵麗身上，我們可看到俄羅斯女性一般特色與她們在所處時代下的無可奈何。朵麗在前往探視安娜的路途中，曾對自己的生活和子女們的未來有過一段沉

³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41。

³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59。

³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80。

³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394。

思：

「……那就是，我得不到一分鐘的安寧，一會兒懷孕了，一會兒要餵奶，老是生氣，嘮叨，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讓丈夫討厭，我就這樣過一輩子，養出一堆不幸的、缺乏教養的、叫化子似的孩子來……」³⁴

她想著這些年來乏善可陳的婚姻生活忍不住就自憐自嘆起來。有一瞬間還對安娜以及其他照她看來沒有嘗過痛苦，而只是一味享受生活的婦女產生嫉妒。這也就說明安娜勇敢追求幸福的行動在社會上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她回想當初如果能毅然地像安娜一樣走出家庭是否會更好？甚至朵麗也為自己構想了一樁美夢：

她想像著一位有美皆備的男士愛上了她。她，跟安娜的做法一樣，把一切都向丈夫承認了。斯捷潘·阿爾卡季伊奇聽見這話時，那驚慌失措的樣子讓她笑了起來。³⁵

朵麗的想像表達了當時俄國婦女內心對愛情的渴望，以及對婚姻現實狀況無可奈何下的一種補償心態，而這種僅止於想法上的小小抗爭，亦突顯出安娜對婚姻制度不公所展現行爲的叛逆性與進步性。

朵麗的「自我」在傳統婦女觀念的要求下，是被完全犧牲的，所以，雖然她愛安娜，能以同是女人的角度理解安娜的出走，甚至也願意全然地接納被社會所隔絕的她，但面對安娜爲了固守愛情：不願生養小孩，只想以外在美貌維繫感情的方式以及對女兒安妮教養上的輕忽，她卻是「臉上帶著厭惡的神色」，深表不以為然。

³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25。

³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27。

對於固守婦女美德的朵麗而言，安娜的議論是讓她覺得深感吃驚，且無法認同。因而即使對安娜進退維谷的處境感到心疼，但還是覺得自己和安娜之間，有了非常遙遠的距離。

在這個天翻地覆的時代中，朵麗只是個旁觀者，所以面對空白貧瘠的婚姻生活，她沒有「自我」意識的存在，也沒有抗爭的自覺，當然她也就更無法深入地了解安娜為追求愛情拋家棄子的行爲。雖然她是當時婚姻制度下的犧牲者，但無論是在對家庭、對別人的態度上，托爾斯泰筆下的朵麗，就是偉大母愛和自我犧牲形象的最佳代言。但從另一方面也呈現出一個只會做妻子和母親的女人，活得多麼狹隘和可憐。

第三節 莉姬婭的偽善映襯安娜的真誠

莉姬婭·伊凡諾芙娜伯爵夫人隸屬於彼得堡上流社會的三大生活圈子之一，這個圈子是由一群年老色衰、「慈悲虔誠」的女人和「聰明博學、抱負不凡」的男人所組成，他們甚至給自己一個「彼得堡社會良心」的封號，而莉吉婭則是當中的中心人物。這個由她所領導的「慈善團體」，表面上跟培特茜·特薇爾斯卡婭公爵夫人所組成的團體是對立的，實際上兩個圈子並沒有實質的差異，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掩蓋虛偽荒淫的本質，都是極端可憎的偽君子。

在外觀上，莉吉婭伯爵夫人早已是昨日黃花。她是一個高大肥胖的女人，臉色發黃，像是生了病，當她蹙眉時，「兩撇眉毛從中間向上聳起，在她的額頭上構成了一個三角形；她那張並不漂亮的黃臉變得更不漂亮了」³⁶，外在條件的不足，使她勢必無法成為男人們競相追求的目標。因此，她也只能改弦易轍，轉而高舉宗教旗幟，批判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在男士間恣意調笑、左右逢源地貴族仕女，成為彼得堡道德的仲裁者。

莉吉婭伯爵夫人表面上道貌岸然，滿口仁義道德，她對一切與她無關的事情都非常的「關心」，但卻從不肯細聽人家談論她所「關心」的事情；她常說：「成天為真理而戰，又毫無結果，我開始覺得疲倦，有時簡直要累垮了。」³⁷但透過安娜的觀察，卻可發現「她的目的是行善，她是個基督徒，可是她成天在發脾氣，她總是樹敵，而她的敵人又總是屬於基督教和慈善事業方面的。」³⁸如此表裡不一的行事作為，已初步的刻劃出莉吉婭伯爵夫人假仁假義的形象。

³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00。

³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81。

³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182。

這樣一個開口閉口從基督教教義中引經據典的好人，實際上在私生活方面的放浪形骸，則已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

莉可婭·伊凡諾芙娜伯爵夫人早已不再愛她丈夫了，但是從那以後，她從未終止過愛一個什麼人。她曾一下子愛上了好幾個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凡是有點與眾不同之處的人，她幾乎都愛。³⁹

莉吉婭一生有過的情人如過江之鯽，並且還搞過同性戀，這與赤誠地愛上伏倫斯基一個人的安娜相比，在人品道德上真有天淵之別。

然而，當安娜與伏倫斯基遠走國外時，她立刻以替卡列寧料理家務的名義，進駐卡列寧家，她對卡列寧說：

「要是我能使您擺脫所有這些瑣碎的、降低您身份的操心事……我明白，需要有一個女人來說話，需要女人家來安排……我們一塊來照顧謝遼沙吧！……您不用感謝我，應該感謝上帝，向上帝祈求幫助。只有在上帝身上我們才能找到安寧、寬慰、拯救和愛。」⁴⁰

在卡列寧感情無所依據、社會地位直線下滑、身心俱疲的當口，贏得卡列寧的信任，介入卡列寧的家庭，干預卡列寧夫婦、安娜母子之間的關係，儼然成為卡列寧家中的家庭主婦。

莉吉婭伯爵夫人在還是年輕熱情的姑娘時，便嫁給一個「有錢又有名、好心而又耽於酒色的花花公子」，但婚後才一個月，丈夫便離她而去。情感上的重創再加上外貌條件的限制，形成感情生活上的空白，因此，她總是不自覺地在生活的週遭尋求愛戀的對象：

³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05。

⁴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02。

她愛過所有剛跟皇家結親的新的親王和王妃，愛過一個總主教，一個助理主教，一個神父；她愛過一個新聞記者、三個斯拉夫主義者，愛過康米薩羅夫；愛過一個部長、一個醫師、一個英國傳教士，現在她又愛上了卡列寧。⁴¹

她沉緬於這份虛幻愛情的想像中，她覺得與之前她所經歷過的愛情做一比較，她對卡列寧的愛才是最真實的，她覺得：

她愛卡列寧，是愛他本人，愛他那崇高的、別人所不了解的心靈，愛他那她所喜歡的拖長調子細細的嗓音，愛他疲倦的目光，愛他的性格和他那雙青筋露出的白手。她不僅喜歡跟他見面，她還在他的臉上尋找著跡象，看她給他留下了怎樣的印象。她想討他喜歡，不光是用她的話語，還要使出她全身解數。為了他，如今她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注意打扮。她往往令自己沉於幻想：假如她沒嫁過人，而他也沒有娶妻的話，那將會是怎樣。他一走進屋裡，她便激動得滿臉通紅，他對她說句什麼好聽的話，她便忍不住欣喜若狂地露出笑容。⁴²

從這段描寫中，莉吉婭假藉宗教之名、舉著為朋友兩肋插刀的幌子，以掩飾獨占卡列寧的心態也就昭然若揭了。

接著，她以卡列寧的保護者自居，她利用她在社交界的權勢地位，「透過她的熟人反覆打聽這兩個令人不齒的人——她是這樣稱呼安娜和伏倫斯基的，打算做些什麼，極力在這幾天裡控制她朋友的一切行動，好讓他別遇見這兩個人。」

⁴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05。

⁴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05。

⁴³表面上，她是爲了減輕卡列寧的痛苦，但在得知安娜與伏倫斯基即將離開彼得堡時，她瞬間「覺得心安理得」的反應，即可知事實上打探安娜與伏倫斯基的行蹤，避免安娜與卡列寧會面的主要原因是爲了怕影響她與卡列寧之間那種「既風雅、又神祕」的交往。

而卡列寧就在莉吉婭一波波的柔情攻勢下，漸漸地感到「在一片故意與嘲笑的汪洋大海包圍中，她是一個唯一可以讓他有立足之地的島嶼」⁴⁴。因此，對莉吉婭精神上的依賴也就相對地提高。也正因如此，當收到安娜求見兒子的信件時，莉吉婭即進一步地發揮對卡列寧的影響力，極力慫恿卡列寧拒絕安娜求見兒子的要求。她對卡列寧說：

「凡事都有個限度。我了解什麼叫做不道德，但是我不能理解人爲什麼要殘酷，是對誰呢？對您呀！她怎麼可以留在您所在的這個城市裡呢？不呀，真叫做『活到老，學到老』喲！我正在學著理解您的高尚和她的卑劣。」

45

就這樣以這番「義正辭嚴」的說法說服卡列寧，成功地取得越俎代庖的權利，也達到折磨安娜的目的。

莉吉婭不僅操縱卡列寧的家庭生活，而且更進一步利用安娜對兒子難以割捨的感情來折磨安娜，最後利用上流社會對騙子蘭道奉若神明的崇拜，以他在半夢半醒中的一句囁語，讓卡列寧絕然地拒絕安娜離婚的請求，趕盡殺絕的將安娜置於萬劫不復的無邊地獄。至此，托爾斯泰充份地表現這位滿口講著上帝和信仰之類好聽的「女聖人」的那種基督教的「良善」，也映襯出安娜勇於面對自我的真誠。

⁴³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05。

⁴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10。

⁴⁵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13。

第 四 節 培特茜的朝秦暮楚映襯安娜的執著專情

在《安娜·卡列妮娜》的次要人物中，培特茜·特薇爾斯卡婭公爵夫人是托爾斯泰嚴加撻伐的另一典型。她可說是當時上流社會所有惡習——偽善、無節操、腐化放蕩——集大成之代表。

培特茜公爵夫人坐擁每年 12 萬盧布的收入，在她所屬的社交圈子裡，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凡是初入社交界的姑娘都希望能與她扯上一些關係，或是得到她的讚賞，這對她們而言是非常榮幸，且是姑娘們可在社交圈平步青雲的扣門磚。

在她所舉辦的家庭宴會中，說長道短、搬弄是非、言不及義是這群上流社會男男女女最感興趣的話題：

圍著茶炊和女主人那邊的談話也在最近的社會新聞、劇院和自己所認識的人的壞話三個不可避免的話題間搖擺不定，這時，一旦觸及第三個話題，惡言傷人的話便一直談下去。⁴⁶

從這樣的描述中，托爾斯泰充份的揭露這群貴族男女內心的貧瘠和殘酷，他們鎮日無所事事，對社會改革視若無睹，全然地置身事外，當個「理所當然」的既得利益者，從不知因何而生，只是頂著貴族的光環坐享其成。

除此之外，培特茜另一個生活主軸，即是賣弄風情、招風引蝶。她總是能抓準每一個適當的時機，不遺餘力地讓自己呈現在最醒目的位子上。在劇院的包廂裡，她一邊與伏倫斯基交談：

⁴⁶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15。

一邊把她一根沒拿扇子的手指頭伸給伏倫斯基去親吻，同時用一個肩部的動作讓她縮上來的外衣束胸向下滑一滑，這樣，當她向前走到舞台腳燈旁，在煤氣燈光和眾人目光下，她的身體會理所當然地儘量地裸露。⁴⁷

不管是聽歌劇或者是演唱，培特茜其實根本分不清有何不同，對她而言，那是當時上流社會流行的玩意兒，既然是「流行」，她怎麼能「落伍」，更何況這樣一個「社會薈萃」聚集的場所，正是突顯自己魅力的大好時機。

在感情上，培特茜公爵夫人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她所屬的這個集團中，她是惹人注目的人物，她與這個集團的貴族婦女雖然身居上流社會，而她們的趣味行爲卻十分低級、下流，實際上與娼妓一般無二。如果說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的話，那就是她們比娼妓更加等而下之，因為娼妓淪落風塵是爲生活所迫，並非出於自願；而她們的生活錦衣美食、豪華奢侈，正可謂「飽暖思淫慾」，她們在酒足飯飽之餘，千方百計尋求不應有的情慾滿足。

我國著名作家李劫人在《死人微瀾》中給這類女人畫了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書中的一個妓女劉三金對老板娘蔡大嫂說：

「嫂子，你還不曉得，就拿城裡許多大戶人家來說，有好多太太、奶奶、小姐、姑娘們，是當真那麼貞節的嗎？說老實話，有多少人還趕不上我們！我們只管說是逢人配，到底要同我們睡覺的，也要我們有幾分願意才行；有些貞節太太、小姐們，豈但不擇人，管他是人是鬼，只要是男的，有那個東西，只要拉得到邊，貼錢都幹，嫂子，你莫笑她們，她們是換口味呀！

48

⁴⁷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12。

⁴⁸ 轉引自〈道德·情欲〉，徐鵬著，外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2期，見《李劫人選集》第一卷《死水微瀾》 頁84-85。

這段話用在培特茜公爵夫人身上，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她爲了「換口味」，朝三暮四，喜新厭舊，不斷地更換情人，甚至「貼錢都幹」。她憑藉著豐厚的收入，對情人大力資助，屠什凱維奇就是身受其惠的情夫人之一，當她喜愛的時候，他經常是她家的座上客，兩人形影不離；一旦玩膩了，她就將他像用過的廢物一樣拋棄，另尋新歡。

斯季瓦是她心目中的美男人，很合她的口味，她與之調笑感到非常快活，俗話說得好，「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正因爲她頻送秋波，和他眉來眼去，他才敢與她肆意調笑，盡情胡鬧。這位上流社會的公爵夫人，爲尋求情慾的滿足不擇手段，不知羞恥，道德上實屬下流，甚至連娼妓也不如。

她公開會見自己的情人絲毫也不因此而感到任何的羞愧。只是貪婪的尋找許多的情人來排遣她空虛而無聊的生活。爲了替夫妻生活間的不忠實辯解，培特茜竟然大言不慚地說在通姦者的角色中有著某種「美妙、莊嚴」的東西：

「不，我認爲不是開玩笑，要想了解愛情，必須先犯錯然後再改正。」培特茜夫人公爵說。

「甚至結婚以後？」大使夫人開玩笑地說。

「悔過從來不會晚。」外交官說了句英國諺語。⁴⁹

這種話強烈地表現出了上流社會圈子中道德腐化。上流社會能夠贊許情人、通姦者，但卻不承認任何真正的、深刻的感情的真誠流露，這也就是爲何當安娜破壞了「法禮」、揭開上流社會「體面」的薄紗後會遭到集體制裁的原因。

培特茜自己是個撒謊成性、墮落成性的女人。在她的認知裡沒有所謂「貞節」的字眼，在伏倫斯基追求安娜的時候，她不僅對這件風流韻事的進展密切關注，

⁴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221。

甚至唯恐天下不亂的製造許多讓伏倫斯基與安娜相遇的機會，對她而言，她認為所有的貴族婦女都該是和她一樣如出一轍，她沒有特別的「與眾不同」，而安娜也並非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爲了證明這個論點，她卯足全力，並在其間發現「特殊的樂趣」。

在安娜與伏倫斯基交往的期間，培特茜始終在其間擔任穿針引線的工作，且樂此不疲。她明知安娜對感情的態度與她截然不同，她爲安娜製造機會時，口氣總是那麼自然隨便，使安娜「每次聽她在自己面前說起伏倫斯基，一時之間她總是相信培特茜什麼也不曉得」，她總是對安娜說：「我，從來也不是個死板板的、容不得人的人。」這麼善體人意的說法，只不過是培特茜想「看好戲」的惡質心態的藉口，以及希冀安娜也會漸漸被「同化」的手段罷了！

培特茜深知安娜對伏倫斯基的情深義重，她曾惺惺作態的對斯季瓦說：「她這種人不會拿自己的感情開玩笑的。二者必擇一：要麼他把她帶走，做得豪氣點，要麼讓她離婚，而現在這樣要憋死她。」⁵⁰隨著安娜的重病、伏倫斯基的自殺，倆人的感情暫時的劃上休止符，如果培特茜不再介入，一切都將嘎然而止。但居心叵測的培特茜，怎麼可能輕易讓這齣「好戲」如此收場？她虛情假意地以探視病情爲理由，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再次撩撥安娜的情思，企圖說服安娜與伏倫斯基見面，以延續上流社會沸沸揚揚的熱門話題。

隨後，當安娜與伏倫斯基返回國內後，面對伏倫斯基前來投石問路，路特茜的態度馬上爲之一變，她對伏倫斯基說：

「人家會朝我扔石頭的我知道」她說「但是我要去看安娜的……」

果真她當天就去看安娜了；然而她說話的口氣跟從前卻大不相同。她顯然在炫耀自己的俠膽義腸……臨走時說：「您還沒告訴我您什麼時候辦離婚呢？就算我不顧忌這些吧！可是其他那些正人君子們在你們沒結婚前還

⁵⁰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600。

會對你們冷淡的……」⁵¹

這樣冷淡虛偽的態度與先前對安娜的熱絡可說是天壤之別。她曾是安娜的「摯友」在安娜與伏倫斯基感情的延續上，她是「居功厥偉」的幕後推手，但就在安娜拒絕與這般藏奸養漢、放蕩無度的貴婦人同流合污，公開要求一份光明磊落的愛時，培特茜這位「俠膽義腸」的朋友，立刻向安娜關上社交界的大門，宣稱只要安娜的地位「不合法」，她就不認安娜。其實她所說的「法」，只不過是腐爛透頂的貴婦人生活的一塊遮羞布而已。

正如安娜所言：「其實她是天下最墮落的女人，她跟屠什凱維奇兩人勾搭，用最醜惡不過的方式欺騙她丈夫。而她對我說，在我地位不正當的時候，她不想跟我來往……」⁵²培特茜可以忝不知恥地與情夫打情罵俏、出雙入對。卻聲稱安娜與伏倫斯基的關係「不合法」；她可以將自己朝秦暮楚的淫亂生活歸類為只是生活上的小情趣，卻指責安娜與伏倫斯基真摯感情的追求是「不道德」，兩相比對，安娜心裡容不得欺騙，她正大光明地想，正大光明地做，她表裡一致，沒有絲毫的虛偽，她不僅在外貌上，而且在心靈上，都是培特茜之流的人所望塵未及。

⁵¹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726。

⁵²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4月，頁863。

第七章 結論

一、安娜形象的進步意義

西蒙娜·德·波伏娃說：「愛情是對私有制，對階級專制，對人剝削人，對社會壓迫的否定。」¹千百年來，愛情始終和自由深深交織在一起，愛情遭到社會的否決所造成悲劇，「是一個人的高尚追求同反對這種追求的外部力量，某種重大的客觀障礙之間深刻衝突的一種特殊形式。」²

安娜處在十九世紀 70 年代，處在貴族階級，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有反對封建婚姻和追求自由幸福精神的婦女。她的悲慘命運是她那社會環境，特別是封建婚姻所造成的。

上流社會假手卡列寧，對安娜的愛情追求給予嚴厲的懲罰，無情地把安娜推上悲劇的道路；上流社會又假手伏倫斯基，戲弄安娜的真摯感情，進一步把安娜逼向悲劇的結局；但貴族社會的罪惡還在於在安娜的心靈上打上深深的階級烙印，使她在這場力量懸殊的鬥爭中失敗後，缺乏內在的精神力量，致使她既不能振奮自拔，又不能找到強大的可以依賴的力量與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相抗衡。

安娜這樣的人物，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作品主要通過對她愛情悲劇的描寫，深刻暴露沙俄時代的貴族資產階級上流社會官場的黑暗腐朽，思想道德的敗壞墮落。對於這個在思想意識上無可救藥的上流社會，安娜不願屈膝隨從，她公開、大膽地爭取愛人與被愛的權利，她的行動是對統治集團的

¹ 轉引自〈追求與幻滅－試析子君和安娜的共同命運〉劉麗華著，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6月。

² 《情愛論》瓦西列夫著，趙永穆譯，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頁87。

反抗。而所有反對封建壓迫而追求自由幸福的婦女，也可以在安娜此一形象中得到啓示，並激發封建社會對人性禁錮的反思。時至今日，社會環境陡變，女性的生存空間較之以往有了長足的改善，在社經地位上女性亦擁有不容小覷的表現，如果今日尚有人盲目地仿效安娜式的戀愛，這就落後於時代，不僅是無知的，也是可悲的。

二、愛情描寫的局限性

列寧曾指出：「托爾斯泰的作品、觀點、學說、學派中的矛盾，的確是顯著的。一方面，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不僅創作了俄國生活的無比的圖畫，而且創作了世界文學的第一流作品。另一方面，是一個因為迷信基督而變得傻頭傻腦的地主。……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毀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討厭的一種東西，即宗教，企圖用信奉道德的神父來代替官方的神父……」³托爾斯泰出身於貴族階級，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在《安娜·卡列妮娜》一書中，對愛情的描寫，就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托爾斯泰通過愛情的描寫，深刻地揭露社會腐朽，對安娜的戀愛表示同情，而詛咒這萬惡的社會。但他在解決問題時，卻是從宗教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道德問題出發，來看待安娜的戀愛問題。因此，托爾斯泰不得不承認，在這種美好的情感之外，還有正義的道德觀念存在世間，這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支配者，那就是道德倫理。安娜爲了追求幸福，破壞原有的家庭，這就違反社會的道德倫理，因此，她一定要受到懲罰，也一定不能享受自己的幸福。作品的題辭「伸冤在我，

³ 《論俄羅斯古典作家》盧那察爾斯基著，蔣路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第一版一刷，頁292。

我必報應」這一宗教思想籠罩整部創作。

三、安娜形象的再思考

安娜將愛情當成自我覺醒、個性解放的唯一出路，但愛情拯救不了女性，將自己的幸福懸繫在男人的脖頸上，絕非是通往幸福的階梯。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曾說：「男人生命的頂峰是榮耀，女人生命的頂峰是愛情。」尼采在《快樂之知》一書中也曾言及：「同樣一個字『愛』，對男人而言和女人的實際意義迥然相異。女人所懂的愛十分清楚明朗：不只是忠誠，而且是靈與肉完整的奉獻，無任何保留，也不為名為利。這種毫無條件的情形使女人的愛成爲一種信仰，這也是女人唯一的信仰。至於男人，如果他愛一個女人，那只是對她的愛的有所渴求。結果，他期待女人給他感情，但他絕不以爲自己該同樣地愛她。」⁴這一段話，看起來雖然過於武斷，但在實際生活上並非毫無根據。在女人的生命中，愛情無疑地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時，甚至超越一切，以至一生完全獻身於愛。但是，在男人的生命中，愛情卻難得佔有這樣壓倒性的地位。這不只是「本性」的問題，更與教育、社會認知習習相關。

安娜的覺醒還不夠，她的眼界和胸襟還是很狹隘，她仍然依附於男性生活，這實屬一種歷史的無奈。她不明白，作爲男性，愛情只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他們生活的重心在外部世界，在追求事業的功成名就。如果拽住一個男人的衣襟，將一個男人的愛當成自己的整個世界，那樣的愛，對自己而言太危險、太狹隘，對男人而言則太沈重，因此即使是真愛，對男人也是一種束縛，得到的無非是男人的厭棄。

托爾斯泰的婦女觀直接注入《安娜·卡列妮娜》一書裡，並且影響到人物的

⁴ 轉引自《愛情面面觀》Ignatius Lepp 著，沈錦惠譯，台中：光啓出版社，1981年9月初版，1984年8月三版，頁28。

命運。盡了天職的婦女都配有好命運，不盡天職的安娜，只能以悲劇收場。由此，我們可作一推論，如果按照托爾斯泰的辦法實施，那麼，可以毫不武斷地說，婦女永遠不可能解放，婦女永遠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因為，婦女在經濟上不能獨立，政治上沒有地位，同時又不能參預各種社會性的活動，不能與男子同工同酬，只能依靠男人而活，被封鎖於家庭，這註定婦女永遠是男人的附屬品。

但爭得經濟權是否就意味著婦女解放的大功告成？魯迅早在 1933 年寫的《關於婦女解放》一文中指出：「必須地位同等之後，才会有真的男人和女人，才會消失了嘆息和痛苦。」魯迅的意思很明白，經濟權並不是目的，而只是實現社會地位平等的手段。

十九世紀的貴族社會為安娜提供豐厚的物質生活條件，卻無法提供表現自我價值的空間，這就決定她所追求的自我只能表現在爭取愛人的自由和被愛的權利上，因此當她所追求的愛情消逝，也就無路走了。時至今日，產生安娜悲劇的土壤已經不存在了，但仍有許多現代女性在重演著安娜的悲劇。西蒙娜·德·波伏娃有句名言：「女人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在痛苦和驕傲中放棄傳統。」女性唯有先行打碎身負的因襲重擔，只有在思想意識、精神品格、才智能力等方面實現全面的昇華，徹底消除男性的依賴，自覺地把自己放在人類社會中去尋找自己的出路，才能從弱者的地位站立起來，真正顯示自身的價值，得到真正的解放。

參 考 書 目

一、原 典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郭明譯，台北市：台北書局，1957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李思文譯，台南市：復漢書局，1976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遠景出版社編輯部，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84年再版。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紀彩讓、曹資翰譯，台北市：志文書局，1986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鍾斯譯，台北市：遠景書局，1990年八版。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李東、許鈞偉縮寫，台北市：業強書局，1993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力岡譯，台北市：林鬱文化，1996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周揚、謝素台譯，台北市：光復書局，1998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姚維瑢編寫，台北市：維德文化，1999年。

《安娜·卡列妮娜》托爾斯泰著，智量譯，台北市：貓頭鷹出版，2000年初版。

二、其它專書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十四家評傳》馬兆熊著，台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年2月初版。

《二十世紀歐美文學簡史》李明濱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小說面面觀》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73年9月初版，頁37—91。

《中國文學在俄蘇》李明濱著，廣州：花城，1990年第一版。

《中國文化在俄羅斯》李明濱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中國與俄蘇文化交流志》李明濱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文學史重構與名著重讀》李明濱著，陳東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文學的巨人托爾斯泰》章海凌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

《外國文學簡編（亞非部分）》朱維之、趙澧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二版。

《世界文學簡史》李明濱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世界文學名著導讀》方洲主編，台北：華文網公司，2001年8月再版。

《西洋文學導讀》李明濱等著，黃晉凱主編，台北：昭明出版，2000年第一版。

《列文·托爾斯泰比較研究》倪蕊琴主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2月第一版一刷，頁309—340。

參考書目

- 《托爾斯泰傳》羅曼·羅蘭著，傅雷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12月第二版。
- 《托爾斯泰評傳》（蘇聯）貝奇柯夫著，吳均燮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 《托爾斯泰—上帝的眼睛》羅曼·羅蘭著，劉震田譯，台北：北辰文化公司，1987年8月初版。
- 《托爾斯泰及其創作》李明濱著，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 《托爾斯泰的青少年時代》林乾主編，劉建華編著，北京：現代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
- 《托爾斯泰論》喬治·盧卡契（George Lukacs）著，黃大峰等譯，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
- 《托爾斯泰 Tolstoy》Henry Gifford 著，王美音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5月初版。
- 《托爾斯泰論集》浙江外國文學會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18—273。
- 《俄國史》李邁先著，台北：國慶編譯館，1982年2月臺四版。
- 《俄國史》段昌國、何萍編著，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9年8月初版。
- 《俄國文學論集》王兆徽著，台北：皇冠文化，1979年初版。
- 《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李明濱著，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8月。
- 《俄國文學面面觀—文學瞭望之三》歐茵西著，台北：皇冠文化，1979年初版。
- 《俄國文學批評史》劉寧主編，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一刷，頁502—522。
- 《俄國思想家》Iliaiah Belin 著，彭惟棟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

- 《俄羅斯文化史》李明濱著，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
- 《俄羅斯文化之路》姚海著，台北：淑馨出版社，1991年11月初版。
- 《俄羅斯二十世紀非主流文學》李明濱主編，太原市：北岳文藝出版，1998年第一版。
- 《俄羅斯文學的靈魂－托爾斯泰》李明濱著，台北：牧村圖書公司，2002年12月初版。
- 《俄羅斯文學中的女性》徐稚芳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一刷。
- 《契訶夫小說集》契訶夫著，(英)康絲坦司·嘉奈德夫人編，汝龍譯，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一刷。
- 《情愛論》瓦西列夫著，趙永穆譯，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頁87－112。
- 《現實主義和現代》錢中文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一刷，頁408－522。
- 《新編俄國文學史》歐茵西著，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9年2月二刷。
- 《愛情面面觀》Ignatius Lepp 著，沈錦惠譯，台中：光啓出版社，1981年9月初版，1984年8月三版，頁28－32。
- 《愛與生與死·托爾斯泰篇》列夫·托爾斯泰著，葉石濤編譯，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8年9月初版。
- 《論俄羅斯古典作家》盧那察爾斯基著，蔣路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第一版一刷，頁285－310。
- 《歐美文學論叢》(第2輯)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究中心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一刷，頁181－206。
- 《藝術與人生－托爾斯泰的「藝術論」》托爾斯泰著，耿濟之譯，台北：遠流出

參考書目

版社，1981年2月初版。

《蘇聯簡史》曹廷清、楊成竹著，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年3月初版。

《蘇聯概況》李明濱、鄭剛主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蘇聯當代文學概觀》李明濱、李毓榛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2月第一版。

《靈魂酷旅—列夫·托爾斯泰》汪家明編著，西安市：太白文藝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三、學位論文

〈論《戰爭與和平》主題思想〉蕭素卿著，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四、期刊論文

〈人格力量的輝煌：《托爾斯泰日記》〉雷成德著，《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期第4期（總第101期），1998年。

〈也談安娜悲劇的深層原因〉易宋江著，《婁底師專學報》，第4期（總第51期），1997年12月。

〈也談託爾斯泰創作中性格塑造的藝術方法〉王小璜著，《錦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

〈女人、婚姻、托爾斯泰〉歐茵西著，《幼獅文藝》，第80卷第2期（總第488期），1994年8月。

- 〈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安娜與繁漪之比較〉范麗娟著，《武警工程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5 期，2001 年 10 月。
- 〈中國文學在俄國—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上半葉〉(下)李福清著，《漢學研究 通訊》，第 13 期第 2 期(總第 50 期)，1994 年 6 月。
- 〈中國文學在俄國—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上半葉〉(上)李福清著，《漢學研究 通訊》，第 13 期第 1 期(總第 49 期)，1994 年 3 月。
- 〈史詩式的廣度—談托爾斯泰的創作特色〉李斌、李英姿著，《黑龍江農墾師專學報》，1999 年第 2 期。
- 〈四個從家庭中出走的女性—中外作品婦女愛情觀比較〉姜波著，《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1998 年第 5 期。
- 〈生存的「突圍」—試論《安娜·卡列妮娜》的雙故事結構及其意蘊〉彭小燕著，《零陵師專學報》，1997 年第 1 期。
- 〈生存的夾縫與夾縫的生存—繁漪與安娜悲劇探微〉王福和著，《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3 期，2000 年 5 月。
- 〈生命、人生、愛情—安娜·卡列妮娜愛情悲劇解讀〉龍懷珠著，《安康師專學報》，第 13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
- 〈列·托爾斯泰小說中女性形象的文化內涵〉王曉紅著，《洛陽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第 1 期，2000 年 3 月。
- 〈列夫·托爾斯泰：愛的童年〉趙麗萍、張桂茹著，《山東教育》，1999 年 1、2 月。
- 〈列夫·托爾斯泰〉(1826—1910)何芳著，《俄語學習》，1998 年第 5 期。
- 〈列夫·托爾斯泰三題〉馬家駿著，《龍岩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第 2 期，1997 年 11 月。
- 〈列夫·托爾斯泰的人生哲學和非暴力抗惡倫理觀〉金可溪著，《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5 期(總第 118 期)。

參考書目

- <同踏東西文化 各著風騷文章－托爾斯泰與林語堂之比較>何祖健著，《外國文學研究》，1993年第3期。
- <在那遙遠的北方－解讀俄羅斯文學的寫實傳統>郭懷著《炎黃藝術》，第57期，1994年5月。
- <她們集美於一身－從托爾斯泰筆下兩女性的美貌說起>張偉著，《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
- <《安娜·卡列妮娜》的主題思想>夏靜著，《新黔日報》，1956年4月19日。
- <《安娜·卡列妮娜》婚姻愛情主題探討>蘇明海著，《淄博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1期，2002年3月。
- <《安娜·卡列妮娜》愛情描寫的進步意義和局限>周杞云著，《華南師院學報》，1979年1期。
- <《安娜·卡列妮娜》審美認識的多義性>周振美著，《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3期。
- <安娜——一個多餘的女人>儲誠意著，《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2期，1999年4月。
- <安娜形象漫談>李金龍著，《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第18卷第2期，2001年6月。
- <安娜是「愛情至上主義」者嗎？>李明濱著，《外國文學研究》，1979年3期。
- <安娜悲劇綜論>王永奇著，《烏魯木齊成人教育學院學報》(綜合版)，2002年第1期。
- <安娜與子君愛情悲劇的比較分析>董健著，《陰山學刊》，第13卷第3期，2000年9月。
- <托爾斯泰「三大部」長篇小說的藝術特色>詹虎著，《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1卷第3期，2006年6月。
- <托爾斯泰「懺悔意識」成因淺析>袁運隆著，《黔中南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7年第4期(總第17期)。

- 〈托爾斯泰作品在中國〉袁荻涌著，《攀枝花大學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1998 年 3 月。
- 〈托爾斯泰的女性美探析〉趙惠霞著，《漢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學科），2001 年第 4 期（總第 68 期）。
- 〈托爾斯泰的生活經歷與創作〉張嫻著，《北方論叢》，1997 年第 3 期（總第 143 期）。
- 〈托爾斯泰的婚姻奏鳴曲〉歐茵西著，《聯合文學》，第 15 卷第 11 期（總第 179 期），1999 年 9 月。
- 〈托爾斯泰思想演變的文化因素〉呼立群著，《外國文學研究》，1997 年第 1 期。
- 〈托爾斯泰與中國文化〉李明濱著，《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3 期。
- 〈托爾斯泰與中國傳統文化〉李明濱著，《中國文化月刊》，第 199 期，1996 年 5 月。
- 〈完美的理想 殘酷的現實—論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與文學創作〉楊西國著，《山東省工會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9 年第 1 期。
- 〈兩個叛逆女性的愛情命運—比較安娜和子君〉史瓊著，《CHINESE CULTURE RESEARCH》，2001 年春之卷。
- 〈呼而不應的悲哀—19 世紀 30 至 60 年代俄國文學的一種失衡現象〉孫蕾著，《外國文學研究》，1993 年第 2 期。
- 〈孤獨的領域，不懈的執著—專訪歐茵西教授〉胡衍南著《文訊月刊》，第 164 期，1999 年 6 月。
- 〈俄國文學中女主角—古典文學中的女性角色〉劉心華著，《俄語學報》，第 3 期，2000 年 5 月。
- 〈俄國文學傳統中之「自由」與「奴役」〉柯依蓮著，《俄語學報》，第 5 期，2002 年 6 月。

參考書目

〈俄國文學與社會〉王兆徽著，《文訊月刊》，第 47 卷第 86 期，1992 年 12 月。

〈俄國古典文學民族性格及其典型化的若干手法〉沙卡洛娃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 3 期，2000 年 6 月。

〈俄國封建經濟瓦解與資本主義起源的特點〉張廣翔、劉文山著，《長白學刊》，2000 年 5 月。

〈俄國對儒學的研究〉李明濱著，《孔孟月刊》，第 34 期第 1 卷（總第 397 期），1995 年 9 月。

〈俄國與東歐諸國的中國文學翻譯〉歐茵西著，《漢學研究通訊》，第 12 卷第 4 期（總第 48 期），1993 年 12 月。

〈怎麼讀《安娜·卡列妮娜》〉彭慧著，《讀書月報》，1957 年 4 期。

〈洞察人物心靈的大師—從《安娜·卡列妮娜》看托爾斯泰的心理描寫藝術〉雷芳著，《郴州師專學報》（綜合版），1997 年第 4 期（總第 48 期）。

〈苦笑、譏笑、冷笑—果戈里、謝德林和托爾斯泰諷刺藝術的比較〉胡書義著，《外國文學研究》，1998 年第 4 期。

〈個性的解放與束縛〉于麗紅著，《鞍山科技大學學報》，第 26 卷第 1 期，2003 年 2 月。

〈真正的美麗與愛情—從《戰爭與和平》看列夫·托爾斯泰的審美觀與愛情觀〉陳慧敏著，《遼寧教育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2003 年 3 月。

〈從西歐文化與俄羅斯文化的交融看安娜·卡列妮娜的悲劇〉馬林賢著，《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9 卷第 5 期，1998 年 10 月。

〈從俄國文學中的女性管窺俄羅斯宗教文化〉趙建常著，《太原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1 年第 2 期。

〈從俄朝民族文化心理看安娜和春香愛情追求之差異〉劉豔萍著，《外國文學研究》，1996 年第 4 期。

- 〈從現、當代愛情題材的小說看婦女解放的歷程〉戚國華著，《青島教育論壇》，1997年2期。
- 〈從藝術與情感評托爾斯泰的藝術論〉李進發著，《美育》，第15期，1991年9月。
- 〈救贖還是幻滅—比較《紅字》和《安娜·卡列妮娜》〉辛珏如、何海倫著，《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4月。
- 〈啓蒙時期的歷史觀〉張嫦娥著，《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研究生論叢），2002年5月。
- 〈淺析托氏學說中「托爾斯泰男主人公」〉張文貴著，《內蒙古教育學院學報》，第3期，1997年9月。
- 〈淺析俄國文學史上的反抗女性〉武豔玲著，《松遼學刊》（教育科學版），第4期，2001年8月。
- 〈淺論《安娜·卡列妮娜》的敘事藝術〉馮玉芝著，《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4期。
- 〈現代史詩的創造者—托爾斯泰〉劉文孝著，《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
- 〈略談《安娜·卡列妮娜》的心理描寫〉劉國屏著，《江西師院學報》，1980年3期。
- 〈《復活》中的女性主權思想〉萬孟群著，《廣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總第94期）。
- 〈黑暗王國的新女性—安娜與娜拉之比較〉崔玲著，《皖西學院學報》，第17卷第4期，2001年11月。
- 〈愛的真諦—論托爾斯泰創作中的探索主題〉王暉著，《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
- 〈愛情與責任的較量—談安娜與弗蘭西斯卡的婚外情〉盧慧玲著，《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6卷第2期（總第50期），2002年6月。

參考書目

- 〈道德·情欲－《安娜·卡列妮娜》人物性格建構原則之一〉徐鵬著，《外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2期。
- 〈夢的甜蜜與醒後的悲哀－析安娜和子君的愛情悲劇〉程東葵著，《遼寧教育學院學報》，第14卷第3期，1997年5月。
- 〈對「托爾斯泰主義」的宗教沉思〉冷滿冰著，《宜賓學院學報》(社科社)，1997年第1期。
- 〈對安娜形象的再思考〉李琳著，《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第9卷第1期，2001年3月。
- 〈對兩位叛逆女性的重新審視－娜拉與安娜·卡列妮娜之比較〉何峰著，《皖西學院學報》，第18卷第2期，2002年4月。
- 〈漫話《安娜·卡列妮娜》〉夏仲翼著，《書林》，1980年2期。
- 〈慧眼洞悉人心 妙筆摹態攝神－列夫·托爾斯泰、茅盾小說心理描寫比較〉王聰文著，《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8年第5期。
- 〈談列文·托爾斯泰對生命的看法〉陳仁恆著，《俄情雜誌》，第6卷第1期(總第394期)，1997年2月。
- 〈論《復活》主人公瑪絲洛瓦〉莫神星著，《零陵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0卷第4期，1999年10月。
- 〈論安娜之死〉張杰著，《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學版)，第28卷第3期，2000年5月。
- 〈論托爾斯泰女性形象塑造的思想藝術〉伍榮華著，《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12月。
- 〈論托爾斯泰宗法制婚戀家庭觀〉楊榮著，《九江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2000年第4期(總第105期)。
- 〈論托爾斯泰的原罪與贖罪意識〉席戰強著，《河池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3期，1999年9月。

- 〈論托爾斯泰婦女觀的二重性〉湯志民著，《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總第82期）。
- 〈論托爾斯泰創作中人物的結構特徵〉王小璜著，《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2期。
- 〈論俄國資本主義時期的農業經濟〉王茜著，《西伯利亞研究》，第29卷第6期，2002年12月。
- 〈論俄羅斯文學中婦女形象的人道主義激情〉曉帆著，《外國文學研究》，1998年第1期。
- 〈論農奴改革後俄國經濟政策的性質〉張德敬著，《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12期。
- 〈簡論列夫·托爾斯泰宗教思想與文學創作的關係〉李曉衛著，《甘肅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
- 〈關於「托爾斯泰主義」的重新思考〉冷滿冰著，《四川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版第2期，1997年4月。